方輿紀要黃州府麻城縣東北三十里有柏子山吳楚陳于柏莒蓋合柏山牽水而名一統志牽水源出麻城縣東北黃蘗山西南流入黃岡縣西三十里入江左麻城名岐亭河入黃岡縣界謂之田州河其西江處謂之三江口大事表云名勝志云湖廣黃州府麻城縣東北十八里有柏子山縣東南有牽水柏牽之名蓋因柏山牽水而得今東傳文子常濟漢自小別至于大別文三戰而陳于柏牽是在漢之東北其地應在麻城縣境也

吳何以稱子（注）括臧徐稱國（疏）注括臧徐稱國○即昭三十年吳滅徐是也冬十二月徐子年爲秦楚是也

夷狄而憂中國（注）言子起憂中國言以明爲蔡收也與桓十四年同（疏）注言子起憂中國○穀梁傳吳其稱子何也以蔡侯之以之牽其貴也蔡侯以之則其牽貴北何也吳信中國而攘夷狄吳進矣繁露觀德云難爲之戰吳不得與中國爲禮至於伯莒黃池之行變而反逆乃齊而不殊白犀通號爲云蔡侯無罪而柏子楚吳有憂中國之心異師伐楚之謂侯莫敢不至知吳之霸也

注言以至年同○桓十四年冬宋人以齊人以下伐鄭傳以北何行其意也注以已從人曰行言之國行宋之意也是也夷氏士亨春秋說云傳人之力以救己之亡院不能存左右之又不能行其意如楚人圍蔡之方望救于吳焉敢以吳而柏牽之戰春秋亦出以北蓋憫蔡之危善吳之救吳之謀楚也數十年矣伍員謀于前宰嚭謀于後然則柏牽之戰吳之志也名爲救蔡吳實主兵而春秋特書蔡侯以吳子北蔡無罪而楚國之吳能救之善惡楚而進吳也按春秋進吳閔中國也楚自逃通僭號陳誅夏二百餘年桓文特小挫其鋒吳能假救蔡以入其都滅其國實足以洪王法滅雖其志不必等王春秋假即之口爲攘夷大之亦重義不重事之意也

其憂中國奈何伍子胥父誅乎楚（疏）新序九云楚平王殺伍子胥之父史記楚世家無忌諺太子建於是平王因其傅伍奢而召其二子而告以免父死伍尚謂伍員曰聞父免而莫奔不孝也父戮莫報無謀也度能任事智也子其行矣我其得死伍尚遂歸伍胥雲云屋矢出見使此曰父有罪何以召其子爲將射使此逐去遂出奔吳伍子奢聞之曰胥亡楚國危哉楚人遂殺伍奢及子尚去傳其有又事

挾弓而士椎之（注）挾弓于懷猶挾矢也禮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
嬰弓士盧弓（疏）注挾弓至弓也○釋曰吳傳子胥父誅于楚也
挾弓持矢而干闔廬新序云子胥亡挾弓
而干闔廬釋名釋器家云挾夾也在旁也越絕書吳內傳吳
蓋中國奔何手使子胥父誅于楚子胥挾弓身干闔廬吳
越春秋王使使召子胥子胥遂僕追捕子胥子胥乃貫弓執矢
去楚之使者追及田無人之野乃持弓布矢欲害使者使者
俯伏而走是即挾持之意也用疏云挾執持也謂持弓使追之
時已即挾拒之意故曰挾弓于懷猶挾矢也言何人謂不順
之處爲挾他之類也或云挾來也言所以挾弓于懷欲刺來
傳則之意挾來意不明推（測）是也
注禮天至盧弓○蓋通禮或通禮文也舊疏云士禮無文則
禮緯亦是吳語諸士殯行華敦弓說黑侍敦弓畫弓也其天子
敦弓釋文云敦音雕西義敦與雕古今之異雕是畫飾之義
故曰敦弓畫弓也各有弓人爲弓唯言角漆不言畫則漆上
又畫之彼不言畫文不具耳此述天子擇士宮（時）是天子之弓
故云雕（弓）天子敦弓其說信否抑與射士自當各用其弓不
必盡矣孟子萬章篇張朕趙注張雕弓也天子曰彫弓堯禪
舜天下故賜之彫弓也音義云張都禮切丁音彫云義與蕚

因其氏循孟子正義云氏周書謂爲至說文卓部𢧵
氏士喪禮注綢𣁻也𣁻𢧵字同鞣者拒物雕弓之爲弧矣說
文彈畫弓也即詩之敦弓此之雕弓也段玉裁注（曰）雕弓此
蓋西京畫之凡經傳言彫者謂刻鏤也如玉謂之彫金謂之
鏤禮記玉藻彫幾注彫猶刻也本不可彫是也有謂繪畫者此
雕弓是也方言曰雕琢文也古繪畫與刻畫無二字詩信彤
弓物天子黃五采不敦詩有素弓素即緯五采備謂之緯或
曰天子之弓但刻畫而文也非亦賦雕弓於彀蔽注雕弓謂
有刻畫也彈與雕語之轉敦弓其彈之段借字詩禮又段敦
爲之敦彈可讀如召不得竟讀雕也孟子作張與雕雙聲又子
虛賦左烏號之雕弓注樸曰黃帝素龍（上）天小臣不得上挽
持龍髯之拔墮黃帝之弓臣下抱弓而號名曰烏號郭璞白雕
畫也然則天子畫弓其來尚矣彤弧（信）弓其詩小雅彤弓弨
兮毛傳朱弓也以講德習射諸書文信之命云彤弓一（是以）彤赤也
嬰弓其釋文云兒司馬法殷云嬰即江賦之䌌字蓋朱黑相
間而嬰繞也盧弓即旅弓黑弓也文侯之命云旅弓一（旅）（黑）
目旅矢百是也荀子云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
禮也黑弓即此之盧弓也

以干闔廬（注）不待禮見曰干欲因闔廬以復讎（疏）注不待禮見
注亦云見不以禮曰干後漢書皇甫嵩傳信都令漢陽閻
忠干說嵩曰注干謂有所求也从反入从一
中之不以禮見者曰干也干雜經說干進而務人今孟子曰
於丘則是干澤也皆不以禮義近
注欲因至復仇○疏蓋據注同皆本此義說苑尊賢云文有士
曰伍子胥王於昔子兄去之者吳闔閭用之於是興師而襲
郢
闔廬曰士之甚（注）言其以賢士之甚（疏）蓋舉傳闔廬曰大之甚注子胥匹夫乃欲復讎
於國君者甚大惡也樾經原本義云士者作大義舉傳可
據耳以何氏大字舉為專作士字如赤壹壹等字其正
皆從大而今皆作士是其證也大之甚謂作士之甚以此同
史為之說於義殊不安也按越絕書吳內傳亦云闔廬曰○
子之甚其因甚善士之甚物言人之也言其倜儻是
為士也此或校同是謂我不感其夫也與此義均同云言其
以賢士之甚也

勇之甚（疏）義與傳越絕書同
將為之興師而復讎于楚伍子胥復曰諸侯不為匹夫興師（注）
以臣因事於其義不可得因其孤私而以匹夫興師諸侯則
不免為亂（疏）解云至諸侯不得為匹夫興師越絕書荊
平王內傳子胥奔吳三年大得吳眾闔廬時為
之報仇子胥曰不可臣聞諸侯不為匹夫興師又吳內傳時為
為之報仇子胥曰不可諸侯不為匹夫報仇說苑至公篇吳
王闔廬為伍子胥興師復仇于楚子胥諫曰諸侯不為匹夫
興師
注則不免為亂○解云本或作於義惡本亦作於
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為也於是
止
（疏）說苑至公篇子胥曰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
之讎臣不為也於是止其後因事而復讎其父之仇也如子
胥可謂不以公事趨私矣此與何氏上注其義可得因其
孤私義相足越絕書吳內傳亦云虧君之行報父之仇不可

於是止穀梁傳為是欲興師而伐楚子胥諫曰臣聞之君不
為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仇臣弗為
也意謂義為匹夫興師不免於亂是為臨君於不義也通義
云言義使君為匹夫興師則是虧君之義是也

蔡昭公朝于楚有美裘于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為是拘昭公於
南郢數年然後歸之（疏）穀梁傳蔡昭公朝於楚有美裘正是日
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為是拘昭公於南
郢數年然後得歸新序云蔡昭公朝于楚有美裘楚令尹囊
瓦求之昭公不予於是拘昭公於郢數年而後歸之史記蔡
世家昭侯十年朝楚昭王持美裘二獻其一於昭王而自衣
其一楚相子常欲之不與子常讒蔡侯留之楚三年蔡侯知
之乃獻其裘於子常子常受之乃言歸蔡侯越絕書蔡昭公
為朝楚被美裘囊瓦求之昭公不與即拘昭公南郢三年然
後歸之上三年左傳云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如楚獻一佩
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
弗與三年止之三傳所記大同易林泰之恆云蔡侯適楚留
連江濱踰時歷月思其君后是也宣十二年傳南郢之與鄭
注云南郢楚都范注同

於是歸于用事于河（注）時此名晉請伐楚因濟河（疏）毛本事
傳釋詞云于猶也用事猶禮用事于上帝
之事也
注時北至濟河。正以蔡侯由楚返蔡不度河也晉蔡世家
蔡侯歸而[illegible]之晉請與晉伐楚河氏所本穀梁傳云歸乃用
事于漢左傳云[illegible]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有所濟漢而
南北有蔡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
而請伐楚不言祭禱事則河漢均沈新序云昭公濟漢水沈
璧曰云云皆作漢[illegible]蓋皆可通傳此不一故紀載或殊
也

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此寡人請為之前列楚人聞之怒（注）
見侵後聞蔡有此言而怒（疏）新序亦云諸侯有伐楚此寡人
請為前列楚人聞之怒越絕書
昭公去至河用事曰天下誰能伐楚乎寡人願為前列穀梁
傳苟諸侯有能伐楚此寡人請為前列于楚人聞之怒前列
此猶前驅也左傳昭廿九年實列授氏疏列謂行列[illegible]
行也故在內蔡衛此為內列周禮師氏云朝在野外則守內列
注內列蔡營之在內此也

注見後定公四年○以上經楚人圍蔡至侵楚之後故也
為是興師伐楚者為將而伐蔡因請救于(疏)即上經楚人圍蔡是
也舊疏云圍而言伐
乎拔為故也新序於是興師伐蔡蔡昔蔡與家楚攻蔡越絕
書楚閔之使囊瓦興師伐蔡蔡昭為之興師伐蔡
蔡請救于吳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為無道君如有憂
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注)執曰若是時可與師矣激發和厥甚
師亲(疏)左傳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
子乾與大夫之子為質於吳穀梁傳蔡請救于吳子
胥曰蔡非有罪楚無道也君若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此時可
矣越絕書昭王閔子胥在吳請救蔡子胥於是報闔廬曰
蔡非有罪楚為無道君若有憂中國之心意此時可矣(師)
興國新序云蔡請救于吳子胥諫曰蔡非有罪也楚為人無
道(注)執曰至師亲○詩秦風駟鐵使孝時辰牡使時是也大雅
生民時維姜嫄箋時是也爾雅釋詁時是也道也君若有憂
中國之心則若此時可矣
注執曰至師亲○詩秦風駟鐵孝時辰牡傳時是也大雅
生民時維姜嫄箋傳時是也爾雅釋詁時是也按若猶此也單
言之則曰若連言之則曰若此通義云若時言如此時也荀
子儒效篇云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此若義信
乎人矣此若即此若時也和敬吳師言即上傳謂闔廬將為
之興師而復讎于楚也
於是興師而救蔡(注)不書與子胥俱也舉君為重子胥不見於
經謂為善也以吳義文謂成之也猶不舉子胥非為懷恩而
討不義君子不得不與也(疏)穀梁傳為是興師而伐楚越絕
書闔廬於是使子胥興師救蔡
而伐楚新又云其後荊將伐蔡子胥言之闔廬即使子胥救
蔡而伐荊新序云蔡請救於是興師伐楚遂敗楚人於柏
舉而成霸道子胥之謀也故春秋美而褒之通義云傳言
經道吳子之意善其救蔡非善其為子胥復仇不云舊疏云
不書救蔡者正以蔡為無首故也
注不書至為重○正以傳文有善子胥之意經不書與子胥
俱故解之也其實春秋重吳能救蔡以其能為憂中國故舉
君為重也

注子胥言之也○田疏云子胥不只於經而得為善之甚故正
以吳得進而稱子是其義文以是之故得成子胥之善故曰
以吳義文得成之也穀梁疏云此傳問諸何因子年及其結
理稱不言直此絢不言子胥之善夫遂父事君等之孔果重
明之情理實其均既以天性之重彼接義合之擇故全忠臣
出日孝子者子不稱忠臣今子胥稱一體之重息元首之令
以父被誅而痛從胥聽得厥分之孝失忠義之臣而忠孝不
得並存傳不善子胥此兩諸之間孝臣傳孝子之恩諸存子
則失忠臣之義君秋料量至理等張事臣于胥有四罪所矣
君非臣之天之主二日去主二王此胥以藉吳之兵戰楚王
之尸而謂失無禮得壯士之隔節失絕臣之具從傳等見其
事不言其義蓋吳子為蔡討楚申中國之心遂表伐之言理
去可知枝楊氏然言自而正諸古昔君臣後世微特分士
而治國無分民故三諫不從得去而以孫愛人君材王信任
讒嫉民女子胥父兄無罪受誅慘痛之情血氣所共君
臣之義既絕責求之語可寬其君秋不見子胥但為魯吳之
辭蓋亦寬與之文不與爾
注所不至與也○鄭君云下有之字○田疏云吳子蔡直救蔡
討楚而欲亡之也是其為中國首周室之義但視用子胥之謀
並有為復仇之意是以傳家取而設之遂令子胥之辭以見

之稱子胥之辭但非懷惡而討不義是以君子與之昭十
一年楚子誘蔡侯于申傳云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予也故
注此所以說之按越絕書敘外傳記云荊平王何善乎以治者
初何曰非善荊平也乃勇子胥也賢其免於無道之楚因不
死也善其以匹夫得一報之寃無義復仇傾讎侵也非義不
為非義不死也是其義也
曰事君猶事父也（疏）釋詩解傳云親等故父服斬衰三年為君
亦服斬衰三年禮記坊記云喪父三年喪
君三年示民不疑也注君喪皆肉之親不重其服至等不明
此其為可以復讎奈何（疏）識舉直義之說牽上子胥辭責其事
楚君何不如事父
曰父不受誅（注）不受誅罪不當誅也（疏）越絕書外傳紀策考伍
為世子聘秦女夫有色王私悅之欲自御子奢盡忠入諫守
朝不休欲匡正之而王拒聽讒邪之詞係而囚之待二子而
死吳子胥以無罪被誅也新序云廣之昔者楚平王有臣
臣曰伍子胥王殺其父而無罪奢盡而之吳以不受誅事
詳其傳也記
注不受至誅也○解禮表服問受誅也其寬注受誅也余雅
釋詁誅責也疏云皆有當義

子復讐可也（注）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本取事父之
敬以事君而父以無罪為君所殺讒佞之君與王者異於義
得去君臣已絕故可也孝經云資於事父以事母莊子不得
報讎父姜者母所生雖輕於父重於君也易曰天地之大德
曰生故得絕不得殺（疏）禮記疏引異義云凡君如理殺臣子
羊說通義云可也者亦可也緣孝子
言之即復讎為義父緣忠臣言之即不復讎亦為善成其父
之志子胥適託憂蔡畏師得免於惡假令正為匹夫復讎者
秋狀胥責之故不與足可之辭也禮記疏引異義凡君如理
殺臣子羊說子可復仇故子胥伐楚春秋賢之左氏說君命
天也是不可復仇鄭駁異義稱子思云今之君子退人若將
隊讒閒無為我首不亦善乎子胥父兄之誅隊滿不足驚伐
楚使吳首兵合於子思之言也白虎通誅伐云父母之義兄
殺子不復仇者為往來不止也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復仇
可也後漢書牧牲敏傳春秋之義子不報仇如子也是皆用公
羊為說

注孝經至事君○孝經士章文以疏引孝經鄭注云資
於人之行也又引喪服之制云注資狀操也然則言人之行者謂
人操行也故與何氏訓取義異唐元宗注用孔傳亦以資為
取之制云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為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
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責之當之義之大也故為君斬衰
三年以義制者也注貴之謂為大夫君也當之謂為天子讒
佞也蓋有父子無後有君臣故取事君之義取於事父所以
不忠臣於孝子之門也
注而父至可也○讒佞之君與王者異者古者有分土無分
民故讒佞之臣於義得去也是以禮記雜記云違讒佞之大
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讒佞不反服不言違天子明天子之臣無
去義天子之臣無家無土故也

注孝經至君也○莊元年夫人孫于齊傳夫人固在齊矣其
言孫于齊何念母也又云念母者所善也則易為於其念母
也不與念母也注念母則忘父背本之道也蓋重本當統使
當行於卑上行於下貶者見王法所當誅是則文姜之罪王
法誅之可也莊公但責其念母可故僖元年[illegible]齊桓誅哀姜也
故莊元年注又云言孫者明當推逐去之亦不可誅之不加
上之意也喪服之制云資于事父而以事母而愛同取事父

以取母故母厭于父喪服父在為母期期是也緣所生之義
則重於君尔故臣有大喪君三年不等其門不以義斷恩故
也
注易曰至得救○易繫辭傳（下）文古傳亦元年之絕不為親
礼也故於義得絕也

父受誅子復讐推刃之道也（注）子復因此嘗復讐其子一往一
來曰推刃（疏）注子復至推刃○校勘記云鄂本因作讎嘗據
正毛本討誤封按經熙本亦作讎一切經音義
引蒼頡云推輔也前也墨子小取云推也此以其所不取之
同於其所取此予之也淮南氾論訓故恩推則憍注推狀移
也亦即一往一來之義也後漢書臧洪傳洪曰惜洪力
劣不能推刃為天下報仇

復讐不除害（注）取讐身而已不得兼讐子復將攻害己而救之
時子胥因吳之寵隨平王之墓燒其宗廟而已昭王雖可得救
不除云（疏）注取讐至救之

吳越春秋伍胥以不得服
王乃掘平王之墓出屍
鞭之三百左足踐腹右手
抉其目而誚之曰誰使
汝用讒諛之口殺我父兄
豈不冤哉

唯敖梁之易無楚之故
壻宗廟縱陳巡撻平王
之墓

注時子至而已○旧疏云春秋說文彼文又云鞭平王之尸
血流至踝此注不言之此省文也昭二十六秋九月楚子居
卒至今十餘年矣而言血流至踝此非常之事寧可以常理
言之或此蓋以子胥有至孝之德至精誠感天使血流所以
快孝子之心也說苑奉使云昔北荊平王為吳道救子胥父
與其兄子胥被髮亡食於吳閭廬使為將三年將吳兵復仇
於楚我勝乎相率級頭百萬囊瓦奔鄖王保于陰引師入鄖
年雲新乎鄖之都而子胥親射宮門掘平王冢笞其墳數以其
罪曰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士卒人加　于是復止楚世家
吳兵遂入鄖辱平王之墓以伍子胥故也吳世家子胥伯嚭
鞭平王之尸以報父仇越絕書使子胥救蔡伐荊十五戰十
五勝將卒六千操鞭捶笞平王之墓而救之曰吾先人無罪而
子殺之今此報子也又吳內傳吳王已死子胥將卒六千人
操鞭捶笞平王墳曰昔北吳先君無罪而死子殺之今此以
報子也均長燒其宗廟語校勘記云時子胥因吳之眾蜀大
宗本國閩監毛本同鄂本無之此術
注昭王至陳云○校勘記云此閩本云缺上畫監毛本改作
去

朋友相衛（注）同門曰朋同志曰友相衛不使為讎所勝時子胥

因仕於吳為大夫君臣言朋友者此圖序未以朋友之道為子
者復仇讎孔子曰善此三友損此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善
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疏 注同門至曰友。○此疏以為出蒼頡篇白虎通三綱
六紀篇引禮記曰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周禮大司徒云五曰
聯朋友注同師曰朋同志曰友同師即同門也論語學而與
朋友交集解鄭曰同門曰朋同志曰友皇疏師門曰朋同志
曰友詩周南關雎琴瑟友之傳同志曰友說文又部友同志
為友从二又相交友也漢書司馬遷傳上謂曰朋戚李陵此
沙同門之朋同志之友乎其實對文異散則通論語稽求篇
同門曰朋此是古注說文及詩注左傳注公羊注皆然同師
便不為同門之背蓋朋是門戶之名凡曰朋覺曰朋比比是
鄉比覺是覺塾皆里門閭之學僮弄處名色故朋為同門此
是字義本尔不可易也
注相衡至所勝。○禮記曲禮云交遊之仇不同國注仇不吾
辟則殺之交遊或為朋友又云父母不許友以死知父母
殺得為朋友報仇也周禮調人戒從父母兄弟之仇不同國
又云言友之仇視從父兄弟但不為戎首故但相衡檀弓云

主人能則執兵而隨其後注為其負背成之負即不勝也是
也
注時子至復仇。○繁露滅國云故使子胥一夫之士也去楚
干闔庐遂得意于楚所託此誠是何可禦耶越絕書敘錄傳
記子胥以干闔庐闔庐勇之甚時為復仇名譽甚著詩云
拔我以桃報之以李是亦謂闔庐以朋友之道為子胥復仇
也旧疏引詩云朋友攸攝之以威儀義之朋友謂羣臣謂成
王同志好此義亦通於此又云為傳散宜生受業於太公去
公諒師友之禮酌須切肺約為朋友然則太公為師既除師
學之禮連朋言之亦何傷
注孔子至損矣。○論語季氏篇文旧疏云引之此道闔庐子
胥相為善友蓋以闔庐為諒何此謂為一許為之異師終不變
悔是也蓋以子胥為直與多聞何此不敢嚴君之義復父之
讎是其直也子胥賢此博古今之事是其多聞矣保辟此旧
疏謂巧為譬諭今世間有一論語音便辟為便僻此如鄭氏
之義意則讀辟為譬鄭氏義也集解引馬曰便辟巧辟人之
所忌以和容媚蓋讀辟為避故皇本注中作避志云馬鄭皆
讀辟為避誤矣善柔此旧疏謂口柔面柔体柔之屬蓋亦鄭
義馬氏書以面柔釋之便佞此釋文作辯佞云本亦作便佞校
勘記云疏本亦作辯佞云辯為佞矣今本作便佞蓋據何晏

論語本改按便辯古通出辯秩亦作便秩御覽四百六引論
論注云便佞辯以為佞也與上羊疏文異義同蓋亦鄭氏義
也

而不相逌（注）逌土表辭狀先也不嘗先相擊刺所以仲孝子之
恩（疏）注逌土至○說文辵逌字古从辵字多與从彳字
混疑逌即徇也陳氏壽祺左氏海經辨說文徇徇即朋
友相衛而不相逌之逌史記韓世家將以楚徇韓注徇從死
也文選吳都賦徇蹲鴟之沃劉注亡身從物曰徇漢書注
侍注臣瓚曰以身從物曰徇蓋謂朋友相衛不得以身從死
也徇之以身有敢勇爭先之義故何訓為先也不相逌即禮記
之不為魁也鄭注魁狀首也天文北斗星魁為本物為末調
人謂主友之仇視從父昆弟則亦不為魁也玉篇逌出表辭
也集韻先也蓋皆未此為說左傳　云帶其斷以徇于
軍亦即土表之意旧疏云依大司馬田獵習戰之時云為表
百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十乘步為一表然則表此謂其戰時
旅進旅退之限約逌此謂不顧步伍勉力先往之意故曰土
表辭所以不使伐吳之經不使子者為兵首此蓋以吳王討
楚兵為蔡故且齊兵為重是以不得見也

注不嘗至之恩

古之道也（疏）通義云已上二事因方論導仇故齊及之
楚囊瓦出奔鄭（疏）越絕書吳內傳囊瓦此何楚之相也
庚辰吳入楚（疏）色氏慎言云十一月出庚辰月之三十日左氏
經作入鄭史通雜說云左傳釋經云滅而不有
其地曰入如入陳入衛入許入鄭是也至相牽之役子常之
敗庚辰吳入獨出以鄭夫訓侯列爵並建國都唯取國名不
稱都歸河為鄭之見入此于他例一何乖踳是二傳所載皆
云入楚宅左氏之本獨為謬與
吳何以不稱子（注）据狀人盟于邢有進行稱人（疏）注据狀至稱
人○僖二十
年齊人狀人盟于邢注狀稱人此能常與中國也是也
反夷狀也其反夷狀奈何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蓋妻
楚王之母也（注）舍其室因其婦人為妻日此惡其不義（疏）穀梁
傳何

以謂之吳也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
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
乘敗人之績而深為利居人之國故反其狄道也吳越春秋
云闔廬妻昭王夫人伍胥孫武白喜亦妻子常司馬成之妻
以辱楚之君臣也梅照昔作年通鑒王遂云楚昭王行兵
度殺伍子胥以免發昭以朝之因請其策昭以不與吳王飛之
舍兵加楚大敗之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妻楚君之
母慮暴之所致也又仁義法之闔廬淑正法蔡之難矣而春
秋奪之以其身不與也楊諒字術越絕書與何敘好作記
子胥妻楚王母無罪而死于吳其行如是何義乎曰孔子固
貶之矣男女傳仇惡其妃妻楚王母也通蒙云此本作所謂
以班處宮也(此)反其故後不足進校哀元年左傳蔡人男
女以班寡二十五年左傳男女以班賂晉侯士虞記注班次
也蓋謂男與女相次故左氏云以班處宮此傳云舍其室
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春秋義之為狄之其入郢也以班
處宮故狄之猶齊之戰以義狄春秋不遠善不隱惡
先進而後賂直書其事而義自見其如此列女傳伯嬴楚
平王之夫人昭王之母也昭王時吳入郢吳王之(盡)其居
室伯嬴持刀曰誡信外淫此絕鄉大夫放士庶人宮劉妾妾
所以守國為榮而妾死何益乎吳王慙遂退舍吳妻楚王母

事也越絕書以子胥妻楚王母蓋傳聞之誤楚王母即平王
所為太子建娶于秦者也

注曰其曰吳其無義o校勘記云鄂本無曰作不此誤同疏云
所以春秋之義入例者時傳字為則月即定五年夏於越入
吳傳三十二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之所舍而書日故須解
之

公羊義疏十之三

何氏解詁

句容陳立學

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注）是後侵逐日甚魯失國寶宋大夫叛（疏）包氏慎言云正月為辛亥朔左穀傳作三月劉歆以為正月二日則劉氏所據左氏作正月此漢書五行傳注亦云五年正月辛亥朔師古所據疑是穀梁經而二傳釋文不言與左氏異

注是後至夫叛。舊疏云蓋謂下八年秋晉趙鞅帥師侵鄭遂侵衛之文是也魯失國寶即下八年盜竊寶玉大弓是也宋五大夫叛即下十一年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池自陳入于蕭以叛宋樂世心自曹入于蕭注不言叛者從叛臣叛可知是也按校勘記云疏中引作五大夫叛何校本同此脫五字當據補五行志下之下云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為後鄭滅許魯陽虎作亂竊寶玉大弓季桓子退仲尼宋三臣以邑叛按五行志作三月蓋後人據杜本左氏經改之

歸粟于蔡（疏）周禮大司徒云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注移民辟共就賤共有守不可移此則揄之粟穀春秋定五年夏歸粟于蔡是也賈疏彼雖是荒札之事直取歸粟一邊証經通財之義

孰歸之訛侯歸之曷為不言訛侯歸之（注）据齊人來歸衛寶（疏）注据齊至衛寶。見莊六年

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注）時為蔡新被隱楚之兵故歸之粟與戍陳同義（疏）穀梁傳訛侯（初歸）粟正也孰歸之訛侯也不言歸之此事詞也注不言歸之此主名義猶是魯也彼傳又云義迹也注此是迹近之事故不是異別訛侯要遠取彼為說云不為所會後也注時為至之粟。鄭本强作彊旧疏云印老子云大兵之後必有凶年彼注云言妨其耕稼是也注與戍陳同義。襄五年戍陳傳孰戍之訛侯戍之曷為不言訛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注離至離別前後至也陳生欲與中國被隱楚云害中國宜離然同心救之乃怠前後至故不序以刺中國之無信故言我也注言我此以魯至時者與魯微此同文此使義城楚正辟魯獨戍之今歸粟于蔡之義亦然故云與戍陳同義矣是也亦刺訛侯不能禽然同救恤蔡難也

於越入吳於越此何越此何（注）不言或此獨兩國（疏）校勘記云唐石經原刻脫越此何三字後磨改補刻故三行每行十一字於越此何此經是也及下十四年於越敗吳于醉李是也越此日脫三十二年吳伐越之屬也旧疏云此文加於字是以單言越此翻然可怪故執不知問注不言至兩國。旧疏引旧云正以僖四年傳云執此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執此伯討也稱人而言執此為伯討也然則彼言或此乃是兩事之辭今此義云或為越或為言於越則獨為兩國是以別之旧疏曷云隱元年傳云曷為或言會或言及之屬此何故不云或為或言於越此亦可言云云本疑於越與越為兩國是以別為問之按旧疏義則詁注獨為疑

於越此未能以其名通也越此能以其名通也（注）越人自名曰

於越君子名之曰越〔注〕治國有狀能與中國通者以中國之
辭言之曰越治國無狀不能與中國通者以其俗辭言之因
其俗可以見善惡故云尔未狀以未進者狀於此方總名未
者其別與越異也吳新夏中國士卒罷數而入之疾罪重故
謂之於越〔疏〕注於越至曰越○杜注云於發声正義言有此
發声是也越於本語詞易繫辭傳云於稽其類
由堯典黎民於變時雍皆是越之發声曰於犹吳之發声為
句吳也於越双声句吳疊韻皆夷音也釋名釋州國云越夷
童之國也度越礼義無所拘也嘉集傳注云旧說於越夷言
也春秋即以其所自稱此為之見其不能基中國故以本俗
名自通按或稱越或稱於越春秋新例也故曰越人自名曰
於越君子名之曰越
注治國至云尔○旧疏云此狀謂模狀也模壯犹規矩是得
先王之術故謂之進若無規術是失治國之法皆獲咎禍故
謂之退耳狀招禍凶似云無狀招禍義亦通於此亦有一本
狀皆作礼字此但如古本是以不能得從之也通義云本受中

國封號曰越其俗自名曰於越先言俛而後言小邾安進之
也先言越而後言於越退之也楚病中國緩之以吳春秋所
不樂言也未復緩之以越君子力惡之故深絕而好之按越
其正稱於越其俗所自稱或曰越或曰於越君當時本有二
稱春秋即因以示褒貶進退也
注未狀至異也○旧疏云正以宣十一年晉侯會狀于撰函
單言狀宣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潞氏傳潞子云為善也離于
夷狄是其加未為進之事也但狀其北方云總名乃鄙賤之
辭未比是其別稱故亦加之為進矣今越此乃其國名若仙
齊晉魯衛之屬諸夏之人有礼儀其其國名之上不見加於
處唯有越為此文最稱其事此時之吳實合罪貶故注之按
此亦所謂因其可貶而貶之也
注吳新至於越○釋文作罷弊音皮弊亦作敝少仗云國家
罷敝是也其本罪誤最吳世家越閔吳王之在郢國空乃伐
吳〻使別將擊越吳越春秋二越王元常恨闔廬破之樵李
里與兵伐吳〻在楚越登掩襲之是其事也吳新夏中國謂
其投蔡伐楚上歸案于平蔡為予辭故於越之吳為疾辭旧
疏云夷狄之稱止有七等之號名州不若國最其賤其今乃
加乃見其入吳之疾故以罪重言之

六月丙申季孫隱如卒(注)仲遂以賂甚賤是不賂若其逆君此季孫爲重故從季孫之稱卿稱卿(疏)包氏慎言云六月有丙申月之十九日

注仲遂至稱卿○釋文作甚稱亦音試宣八年仲遂卒于垂信仲遂此時其子遂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爲貶爲弑子赤然是其弑君故有注氏謂弑君之隱如逐君今貶從其氏以君出爲重故貶於二十五年至卯于乾侯次于陽州是也隱如之罪已見矣又曰季孫加甚耶從年經云執其月上言大雩季辛又雩曰傳云不言下辛者季辛比其季氏不執下而逐君之也故仍氏以季辛已甚失逐君之惡故於其時不復貶以辟諱義亦不然此着所見世例亦微詞也通前亦隱如之罪重矣此之於群兄不卒此也比之于逆是不日其也今卒而又日之其書不之去也書其諱其言已而不稱曰出君之罪則以其見稱以詳之亦不蓋惟君居之大義於群逆既明之意故於此得施微詞于此之謂所見異詞按群亦極之大夫月日於橫世不見其卒日其所見世大夫書罪無罪皆日故也

注稱卿○案其四年衛侯術其(疏)注不書卿寫逆居此季君絕爲重是也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疏)包氏慎言云七月書壬子月之四日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遬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疏)包氏慎言云此月書癸亥月之十九日古氏蔡策滅遬作游速其事表云此正所滅之許非許本國也成十五年許遷于葉昭九年許遷于鄭爲四許其至定四年許遷于容城則其今南陽府葉縣之西至此年鄭復滅之則係容城楚所遷之後蓋以四年之鄭之難而滅其與國乎按容城背以古華容其是說詳定四年書者時鄭非滅許僅得其君歸未必即有其地即以爲在葉鄭亦未必爲鄭所有以使諸昭世葉書封葉也

二月公侵鄭(注)月其肉有强臣之禦不能討而往侵故志之

(疏)注月其至志之○而以侵例時此月故解之

公至自侵鄭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疏）通義云列數之者以事往也副也不言如晉者其事不正故其
辭不繫接孔氏取左傳為義亦通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疏）唐石經同閩監毛本祁作祈
冬城中城（疏）穀梁傳城中城者三家張也或曰非外民也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運（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解云古本無何字有者誤也穀梁及賈經
傳無何字而賈氏云公羊曰仲孫何忌者蓋誤據上文夏季
孫斯仲孫何忌如晉有何字蓋誤指上經之哀十三年晉魏
多帥師侵衛傳此晉魏曼多也曷為謂之晉魏多譏二名二
名非禮也與此經傳文同故知此經無何字
此仲孫何忌也曷為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注）為其
難諱也一字為名令難言而易諱所以長臣子之敬不逼

下也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太平欲見王者治定無所復為譏
唯有二名故譏之此春秋之制也（疏）舊疏云正決上文夏仲
孫何忌如晉之文也
注為其至下也○舊疏云難言者謂言難著諱不言君父
之名即是臣子之敬故曰長臣子之敬動不違禮為下之易
故曰不逼下也白虎通姓名篇春秋譏二名所以譏者乃
其無常也若乃為名祿甫元言武庚按彼以二名為秋言更何
也與何氏異與傳明以何忌為難則以二字為名為二名矣
禮記疏引異義云公羊說譏二名謂二字作名若魏曼多是
也左氏說二名者楚公子棄疾弒其君即位之後改為熊居
是為二名許慎謹按文武賢臣有散宜生蘇忿生則公羊
說是也從左氏義是則白虎通所載左氏說也鄭駁無考
注春秋至制也○舊疏云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太平者實不
太平但作太平文而已故曰文致太平也春秋說昭公為
所見世而此注偏據定哀為太平者欲以昭公之時未譏二
名故也文王之世散宜生孔子門人宓不齊之屬皆親事聖
人而以二字為名故謂依古禮若堯名放勳舜名重華禹
名文命宣王名子為室皇之屬但孔子作春秋將改古禮為

後王法是以譏其二名故注即言此春秋之制也則傳云二
名非禮者謂非新王之禮不謂非古禮也是也按越絕書之賜見
春秋所以名者質譏二名異乎新王亦苦懷記吳越事以嘗後
賢謂之年注云于所見之世著治太平奉狀進至于齊天下
遠近大小若一用心尤深而詳故崇仁義譏二名晉魏曼
多仲孫何忌是也繁露俞序云故始言大惡殺君亡國終言
赦小過是亦始于麤糲終于精微教化流行德澤大洽天地
之大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過矣亦譏二名之意是通
義云春秋之制於君子所託新王損益周制以爲後王法若
周人名之等見不得以屬通春秋觀之母弟稱弟母兄稱兄
成王說績奈王實服其物春秋之義則錄年即位於其封內
三年稱子凡此數物一於見周禮未得二名但春秋譏之矣
而許叔重據劉文武皇后龍忽生數室生爲姒鳥之后讓也
杜預據以不稱何爲闕文名闕一字後何難曉乃君子不取
謂之何是豈勝書年見經至此有兩事夜其同而兵名易以
相起故以此譏之如子服何忌左傳又謂之子服何或單言
忌蓋時多有此春秋假其單言此爲正書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疏[illegible]傳以重辭也衛人重北
宮結注齊以衛重結故執以
侵之若楚執宋公以伐宋凡言以皆我所以也

齊侯衛侯盟于沙澤疏在直隸之再盟皆不月以齊所衛鄭要
然失伯伯主不信之左從信矣左氏穀
梁注澤字左傳作瑣杜云即沙也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
在今大名府元城縣東按左氏釋地律之當于公羊如此公
羊作沙澤左氏作沙隨二年公羊作貫澤左氏作貫兼皆從
省文之釋例土地名衛地沙瑣二名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
亭方輿紀要沙亭在大名府東左氏謂之瑣書地道記云城
縣東有瑣城陽是即沙澤矣經典言左氏經作沙傳作瑣
公羊作沙澤成十二年公會齊侯衛侯于瑣澤公羊經亦作
沙澤然則瑣即瑣澤公羊曰沙左氏曰瑣春秋讀之異在此
左氏作沙與傳不合寫誤也杜於此經注云地在陽平元城于
瑣澤亦云地闕是未考沙瑣沙澤沙瑣澤同是一地耳[illegible][illegible]

讀校勘記

大雩（注）先是公侵鄭城中城季孫於仲孫忌如晉國運費重不
恤民之庭（疏）注先是至之庭。即上六年二月公侵鄭又冬
城中城又季孫於仲孫何忌如晉又冬季孫於
仲孫忌國運是也城中城先言其四疏之蓋逐事此先言之
侵也至於是中之公并宫公之年大雩九月先是宫公自時
侵鄭歸而城中城二者去帥師國費鄭与陽義會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九月大雩（注）承前費重不恤民之庭又重之以齊師伐我二自
校之役（疏）注承前至之役。即上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是
也校勘記云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鄭本無下我字
按有我字是從興本有重我字鈔錄引要之是也

冬十月（疏）左氏經無此句杜以無事闕是脫文按校勘記云
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亦脫此三字擇不經宋本富

正本岳本補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疏）舊疏云侵伐例時而此月者正以內
也按義見下注（疏）有陵辱之辭好犯陵齊故書之是

公至自侵齊（疏）舊疏云以例言之不當上月矣

二月公侵齊

三月公至自侵齊（注）去八月其內有陵辱之辭好犯陵齊甚也
無危於侵鄭故致入上書上月（疏）注去八至上月。校勘
記云閩監毛本同蜀大
字本脫甫字鄭本此誤去縱與本年脫誤舊疏云春秋之例
有致其月下而不書月者故賈氏云還至不月為書伯舉月
是也故何氏分疏云云此公侵齊所以書月者正以內
有陵辱之辭不能討而好犯陵齊頻煩再出又危於六年侵
鄭之時故致之入而皆書月也上六年二月公侵鄭彼注云
月者內有陵辱之辭不能討而好侵故危之也非經旨云

公至自侵齊。何以為至不蒙月故此決之再出尤危於侵鄭則知入亦當蒙月也。彼果傳公如往時致月危致也往月致時危往也往月致月惡之也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公會晉師于瓦（疏）杜云瓦衛地東郡蓋縣東北有瓦亭大事表云今衛輝府滑縣東南瓦亭岡集古瓦亭也水經注濟水篇酸漬首受河于酸棗縣東逕酸棗城又東北逕蓋城北又東逕滑台城南又東南逕瓦亭南者杜宗八年公會晉師于瓦是也一統志云在衛輝府滑縣西

公至自瓦（注）此晉趙鞅之師也但言晉師者君不會大夫之辭也公會大夫不別得意雖得意不致此致者諱公為大夫所會故使若得意者（疏）注此晉至師也○回疏云以下經云晉趙鞅帥師侵鄭遂侵衛故知此亦趙鞅之師也

注但言至辭也○宣元年趙盾帥師救陳宋公以下會晉師于斐林伐鄭傳此晉趙盾之師也曷為不言趙盾之師君不會大夫之辭也此與彼同故據以解彼之通義之按左傳時注曰會至不致回趙鞅等未救魯也瓦內地按如彼傳曰士鞅[illegible]居者注止言趙鞅恐不取左氏為義瓦為內地[illegible]則未至者皆解說何無注亦不以為內地也

注公會至不致○莊六年注云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也不得意不致會不得意不致我公與一國出會盟得意致也不得意不致彼謂公與鄭國諸侯皆同勢敵故別得意與否若大夫以下皆畀長等自宜得意故無區別故僖二十五年注公與未踰年君大夫盟不別得意雖未能不致也此與趙鞅會可不致而致者以諱與大夫會似與晉君會依得意恒例也矣故使疏及閔暨毛本同鄭本脫使字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疏）包氏慎言云七月戊辰月之八日左傳釋文柳本作（或）抑

晉趙鞅帥師侵鄭遂侵衛（疏）左氏經作士鞅按左氏公會晉師于瓦傳云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士鞅居首故侵鄭之師亦出士鞅也杜云兩事故言遂

葬雪請之（疏）楊勿記之云廣石經此本同釋文作雪師古云才井反

九月葬陳懷之（疏）謹按穀梁作坏謹按杜預左傳注云懷之字也

季孫行父仲孫何忌叔孫僑如會于扈（疏）杜云扈鄭地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疏）杜云曲濮衛地

滑伯滑姬來（疏）滑文公之逆祀也（注）滑文公之逆祀也（疏）注滑文公之云順祀也杜云滑順也先君之閔之德之也將以二年之位次順祀先公故書以示後世自躋僖公以來昭穆失序故大傳古義順祀

文公逆祀立廿三人（注）諱不滑而書之（疏）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是文公逆祀也（注）據傳之躋升僖公之主於閔公之上是文公逆祀之事也言升僖公訖而書之

宣公順祀凡廿五人（注）諱不以祀而書曰報（疏）注祀而報也五人皆比日而薨據此諱知祀也為公諱昭穆序之廟也逆祀當以季氏之意欲尊其主僖之功又不知正卒日月順祀先公而書之意陽虎更季氏之時定公又不能違季氏之所為故書之以譏之（疏）注廿三人至順祀也三人皆比日而薨據此諱知祀也為公諱昭穆序之廟也逆祀當以季氏之意欲尊其主僖之功又不知正卒日月順祀先公而書之意陽虎更季氏之時定公又不能違季氏之所為故書之以譏之（疏）注廿五人至順祀也五人皆比日而薨據此諱知祀也為公諱昭穆序之廟也逆祀當以季氏之意欲尊其主僖之功又不知正卒日月順祀先公而書之意陽虎更季氏之時定公又不能違季氏之所為故書之以譏之

考仲子之宮（疏）考成也仲子桓之母也初為桓夫人而薨桓立而為之宮

初獻六羽（疏）注初獻至六羽（疏）正義曰天子八佾諸侯六佾大夫四佾士二佾此諸侯而八佾僭天子之禮故書之以譏之

中年陽虎盡逐三桓之子孫而與之盟于稷門之內桓子不與盟陽虎囚桓子桓子賂之而歸桓子歸而謀伐陽虎陽虎奔齊（疏）注中年至奔齊（疏）正義曰定公之中年陽虎盡逐三桓之子孫而與之盟于稷門之內桓子不與盟陽虎囚桓子桓子賂之而歸桓子歸而謀伐陽虎陽虎奔齊

夏四月（疏）注夏四月至奔齊（疏）正義曰定公之中年陽虎盡逐三桓之子孫而與之盟于稷門之內桓子不與盟陽虎囚桓子桓子賂之而歸桓子歸而謀伐陽虎陽虎奔齊

秋七月（疏）注秋七月至奔齊（疏）正義曰定公之中年陽虎盡逐三桓之子孫而與之盟于稷門之內桓子不與盟陽虎囚桓子桓子賂之而歸桓子歸而謀伐陽虎陽虎奔齊

冬十月（疏）注冬十月至奔齊（疏）正義曰定公之中年陽虎盡逐三桓之子孫而與之盟于稷門之內桓子不與盟陽虎囚桓子桓子賂之而歸桓子歸而謀伐陽虎陽虎奔齊

葬定公（疏）注葬定至奔齊（疏）正義曰定公之中年陽虎盡逐三桓之子孫而與之盟于稷門之內桓子不與盟陽虎囚桓子桓子賂之而歸桓子歸而謀伐陽虎陽虎奔齊

哀公（疏）注哀公至奔齊（疏）正義曰定公之中年陽虎盡逐三桓之子孫而與之盟于稷門之內桓子不與盟陽虎囚桓子桓子賂之而歸桓子歸而謀伐陽虎陽虎奔齊

二年春王二月（疏）注二年至奔齊（疏）正義曰定公之中年陽虎盡逐三桓之子孫而與之盟于稷門之內桓子不與盟陽虎囚桓子桓子賂之而歸桓子歸而謀伐陽虎陽虎奔齊

夏五月（疏）注夏五月至奔齊（疏）正義曰定公之中年陽虎盡逐三桓之子孫而與之盟于稷門之內桓子不與盟陽虎囚桓子桓子賂之而歸桓子歸而謀伐陽虎陽虎奔齊

秋八月（疏）注秋八月至奔齊（疏）正義曰定公之中年陽虎盡逐三桓之子孫而與之盟于稷門之內桓子不與盟陽虎囚桓子桓子賂之而歸桓子歸而謀伐陽虎陽虎奔齊

冬十有一月（疏）注冬十有一月至奔齊（疏）正義曰定公之中年陽虎盡逐三桓之子孫而與之盟于稷門之內桓子不與盟陽虎囚桓子桓子賂之而歸桓子歸而謀伐陽虎陽虎奔齊

三年春王正月（疏）注三年至奔齊（疏）正義曰定公之中年陽虎盡逐三桓之子孫而與之盟于稷門之內桓子不與盟陽虎囚桓子桓子賂之而歸桓子歸而謀伐陽虎陽虎奔齊

夏四月（疏）注夏四月至奔齊（疏）正義曰定公之中年陽虎盡逐三桓之子孫而與之盟于稷門之內桓子不與盟陽虎囚桓子桓子賂之而歸桓子歸而謀伐陽虎陽虎奔齊

秋七月（疏）注秋七月至奔齊（疏）正義曰定公之中年陽虎盡逐三桓之子孫而與之盟于稷門之內桓子不與盟陽虎囚桓子桓子賂之而歸桓子歸而謀伐陽虎陽虎奔齊

冬十月（疏）注冬十月至奔齊（疏）正義曰定公之中年陽虎盡逐三桓之子孫而與之盟于稷門之內桓子不與盟陽虎囚桓子桓子賂之而歸桓子歸而謀伐陽虎陽虎奔齊

葬定公（疏）注葬定至奔齊（疏）正義曰定公之中年陽虎盡逐三桓之子孫而與之盟于稷門之內桓子不與盟陽虎囚桓子桓子賂之而歸桓子歸而謀伐陽虎陽虎奔齊

哀公（疏）注哀公至奔齊（疏）正義曰定公之中年陽虎盡逐三桓之子孫而與之盟于稷門之內桓子不與盟陽虎囚桓子桓子賂之而歸桓子歸而謀伐陽虎陽虎奔齊

二年春王二月（疏）注二年至奔齊（疏）正義曰定公之中年陽虎盡逐三桓之子孫而與之盟于稷門之內桓子不與盟陽虎囚桓子桓子賂之而歸桓子歸而謀伐陽虎陽虎奔齊

夏五月（疏）注夏五月至奔齊（疏）正義曰定公之中年陽虎盡逐三桓之子孫而與之盟于稷門之內桓子不與盟陽虎囚桓子桓子賂之而歸桓子歸而謀伐陽虎陽虎奔齊

秋八月（疏）注秋八月至奔齊（疏）正義曰定公之中年陽虎盡逐三桓之子孫而與之盟于稷門之內桓子不與盟陽虎囚桓子桓子賂之而歸桓子歸而謀伐陽虎陽虎奔齊

冬十有一月（疏）注冬十有一月至奔齊（疏）正義曰定公之中年陽虎盡逐三桓之子孫而與之盟于稷門之內桓子不與盟陽虎囚桓子桓子賂之而歸桓子歸而謀伐陽虎陽虎奔齊

三年春王正月（疏）注三年至奔齊（疏）正義曰定公之中年陽虎盡逐三桓之子孫而與之盟于稷門之內桓子不與盟陽虎囚桓子桓子賂之而歸桓子歸而謀伐陽虎陽虎奔齊

夏四月（疏）注夏四月至奔齊（疏）正義曰定公之中年陽虎盡逐三桓之子孫而與之盟于稷門之內桓子不與盟陽虎囚桓子桓子賂之而歸桓子歸而謀伐陽虎陽虎奔齊

秋七月（疏）注秋七月至奔齊（疏）正義曰定公之中年陽虎盡逐三桓之子孫而與之盟于稷門之內桓子不與盟陽虎囚桓子桓子賂之而歸桓子歸而謀伐陽虎陽虎奔齊

冬十月（疏）注冬十月至奔齊（疏）正義曰定公之中年陽虎盡逐三桓之子孫而與之盟于稷門之內桓子不與盟陽虎囚桓子桓子賂之而歸桓子歸而謀伐陽虎陽虎奔齊

葬定公（疏）注葬定至奔齊（疏）正義曰定公之中年陽虎盡逐三桓之子孫而與之盟于稷門之內桓子不與盟陽虎囚桓子桓子賂之而歸桓子歸而謀伐陽虎陽虎奔齊

哀公（疏）注哀公至奔齊（疏）正義曰定公之中年陽虎盡逐三桓之子孫而與之盟于稷門之內桓子不與盟陽虎囚桓子桓子賂之而歸桓子歸而謀伐陽虎陽虎奔齊

秩為前世法又周牽傳春秋書閔公矣子庶兄僖公代立其
子文公逆跡僖公於閔上孔子訊之出曰有事于大廟跡僖
公傳曰逆祀也及宮公而其序經曰從祀先公為前世法也
皆以從祀為順
注諫不至曰報
南曰報
去與報皆不出此徵也不出禘此後祫亦順非獨禘也言祀
此矣已長久之辭不言僖公此閔公亦得其順
注諫不至曰報○明疏云謂諫君全不以禮不從之而去之
此謂之報也
注不出至禘也○左傳宰卯禘于僖公注不於大廟此順祀
之義當退僖公悔於僖神故於僖廟行順祀明疏云何意以
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謂讖信妨封之年禘祫並作但夏禘則
不稱秋祫則不豐而已一禘一祫陪次而下其間三五矣善
亦有禘祫同年時矣若其有喪正可於喪廢其禘祫之年仍
自秉上數之即僖八年禘于大廟之時禘祫同年作矣至文二
年大事于大廟之下傳云大事此何大祫也注從僖八年禘
數之知為大祫是從僖八年禘祫同年數之即文二年為祫

年五年為禘祫同年又陪次而數之至今定八年亦禘祫同
年矣凡為祭之法先重而後輕禘大於祫固當先之則知從
祀先公此是禘明矣故云不出禘此後祫亦順此獨禘也若
然既言是禘理宜在夏而在冬下此當之矣按陽虎為欲去
季氏故不必正時也
注言祀至之辭○說文祀祭無已也从示已声釋名釋天
云殷曰祀祀已也新氣對故氣已也皆生已為義以其一年
稱祀之義則取其無已以其大祭祀稱祀之義則取其無已反
正互訓古人多有此例
注不言至其順○明疏云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之
文皆從其人今此經文所以不言從祀僖公而言先公此正
以閔公亦得其順是以不得特指之

盜竊寶玉大弓盜此孰謂注徵而竊大可怪故問之疏注徵而至問之
○明疏云云秋君賤此家讖人
哀四年傳此其稱盜以賤乎賤此也是盜為徵賤之
稱寶玉大弓竊國之寶宝故周見也云徵而竊大也

謂陽虎也陽虎曷為此也季氏之宰也注季氏之陪臣為政此

（疏）注季氏至政也○諸侯陽貨篇陽貨欲見孔子集解孔曰陽貨陽虎也季氏家臣為書魯國之政孟子滕文公篇陽虎曰趙注陽虎魯季氏家臣也下九年左傳齊鮑文子曰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利家焉諸侯季氏蓄陪臣執國命謂此

季氏之宰則微此也惡乎得國宝而寄之陽虎書季氏季氏書魯國陽虎拘季孫（注）季氏逐昭公後之取其宝玉藏於其家陽虎拘季孫奪其宝玉季孫取玉不出其斧為逐君為重（疏）注季氏至宝玉○季氏逐昭公在昭二十五年取其宝玉藏於其家何氏蓋以理知之或別有所見左傳謂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宝玉大弓以出按陽虎時已與孟氏戰敗奔亡之不服安能出說甲如公宮取宝玉大弓乎故何氏不取注取玉至為重也○各本無也字依鄂本補

孟氏與叔孫氏迭而食之賊而鋟其板（注）以爪刻其饋斂板（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石經原刻作俄後改賊下同釋文作賊又云鋟本又作鐵七廬反又且審反本或作鋟誤按桓二年傳俄而丁以為其有矣莊三十二年傳俄而牙戟械成字皆作俄何注桓二年云俄比謂須臾之間創得之頃也此从月从道蒙本作賊云所為睨之曰賊按所為睨之無謂石經原刻是也注以爪至斂板○唐雅釋器云鋟錐也又釋詁鐵銳也集韻鋟或作鐵說文金部鐵鉄器也一曰鑄也鋟本以錐刻物之名不為書指以爪刻也爪為人手掌之稱時季氏被囚或無鉄物故直以爪刻字於上刻板蓋書時急切所為何氏孔訓鋟為以爪刻板也道蒙云鋟刻也板饋食器上蓋謂按說文無訓板字當作版古音方反皆重脣音故訓方為版因之本誤為斂板在物之上謂之板

曰某月某日將殺我于蒲圃（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蒲圃本又作有葉鈔本作滿圃用知孰是按古傳亦作蒲圃

力能投我則於是（注）於是時

至于日義時而出（疏）旧疏云謂至于某日如約之時也以此言之則知上文云某日某日定亦言其時但傳家省去之至此乃言義時以刻日也左傳云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不敬之蓋是日義時也校勘記云疏及洪本同唐石經于廣汝日誤曰

臨為北陽序之出也（疏）旧疏云姊妹之子謂之出蓋是序之好耳也或曰從其家出而仕于公亦不妨下季氏云世之有子是矣通義臨南臨其字出姊妹之子也蓋旧疏前一說是也

御之（注）為季孫御（疏）注為季孫御○左傳陽序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林楚即臨其也

於其乘乎（疏）旧疏云於其乘乎此謂於其上車之時矣

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之世世有子（注）言我季氏累世有女以為臣（疏）俞氏樾屏經平義云河解未得有字之意有此相親有之謂也照二十年左傳是不有寡君也杜注有相親有也寧十五年公羊傳滋子誰於狄而未能合於中國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不有亦言不相親有也以季氏之世世有子謂季氏累世親厚於子異於它人若如河解則為不辭[illegible]按如河義亦未為不可通

子可以不免我死乎（注）以義責之（疏）左傳桓子作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不以是縱之杜云欲使林楚縱免已於難以縱其先人之良

臨南曰有力不足臣河敢不勉（疏）左傳林楚對曰臣為周命後陽序為政魯國服于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河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惧不免主桓子曰往也

陽越北陽序之從弟也為右（注）為季孫車右實衛之（疏）左傳陽越殿注云陽越陽序從弟注為季至衛之○旧疏云謂守衛季孫不令走乘車中及御有車右也

洪陽之從北數十乘至于孟衢（注）孟氏衢四達可以橫出（疏）注孟

氏至横立○旧疏云即釋宮の遠謂之衢李巡曰の遠各有所至曰衢孫氏曰交通の出是也釋名釋道云の達曰衢齊魯謂の嶌把為櫂二把也則省の處此道の之也時於南奉季孫氏通孟氏此衢蓋即近孟氏之舍故曰孟衢左傳之及衢及騁即此衢也

隋南投策而墜之（注）策馬捶也見二家迭食之歟將李孫由孟氏免之然陽越不聽故詐投策於使下車（疏）釋文作而隊唐石經缺

注策馬捶也○襄十七年左傳左師為己短策引服虔注策馬捶也淮南道應訓枝策鐶上貫頤注策馬鍾文十三年左傳續相賂之以策注杜策馬撾也呂覽審為云枝策而去注策箠也說文竹部策馬箠也

陽越取下策隋南騋馬（注）捶馬衝走（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訛本同釋文騋本又作橄字

尚書此字相承用之按廣雅釋詁敵擊也王氏念孫疏証云取蓋敵敵擊也以羊傳騋馬騋敵並音素量反世義同也是也

注捶馬衝走○鄭本捶作搖衝作衝按依釋說文當作菙段借字捶訓作搖搖匡本亦作搖左傳林材怒馬及衢而騁是也

廣韻騋馬搖衝走也則作搖亦通

而由乎孟氏陽虎從而射之矢若于莊門注莊門孟氏所入門名言藏中季孫賴門閉故著門（疏）釋文莊本或作叢亦音莊蓋漢人避諱改也

注莊門至著門○左傳孟氏選圍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如葉室於門外又曰陽越射之石中葉於圍門注季孫說得入乃閉門此以為陽虎射之矣

然而甲起於琴如（注）甲公斂處父所帥也琴如地名二家知出期故於是時起兵（疏）注甲公至帥也○即下傳云公斂處父帥師而至也是左傳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注琴如地名

注二家至起兵○即上傳云力能救我則於是之也按公斂處父孟氏師叔孫氏師未見文不備也下注云公斂處父孟氏叔孫氏將兵之將左氏以為孟氏家臣何所不取

賦不成部反舍于郊皆說然息(注)說解舍然狀也(疏)以季孫於云正

陽虎為君故謂之賦也卻反舍于郊故謂上文陽虎將而射於

之時逐之卿孟氏之賦也卻反舍于郊故曰卻反舍于郊而謂

之從郊來者侍者陽氏不還者舍于郊也內則謂文我于隸下

陽氏敗陽虎說中(四)(子)(仕)舍于郊宮殿宮去大夫八士舍于五

公之繼卿此之舍卻反舍于郊也接物記之庶不往往本同

釋文賦作役之音試下同本又作部讀也本又作稅(疏)

(注)說解舍然狀也曰易遯卦(疏)文之勝說處注說解也國語

說脫亦說功注脫解也形生管禮主人說服于房又說文記

主人說履注今文說為稅之言訓舍說移人稅于蒙部是也

然如(說)(狀)其訓賦舍為舍之究然左傳說文人部引作究如右

辟然如說之舍謂通用故論語寬閔云子曰其然皇疏然如

此也禮記大傳其內義然也注然如是也通義之說然狀脫

然也按此即古傳之謂為為貞也俞氏樾居經平議之內氏

此解殊未了(明)說狀脫也說狀脫也詩野有死麕舒而脫

之兮毛傳脫之舒遲也重言之為脫之單言之即為脫滑南

子精神訓則脫然而喜矣高注曰脫舒也此傳之說然狀後

云脫然乃舒遲之意蓋陽虎意中無所畏憚故與其往脫然

或曰賦千乘之主(注)時季氏邑至於千乘(疏)注時季至千乘○

正義曰說文古字通用前可正名篇楊倞注曰說讀為脫

義亦通

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鄭注云禮記坊記云故制

里其中六千四井出兵車一乘此兵賦之法也成國之賦千

乘又鄭注小司徒云井十為通通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乘成

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為終終革車十乘士一百人

徒二百人十終為同同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此謂公邦

家地出車之制也禮記疏引司馬法云成方十里出革車一

乘此鄭氏所本司馬法又云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鄭注小

司徒云蓋通溝洫之地則為八里蓋除溝洫之地則為八里

則方十里出六十四井也季氏為大夫極于百乘而得千乘

其蓋詞作中軍三分公室各有其一魯昭公五年季氏及

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皆盡征之公輿千乘皆季氏所出

故目為千乘之主言孫謀洗進云季氏富於周公以季氏

專執魯政盡征其民故也

而不克舍此可乎(注)猶其近而無所依(疏)注猶近于疏(注)考傳文經曰追其將

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注）得免者國家而已（疏）通義孺子謂季孫去生[illegible]得國[illegible]政而已[illegible]去傳虎曰魯人聞[illegible]季桓子按謂徵死河暇追原

如丈夫河（注）如狀奈也丈夫大人稱也（疏）注如狀奈也○文選東京賦如之河其以漢故知新蔣注如奈也聯十二年傳[illegible]如尔所不知河注如狀奈也論語子罕篇匡人其如予河皇疏如予河其狀言奈我河也

注丈夫大人稱也○說文夫丈夫也从大一以篆譬也周制以八寸為尺十尺為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禮記郊特牲注夫之言丈夫也曲禮云蒞夫注言若欲為丈夫也廣雅釋詁男子謂之丈夫哀十一年傳是謂我不成丈夫也是丈夫為美大之稱也（通義）丈夫陽虎自謂言必不敢追已易陸六二係小子失丈夫以丈夫與小子對故河氏謂大人稱也

眡而曰彼哉彼哉（注）望見其斂處夫師而曰彼哉彼哉再言之其切遽意（疏）注望見至彼哉○即下傳云其斂處父帥師而至是也經義述聞云家大人曰何以眡字从目故訓為望其實非也眡讀為俄俄謂須臾之頃也虎舍于郊而說然息謂魯人必不來追我也俄而思之斂處父必來追故曰彼哉彼哉此意中之處父非目中之處父也處父至則不及駕故曰趣駕非望見處父之師而復駕也俄而二字傳文屢見桓二年傳曰俄而可以為其有矣莊三十二年傳曰俄而牙戟械成作眡其段借字耳上文曰眡而饋其板亦是借眡為俄也漢書好威傳始為少使蛾而大幸則又借用蛾字按此陽虎實望見其斂處父之師故趣駕須駕而師至故曰慢然後得免作見解作俄讀俱矣不可通彼哉彼哉諸語寬閑為亦有是語夫子諸[illegible]子[illegible]西也宋氏翔鳳過庭錄云河意謂彼哉言彼地不可久處禍將及也楚令尹子西之治亂是以招亂故孔子思速去之與公羊言趣駕語意同蓋魯齊兩論也論語稽求篇云埤蒼曰彼此邪也彼字者作彼字而廣韻集韻遂收彼彼二字生紙韻且各引論語彼哉彼哉為証按于是傳會之家遂謂魯論明本原是彼字然按定八年公羊陽虎謀戟季氏不得見公斂處父之甲眡而曰彼哉彼哉則彼本如字且陽虎時未有魯論此必去成語而夫子引以作答其按論語集解引馬曰彼哉彼哉言矣足稱也皇疏彼哉彼哉者又答或人言人自是彼人耳矣別行可稱也蓋陽虎初見甲起不知河人出脫無息及見公斂處父乃懼而

疾走曰彼哉彼哉彼即彼以敵虜父羞畏詞也与諸子西語氣同而語義異也何異諸語席之古語至順帝時馬融為之訓詁則馬習古文也說文無彼字焉蓋人部彼邪也廣韻所本說文用古語故不取彼字過庭錄文云廣韻五寘彼衰也諸語之子西彼哉言子西不若子產治而改之有遺憂管仲治齊之無怨言終於掩面而死國可衰也廣韻所載羞古文諸語之遺彼字當在史籀籀亡篇中故說文不載彼字也按子篇云邪云廣雅云衰也則廣韻之衰即衰之訛子西之死其事而衰之且作邪字解亦不可通以之說諸語則諸子西左道以之說以羊則陽虎不得以公敵虜父為邪也彼哉此義曰是彼也哉注直言至遽意。

趣駕（注）使疾駕（疏）注使疾駕。後漢光武紀注趣急也讀曰促管子國蓄云則君雖將本趣耕注趣讀為促說文走部趣疾也漢書翟方進傳智趣司隸注趣讀曰促謂促其疾行故曰趣駕也左傳漢書曰嘗速駕公敵虜陽走即虜父也

況駕公敵虜父帥師而至（注）公敵虜父孟氏叔孫氏將兵之將（疏）注公敵至之將。左傳成宰公敵虜父告孟孫成為孟氏邑則公敵虜公父孟氏家臣也与何异

慬然後得免（疏）通義云慬僅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僅材能也國策齊策云邯鄲僅存注僅裁慬即僅字之借言僅之得免也左傳公敵陽請追之孟孫弗許故得免也

自是走之齊晉（疏）左傳司敵陽請追之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報魯世家云陽虎欲盡殺三桓道而更立其所善庶子以代之載季桓子將殺之桓子詐而得脫之桓共攻陽虎陽虎無陽關魯伐陽虎奔齊已而奔晉趙氏左傳此下十年具詳此事

宣此何璋判白（注）判半也半圭曰璋白藏天子青藏諸侯魯得郊天故錫以白不言璋言玉此起珪璧琮璜璋五玉盡亡之也傳稱言璋此所以郊事天尤重詩云奉璋峨峨髦士攸宜

其也礼瑑以朝觐以聘问瑞以节信符以征召旌以表贤能以简不肖

传宝玉也封圭也守信用也

注判半也○周礼掌节之判半也郑司农云谓若今时合符也玄谓节有虎马牛之形书于其上以为信故书瑑为剸杜子春读剸为专专谓刻其边也郑大夫读剸为瑑瑑谓刻为文识也玄谓瑑剸皆通

注半圭曰璋○诗大雅棫朴芃芃棫木白华菅兮白华洁白也兴者以喻人君进贤使之在位也瑑璋为礼半圭曰璋周礼大宗伯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此六玉者各以其方色礼之又以礼神也天子用全诸侯用其半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用躬圭子用谷璧男用蒲璧皆长尺二寸以英华五彩饰之各以其所执之命数为多少之节公执桓圭九寸谓王所以命公也桓桓然有威德也侯执信圭伸其命也伯执躬圭躬身也子执谷璧谷养也男执蒲璧蒲人所为席取其柔软也

注玉不言色之也○周礼典瑞王执镇圭尺二寸以祀地旅上帝以两圭有邸以祀日月以四圭有邸以祀四方以驵璋以祀山川以骍璋以祀宗庙以黄琮以敛尸以苍璧以敛后以白琥以葬虎以玄璜以葬龙以大璋以起军旅以中璋以治兵以边璋以发敛以赤璧以朝觐以白琥以聘女以青圭以结好以青琥以召兵以黄琮以聘后以天子用全诸侯用其半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用躬圭子用谷璧男用蒲璧皆长尺二寸以英华五彩饰之各以其所执之命数为多少之节公执桓圭九寸谓王所以命公也桓桓然有威德也侯执信圭伸其命也伯执躬圭躬身也子执谷璧谷养也男执蒲璧蒲人所为席取其柔软也

注判半也○周礼掌节之判半也郑司农云若今时合符也玄谓节有虎马牛之形书于其上有发兵之命有传送之命有山邦国之命有土地之命有道路之命有门关之命有市场之命有货贿之命有舟车之命有牛马之命有人民之命有六节各以其所用之事辨其名物之数以辨其等而授之以治邦国都鄙以通达于四方以节行之凡邦国之使者皆执节以行之凡山邦国之使者皆执节以行之凡道路皆有节有节则无关门之难有节则国中及郊野门皆开有节则市场之货贿皆入有节则舟车之载皆出有节则人民之迁徙皆行有节则牛马之牧放皆庶有节则万民之财用皆通凡节掌于司关以反节出入

注不言玉之也○周礼典瑞王执镇圭尺二寸以祀地旅上帝以两圭有邸以祀日月以四圭有邸以祀四方以驵璋以祀山川以骍璋以祀宗庙以黄琮以敛尸以苍璧以敛后以白琥以葬虎以玄璜以葬龙以大璋以起军旅以中璋以治兵以边璋以发敛以赤璧以朝觐以白琥以聘女以青圭以结好以青琥以召兵以黄琮以聘后以天子用全诸侯用其半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用躬圭子用谷璧男用蒲璧皆长尺二寸以英华五彩饰之各以其所执之命数为多少之节公执桓圭九寸谓王所以命公也桓桓然有威德也侯执信圭伸其命也伯执躬圭躬身也子执谷璧谷养也男执蒲璧蒲人所为席取其柔软也

注不言色之也○周礼典瑞王执镇圭尺二寸以祀地旅上帝以两圭有邸以祀日月以四圭有邸以祀四方以驵璋以祀山川以骍璋以祀宗庙以黄琮以敛尸以苍璧以敛后以白琥以葬虎以玄璜以葬龙以大璋以起军旅以中璋以治兵以边璋以发敛以赤璧以朝觐以白琥以聘女以青圭以结好以青琥以召兵以黄琮以聘后以天子用全诸侯用其半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用躬圭子用谷璧男用蒲璧皆长尺二寸以英华五彩饰之各以其所执之命数为多少之节公执桓圭九寸谓王所以命公也桓桓然有威德也侯执信圭伸其命也伯执躬圭躬身也子执谷璧谷养也男执蒲璧蒲人所为席取其柔软也

注不言色之也○周礼典瑞王执镇圭尺二寸以祀地旅上帝以两圭有邸以祀日月以四圭有邸以祀四方以驵璋以祀山川以骍璋以祀宗庙以黄琮以敛尸以苍璧以敛后以白琥以葬虎以玄璜以葬龙以大璋以起军旅以中璋以治兵以边璋以发敛以赤璧以朝觐以白琥以聘女以青圭以结好以青琥以召兵以黄琮以聘后以天子用全诸侯用其半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用躬圭子用谷璧男用蒲璧皆长尺二寸以英华五彩饰之各以其所执之命数为多少之节公执桓圭九寸谓王所以命公也桓桓然有威德也侯执信圭伸其命也伯执躬圭躬身也子执谷璧谷养也男执蒲璧蒲人所为席取其柔软也

弓緯質（注）質樹也言大北力千斤（疏）鼓集以為武王之戒弓也杜預用刘頴以來說以大弓即封父之繁弱與何氏異以疏云千斤之文何氏有所見也

注質樹也○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釋文質樹此从手旁訛按廣雅釋言樹柢也考工記弓人云用峻而高其樹於挺臂中有樹而注樹當側音釋名釋云失中曰弼弼按也人所持按也樹即敷故下云方其峻而高其樹長其畏而薄其敷鄭司農云敷謂弓人所握持也哉氏震考工記圖補正云握臂中有樹樹鄭注宜高而薄之以便握持敷與樹皆弓把樹北其內側音謂之質之周禮疏云樹把中居弓之正中質亦有正義司弓矢云以授甲革椹質北注質正也是也蓋唯緯為異耳

漢言大北力千斤○旧疏云家語云三十斤為鈞謂之石然則千斤之弓其力八石有餘三斗故左傳云可以成不執戒不虞也按斤數不合段校本謂字上有百二十斤の字下文之斗有餘四字乃衍文

龜青純（注）純緣也謂緣甲橛也千歲之龜青髯明于吉凶易曰

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乎蓍龜經不言龜者以先知宝（疏）省文謂之宝者世世宝用之辭此皆魯始封之錫不言取而言寧者臣名也定公從季孫假馬孔子曰君之於臣有取無假而君臣之義立主者者定公失政權將陪臣揚其爭卿喪其五玉無以令信天子交質諸侯者絕之不書揚季孫者奉五玉為重者大弓者使若都以國寶者微辭也

（疏）注純緣至吉凶○周禮司几筵云設莞筵紛純司農注純緣也禮既夕記緇純注飾衣曰純謂領與袂士冠禮青絇繢純注純緣也凡衣履之飾邊者皆曰純故亦謂龜之緣曰純也毛本頗誤頗說文龜部龜甲邊也从龜冉声天子巨龜尺有二寸訛信尺大夫八寸士六寸禮疏云龜頫者鼻之者龜之段借也字刘渊林注蜀都賦引進周異物志曰涪陵多大龜其甲可以卜其緣中又似璹瑁名曰靈文郭注爾雅亦用其說而今本多訛字漢書食貨志元龜岠丹長尺二

寸，亦段借字。孟康曰：丹亳，甲緣也。此言也，屢皆兩邊緣踰
尺二寸也。甲緣丹，甲之邊也。甲文象形，本無字，甲之象，故介也。
象音謂之甲。禮記嘗記云：青黑緣，此天子之寶龜也。史記
索隱同。即此之青純也。青黑色近，故禮器注云：或以
青為黑，故也。千歲之龜，黛色青黑，故曰青緣。史記疏謂寶龜
之甲，並以青黑為之緣耶也。

注：易曰至蓍龜。〇上繫辭傳文。釋文：伯本作莫大乎蓍龜。釋
文：大作善，與此同。詳古義，文考。段禮疏引此作莫善乎蓍龜。亦
云：凡草之靈，莫善於蓍；凡龜之靈，莫善於龜。中山經云：江水
出焉，其中多良龜。郭注：良，善也。亦段易為義也。舊疏云：今易
善作大，為異。文依注云：凡天下之善惡及沒沒之亹亹事皆成
定於之，言其廣大無不包也。舊疏多用鄭說，顯亦鄭氏注
也。校勘記云：惠校云：古易皆作莫善乎蓍龜。王弼本善作大，
後人皆從其誤。按今文易作善，古文易作莫大。鄭注未及，
王弼本皆從之。為古文也，故作大。鄭注云：言其廣大無不包
也，可證是大字。

注：經不定之辭。〇校勘記云：疏引作由也。不定之辭。此以
保訓為安也。今本作保作定誤。定元年疏引同。按何校本正作
保。郊特牲云：龜為前列，先知也。故云以先知從定。若文通義
云：經未見龜此席上寶之璞，傳廣言貴所有寶，東附遠信曰
封。是龜即此也。大之節、龍之屬也。按明堂位所記貴寶多矣，
傳自為不敘及，但廣言龜並席所寶也。龜謂之寶。此禮
禮器云：諸侯以龜為寶。注：古者貨貝寶龜。大夫以下有貨
資。公羊昌曰：十朋之龜。是寶龜頒天子諸侯。有之而席通蓍
龜。云天子龜尺有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蓋是其卜龜，大
夫得有也。士喪禮有卜日，族長亦有卜。故臧氏守龜有內傳。
論語曰以為臧文仲居蔡。包注：蔡，國君之守龜也，長尺
有二寸。皇侃疏：蔡，大龜也。禮緯諸侯以上得龜大龜，以下國
之君也大夫亦得卜用龜之小者，不得蓄蔡也。蓋臧氏居蔡，
蓋亦僭，故孔子譏其不知，不獨山節藻梲也。

注：此皆至之錫。〇舊疏云：左傳定四年，其有其文也。敘晉侯
亦以為周公受賜蕃之害，為多諸分大。傳乃以庶邦冢君出
取幣乃復入錫周公。疏引田鄭注云：所賜之幣，蓋璋以及
寶玉大弓，此時所賜。今又見冢殷之民，大作周公讀陳功成
有多歲之期，而顯之固大戒天下。故與諸侯出取幣使戒
成王云於位，以其命賜周公。是為賜封之錫也。若然，定四年

左傳文云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彼
蓋賜魯公此爲賜周公同爲錫封之錫也此傳璜即寶玉鄭
以璜皆玉注寶玉珠玄之其寶玉中色有璜璧圭璜而璋祀
先公特尤重故特舉之與
注不言至名也○穀梁傳非其所以與人而與人謂之亡
非其所有而取之謂之盜彼以盜鄭寶國○其所盜爲竊故
竊之稱寶者乃其正名也
注寶至義云○舊疏云家語文今家語無君臣之義云注挾（校勘記挾）
韓詩外傳五孔子侍坐于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
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
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曰正假馬之言
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乎詩曰君子無易由言
名正也新序五亦載此事盡同疏所本家語多王肅偽竄如
此所據也古我孔子聞之臣故曰君無情於臣君無假人器
不無假君名論語子路篇子曰正名乎注馬曰正百事之名
皇疏孔子曰答爲時昏禮亂言語翻雜名物失其本號故爲
政必以正名爲先也
注言爲至絕之○校勘記本書其正玉之節本同閩監毛本
作寶玉爲此本誤作玉之今訂正臣氏按言正玉爲天子
所錫以鎮國者也爲盜所竊皆由不謹故絕其大宮誥

美玉者鄭氏禮解已見前詩云孝璋皆是周官璋瓚者於祼
命所謂裸璋以酌者也此盜竊寶玉當是魯之命圭失之寶
之其重故微詞傳順經諱文別舉三物以實之爾按三傳無
以寶玉爲命圭者公羊之義命圭亦在其中所以無信者
子之質訊信也蓋以璋爲璋瓚則宗廟之器臣子所執傳無
緣特舉之也
注不書至爲重○所謂二罪俱發以重者論也陪臣執大夫
厚無大弓蓋因傳辭定哀之世文致太平故爲隱諱辭與
注爲大弓辭也○舊疏云言大弓者皆可寶用所以竟得
從寶爲文而特言大弓不若文傳蓋鄭以國寶書作微辭
之義同其經言盜竊寶玉大弓若似所謂寶玉其即大弓是
言可世世傳而合玉之然故謂爲微辭也按大弓謂爲寶
者其明堂位云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與越棘並皆知亦
國寶也其爲微辭者直大弓謂之寶寶爲責其失玉當坐絕
也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疏 毛本脫伯字 臣氏按言云四月無戊申三月之十二

日也下者葬郊敵之卒在四月相距僅一月經皆以慢葬者
日而不日恐經月有誤噪左氏作薹

公羊義疏十之四

何氏解詁　　白容陳立學

得宝玉大弓何以書國宝也喪之書得之書（注）微辭也使若都
以重國宝故書不以罪宝為其共宝失之當坐得之皆除以
寄宝不月知得例不蒙用上（疏）注微辭至故書○曰疏云宝
玉大弓其乃是周公初封之
時受賜于周之物而必藏之魯其欲使世世子孫無忘於周
而宝之失之季氏奪之皆當合絕而上文直言盜竊宝玉大
弓此文直云得宝玉大弓傳云何以書國宝也喪之書得之
書不見貶之其正言作微辭使若都以重國宝之故而書之
文更無刺譏之義也然則此言微辭其仍與上文共為一事
通義云先王之賜先君之世守失其是以為辱得之是以為
榮故兩餘之也此陽虎陽之也然可言為盜所竊不可言為
盜所歸故但牽得之而已莊子曰春秋以道名分覈集傳失
注不以按孔氏之義其是怕東於何氏微辭意未合
注不以至當除之（旧疏云）王注云無以合信天子或廢諸侯皆絕今

知不復絕之故以得之當陳故也杜氏云弓玉書之分竝得
之是以為榮失之是以為辱故書而書之義亦通於此
注以寫至蒙上[illegible]校勘記出知得例不蒙上云鄭本下有月
字誤本皆脫疏云不蒙上月按經熙本有月字上八年冬下
年月知[illegible]為盜[illegible]寫宮玉大弓不月故此亦不蒙上四月文矣
穀梁傳惡得之得之堤下或曰陽虎以解寫也左傳陽虎歸
宮玉大弓之年不言得之故云孔氏據左氏為說

六月葬鄭敬公

六月葬鄭敬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注）欲伐魯也善魯能卻難早故為次而
去（疏）杜云五氏晉地大事表云亦曰寒氏十年傳午以其結
七十人門于衛西門曰請報寒氏之役即此今直隸廣
平府邯鄲縣有五氏城一統志五氏城在廣平府邯鄲縣西
按日氏云欲伐魯則五氏如晉地矣
注欲伐至而去○旧疏云知欲伐魯其西以直去其次上下
更無起文乃與莊十年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
于乘丘之文同故知西欲伐魯也故彼傳云其言次于郎何
伐也我能敗之故言次也是也彼注云此解本所以不言伐
言次意也二國終止次未成于伐魯即能敗宋師齊師罷而
去故不言伐言次也明國君當陳於衛當遠魯微弱深見犯
至於近邑賴能速勝之故云尔所以陳內故是其為次云欲
伐魯善其卻難早之文釋文作卻難云亦作卻解詁箋云文
十年林之子蔡侯次于厥貉解詁魯恐故出刺微弱也當為一
例劉氏蓋用杜氏說以五氏為晉地無邯鄲去魯絕遠魯何
為恐之而出以刺微弱也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注）月者類答之舍齊侯欲執定公故不
易（疏）注月者至不易○正以平例月時下十一年冬及鄭平
是也此月故解云齊侯欲執定公事詳下注解詁箋云
月者魯資在齊晉欲藉齊晉以襲國上齊衛次五氏是也
魯汲汲與齊平故不易按不易謂不使易也莊十三年冬公
會齊侯盟于柯侍何以不日易也注易猶使易也相親信無
後患之辭此下類答之舍齊侯欲執定公故不為易辭也宣

十五年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注月此去年不易明也年者
去年月經齊平注月此刺内盜之也皆為有為也齊來告晉
合於晉盜在齊晉受盟

夏公會齊侯于頰谷（疏）左氏作夾谷杜云即祝其水經注淮水
蓋游水又北逕祝其縣故城西春秋經
書公會齊侯于夾谷左傳定十年公及齊平會于祝其實夾
谷也服虔云地二名王莽更之猶亭縣矣有夾谷濟南志
注引服又云東海祝其縣是也大事表云田以濟南淄川縣
西南三十里有夾山上有夾谷臺為定公會齊侯處按齊
魯兩君相會不應去齊都如此之近去魯都如此之遠今泰安府
萊蕪縣有夾谷峪名勝志以為萊兵劫魯侯處應劭之顧
氏炎武杜解補正云萊人萊蕪縣杜解及史記服虔注皆云
東祝其今淮安之贛榆遠矣也水經注萊蕪縣回城在萊蕪
谷當路阻絕兩山間道由南北門舊說云齊靈公滅萊萊民
播流此谷邑居萊蕪故曰萊蕪禹貢所謂萊夷也夾谷之會
齊侯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宣尼稱夷不亂華是也則會于
此地故得有萊人非召之東萊千里之外也又日知錄云今
史濟川有夾谷山在濟南淄川縣西南三十
里舊名祝其山其陽即齊魯會盟之處蘇秦說齊於此水經
注萊水出般陽縣西南甲山是以甲山為夾山也而萊蕪縣
志又以夾谷在縣南三十里據此泰縣尚未知所據然齊魯
之境西在萊蕪東至淄川則已入齊地可能二說俱通沈
氏欽韓云一統志夾谷峪在泰安府萊蕪縣南三十里又
云夾谷山在海州贛榆縣西五十里此本寰宇記而以
春秋之夾谷在海州北為是云祝其漢縣在贛榆縣西五十
里知夾谷宜在此地按齊魯將會宜執兩國竟上胡為遠至
海濱洋之祝其不為即傳之祝其當從顧氏為允按顧氏自
錄尚未實指所在杜解補正定從在萊蕪故沈氏依而用之

夏公至自頰谷（注）上年平為頰谷之會不易故月致地此頰谷之
會齊侯作侏儒之樂欲以執定公孔子曰匹夫而熒惑於諸侯
者誅於是誅侏儒首足異處齊侯大懼曲節從教得意故致

也（疏）穀梁注致地至致地也○鄭本侏儒下侏儒二字又故致地鄭
本作故致地按從鄭本鄭本同當從之莊六年注云
公與一國出會盟得意致地此上年為月為頰谷之會不易
不得意可知今而特致地故解之頰谷之會定曲節從教旧

疏云家語及晏子春秋文也穀梁傳類谷之會孔子相事兩
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
上不盡一等而歸視手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為來
為命司馬止之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
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送二三子為獨率我
而入夷狄之俗何為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
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事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
歸鄆讙龜陰之田者是為此也左傳犂弥言於齊侯曰孔丘
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于齊侯從之孔
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廢夷之俗以兵劫之如齊
君所以命諸侯也廢不謀夏夷不執華俗不干盟兵不偃好
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
遽辟之史記齊世家與魯定公好會夾谷犂鉏曰孔丘知禮
而怯請會令萊人為樂因執魯君可得志景公害孔丘相魯
惧其霸故從犂鉏之計方會進樂萊孔子歷階上使有司執
萊人斬之以禮讓景公景公慙乃歸魯侵地以謝孔子世家
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為戲
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階曰匹夫而熒惑諸侯罪當
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于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
歸而大恐就語五魯定公之時與齊侯會于夾谷孔子行相

事兩君升壇兩相舞下兩相欲揖君臣之禮濟濟修于齊人
鼓譟而起欲執魯公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言謂齊侯
曰兩君合好以禮相率以樂相化臣聞嘉樂不野合犧象之
舞不下堂夷狄之民何來為命司馬請止之定公曰諾齊侯
逡巡而避席曰寡人之過退而自責大夫罷會齊人使優旃
儒于魯公之幕下儆戲欲候魯君之隙以執定公孔子歎曰
君厚臣當死使司馬行法斬于首足異門而出漢書陳湯
傳車騎將軍評嘉右將軍王商以為春秋夾谷之會優施笑
君孔子誅之後漢書陳禪傳昔齊魯為夾谷之會齊作侏儒
之樂仲尼誅之又性好傳昔仲尼誓相誅齊之侏儒手足異
門而出故能威震從國反其侵地按陳湯傳曰皆用公羊
說其穀梁左傳史記就語與公羊詳略互見蓋皆傳聞之異
也

晉趙鞅帥師圍衛

齊人來歸運讙龜陰田（疏）杜云三邑皆汶陽田泰山博物北有
龜山大事表博物為今之泰安府龜
山在新泰縣之西南泗水縣之東北與泰安府境相接一統
志龜山在泰安府新泰縣西南四十里山之南即兗州府四

水經注汶水篇：汶水自鄒而東，濟波注焉，東南流，徑龜陰之龜田山，左傳郑然一十五里，昔夫子傷政道之陵遲，故望山而懷操，故琴操有龜山操，山北即龜陰之田也。春秋齊人來歸龜陰之田，是也。史記注引服虔云：三田汶陽田也，龜山名，陰之田得其田不得其山也。韓詩外傳引孔子作佳，地理志引讙作鄆，說文亦作鄆。歸其侵還所取之物之謂。禮記樂記義云：子貪而歸之。孟子盡心云：久假而不歸，是謂還之義也。

齊人曷為來歸運讙龜陰田（注）

據齊嘗取魯邑（疏）注據齊嘗取魯邑○田鄆云齊取元年六月齊人取濟西田，哀八年齊人取讙及僤之文也是

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注）

孔子仕魯，政事行乎季孫，三月之中不見違，過是違之也，不言政行乎定公者，政在季氏之家（疏）舊疏云：孔子家語亦有此言者，以家語言之，孔子於定公十年時是年為司空，既為大夫，故有於行於季孫之義。孔子世家曰：定公九年季氏使人召孔子，其後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前年云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事也。趙注：行可，冀可行道也，魯卿季桓子秉國之政，孔子仕之，冀可得因之行道。注孔子至之也○左傳哀十四年傳與其遺也，不教人，注違而得也，後漢書朱暉傳注遺失也，廣雅釋詁遺餘也，言有所失，故云不得也。注不言至之家○孟子萬章云：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趙注：行可，冀可行道也，魯卿季桓子秉國之政，孔子仕之，冀可得因之行道也。按世家季桓子使人召孔子，孔子往，子路不說，止孔子然亦卒不行，是孔子雖仕季氏，如孟子所言即謂仕於定公也，季氏執政，故曰於季桓子，故此傳曰於季孫三月不違也。

齊人為是來歸之（注）

齊侯自頰谷會歸，謂晏子曰：寡人獲過於魯侯，如之何？晏子曰：君子謝過以質，小人謝過以文。齊嘗侵魯四邑，請皆還之。歸濟西田不言來，此其言來，以臣絕魯不應復得，故從外來，常文，與齊人來歸衛寶同。夫子雖欲不

依違之詞去之而義益長矣刘意以上注類答之會致地此注
謝過一節須刪去按孔子誅侏儒事左穀史記新序並載其
事則當時容或有之孔子不必藉此威齊而齊人之歸田而
未嘗不因此得之因無損其德乎吾人固不敢置君危地而
免阨之來亦吾人所不能預禁者有不如此而不可去儒礼
記儒行鷙蟲撥搏不程勇者引重者不程其力疏此喻艱難
之事言儒者見艱難之事遇則行之不豫度量也此實為暴
虐之事而得為儒者實自違也若夷吾之會孔子欲斬齊之
侏儒是也旧疏云言此違之驗者欲對上傳云孔子行乎季
孫三月不違文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疏齊乘郈城在東阿州東三十
六里水經注無鹽縣之郈鄉
城郈即昭伯之故邑定十二年叔孫氏墮郈今其城無南面
一統志在東平州南四十里是也通義云郈費皆西邑不聽
其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費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訛本同
羊正本作費字與二家異賈氏不云公羊曰費者蓋文不備
或所見異也異者秋異文異云謹案左氏傳明云秋復圍郈

穀梁亦作郈自當以郈字為正且郈邑屬叔孫氏故圍郈叔
孫為主費邑屬季氏義有事于費帥師者當為季氏不當獨
任叔孫也以是知公羊作費或傳寫之誤

宋崇世心出奔費疏旧疏云世字亦有作泄字者故賈氏言字
左氏穀梁作大字校勘記云唐石經訛本
同按礼記檀弓泄柳唐石經作世柳

宋公子池出奔陳疏釋文池左氏作地校勘記云唐石經訛本
同鄭本奔作[illegible]莽按池與地皆从也得聲
於古讀若它莊子大宗師蕩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釋
文池本亦作地崔同顧氏炎武唐韻正五支池古音駝亦並
地古音陀陳第曰詩地在斯干韻禍與今音同及讀離騷屈
原橘賦頤以過韻地讀平聲正叶陀字楊雄羽獵賦亦同此
例按斯干九章以地風似議羅而子禍二字可不入韻不當
以此証其為今音也閩監毛本誤以釋文池左氏作地為注
誤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鞌疏左氏穀梁鞌作安甫旧疏云賈
氏不云公羊作曰鞌者亦是文

不備鼓舞經有亦有作浦字此差得略云安甫公并作韋父

叔孫州仇如齊

宋公之弟辰暨宋仲佗石彄出奔陳（注）復出宋此惡仲佗悉欲
帥國人去故牽國言之公子池案此心石彄從之皆是也辰
言暨此明仲佗彄與俱出也三大夫出不月此牽國危亦見
矣（疏）左氏經脫下宋字
注復出至言之○旧疏云如此注此正決昭二十年宋
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不重言宋向甯也左傳公子地出奔
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曰是我廷吾兄也吾以國人
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則以欲帥國人
出為辰事不可因於公羊也
注公子至是也○下十一年云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出
公子陳入于蕭以報皆出惡之科也又案此心自書入于蕭
注不言報此從報君報可知
注辰言至出也○隱元年傳暨伏暨之也及我欲之暨不得

已也是則辰為不得已從仲佗等出矣旧疏云知此辰彄之
此正以莊三十二年公子牙昭元年招之居以其有罪皆去
弟以貶之今不去弟故知仲佗從之矣穀梁注云辰為佗所
彄故曰暨用何氏義釋文從作彄華鈔本作彄是也通義云
佗彄起意而辰序上此說加暨又序下嫌辰全無罪矣義或
然也
注三大至見矣○昭二十年冬十月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
陳注月此危三大夫同時出奔將為國家患明當防之此亦
三大夫出奔不月故解之國大夫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池自陳入于蕭以
報（注）石復言宋此仲佗此本牽國已明矣辰言及此後汲汲當
生重（疏）注石復至明矣○旧疏云以奔時言牽宋仲佗是其
牽國人去已明矣是以此經不復言宋也
注辰言至生重○隱元年傳及我汲汲又云及我欲之明上
奔為不得已故為暨此報為辰汲汲故變暨言及旧疏云言
當生重此惡其母弟之親而汲汲于報故當合生重於疏此
通義云胡康侯曰出奔陳則稱暨入于蕭以報則稱及及此

不得已之辭得已而不已也夫事君者可貴可賤可殺而
不可使為私今不得已而種於吾國我之可也得已而不已
而果於叛君則吾首從之別其罪一施之

夏四月

秋宋樂世心自雪入于蕭（注）不言叛者從叛臣叛可知（疏）注不言至
可知○決上宋公之本辰□□以下自陳入于蕭以叛故也

冬及鄭平（疏）楚鍾論條相之孔子仕于魯前仕三月及齊平後
仕三月及鄭平務以遠安德近而綏遠當此之時
魯無敵國之難鄰境之患隱臣變節而忠順故季桓子隱其
都城大國畏義而今好齊人來歸鄆讙龜隱之田

叔還如鄭蒞盟（疏）按勘記云閩監毛本同唐石經蜀大字本蒞
作莅鄭本作□澄一从艸一从水此今并為
蒞非通義云年六年侵鄭之怨也說平之後逆終春秋未
嘗相犯故特與莅盟大為大信詞

十有二年春蒞伯定卒（注）不日月者子無道當廢之而以為後
未至三年見弒危京社稷宗廟禍端在定故略之（疏）注不日至略之
釋文弒作殺云音試四疏曰所見世小國卒例去日月略之
十年夏四月丁巳蒞伯穀卒之屬是也今不日月故解之
而未三年失寵見弒此即下十三年蒞弒其君比是也知失
寵者以其稱國以弒故也又十八年莒弒其君庶其侍稱國
以弒比寵弒君之辭注一人弒君國中人人盡喜故舉國以
明失寵當生絕也例皆時者略之也然則此亦宜日月而不
日月亦略辭也按勘記云解云禍端在定亦有作生是也今
解從定按蒞弒其君比即在定十三年則此作定為也定
當從是今按禍端在定即謂禍端在定之當廢不廢也不必
改是定

夏葬蒞公（寰）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疏）穀梁傳墮物取也注隱臣事隱遷皆其
得之故云墮之物取也墮如訓取言今但毀其城則郈永屬
己若更取邑於他然後說云何休難云當言取不言墮實壞
可長取於訓詁鄭君如此釋之則范注皆釋鄭廢疾語此本
脫去釋廢疾曰毋字皆誤作范注矣刘氏逢祿難云夫子辨

家邑之制為此陰也若叔孫討陰臣安得為于春秋是也通
義云學助曰毀全陰之陰但損之水經注汶水為汶水自桃
鄉四分其左二水双流西南至無塩之廊鄉城魯叔孫昭伯
之坟邑也禍及闕離矣春秋定十二年叔孫氏陰廊今其城
無雨雨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季孫於仲孫何忌帥師陰費曷為帥師陰廊帥師陰費（注）据城
費（疏）注据城費○見襄七年

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疏）史記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
年五十六由大司寇拜相事誅魯
大夫私政北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
行北別于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
之以歸續漢五行志注引風俗通劭曰孔子拜魯司寇非常
卿也拜僭濫之端消纖介之漸從政三月愛人喜境邑門不
圖好收悅希侵地內蕭三桓之威是其事也通義云再言三
月不違者前据為中都宰時此据為司空時也四疏云上十

年傳云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以此言之三月之好違之
明矣故上有注云定公貪而愛之好此違之驗此傳復言之
此定十年（家語）時孔子從邑宰為司空十一年又從司空為
司寇則為司空時為季孫所重齊人遂懼來歸四邑及作司
寇時拜行相事國無姦民誅少正卯政化大行季孫重之
復不違三月是以作傳文言其事矣按此三月羔狀語語雍
也篇曰四也大心三月不違仁至三月言其久耳不必僅三
月不違也

曰家不藏甲（疏）禮記禮運云冕弁兵革藏于私家孔禮也是為
魯君洋為田將陰傳春秋之誼家不藏甲所以
抑臣威損私力也

邑無百雉之城（疏）禮記坊記云都城不過百雉注雉度名也高
一丈長三丈為雉百雉為長三百丈方五百
步

於是帥師陰廊帥師陰費（注）廊叔孫氏所食邑費季氏所食邑
二大夫宰吏數叛患之以問孔子孔子曰陰臣執國名采長

數報此生邑有城池之國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孫氏說其
言而墮之故君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書此善定公任大
臣復古制弱臣勢也不書去甲此舉墮城為重（疏）注二大臣
惠之○即
上十年秋孫姒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秋叔孫姒仇仲孫何
忌帥師圍費又照十三年叔弓帥師圍費之屬是也按左傳
厚記弟蒯公山弗狃等以費叛侵犯以郈叛等事明二邑大
夫數叛也故惠之
注以問至墮之○旧疏云春秋說及史記皆有此言按孔子
世家云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
百雉之城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
季孫將墮費公山弗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孔子命申句
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進之二子奔齊遂墮費是其事
也
注故君至其言○論語寒問篇文
注為此至勢也
注而為重為重○旧疏云以傳云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

明其兼從二事而特舉墮城不為去家之甲此舉重故也必
知去甲亦合為此正以成元年三月作其甲為之於經明知
去甲亦合為矣

雉此何五板而堵（注）八尺曰板堵凡四十尺（疏）校勘記云毛詩
小雅鄭箋引而
作為下而雉因
注八尺弘孔氏曰板四旧疏云八尺曰版此韓詩外傳文校
勘云背作內傳傳注版作板背從此說文木部載下段注云
古築墻先引繩營其廣輪方制之正詩其繩則直是也繩直
則豎也楨幹題曰楨植于兩頭之長杙也壽曰榦植于兩邊
之長杙也而後橫施板于兩邊幹內以繩束幹實土築之一
板設則屋繁而上詩曰編版以載是也何注八尺曰板堵凡
四十尺用武禮韓詩也鄭箋詩引此傳為釋之曰雉長三丈
則版六尺自用其說也

五堵而雉（注）二百尺（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訛本因詩鴻雁正
義引王愆期公羊云訛傳皆以為雉
長三丈堵長一丈疑五誤當為三

百雉而城（注）二萬尺凡周十一里三十三步二尺公侯之制也

礼天子千雉蓋受百雉之城十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天子

周城讖侯軒城軒城北鉄南面以受過也（疏）注二萬至制也○旧疏云公侯

方百雉者秋說文也古北六尺為步三百步為里計一里有

千八百丈十里即有萬八千尺更以一里三十三步二尺為

二千尺通前為二萬尺也故云二萬尺凡周十一里三十三

步二尺也按坊記注以長三丈為雉百雉為長三百丈方五

百步子男之城方五里百雉北此謂大都三分之一与河注

絶雉然如鄭說則百雉之城不及二里未免過僅左傳疏引

異義戴礼說及韓詩說八尺為板五板為堵五堵為雉板度

二尺積高五板為一丈五堵為雉雉長丈古周礼左氏說

一丈為板二度二尺五板為堵一堵之墻高丈長丈三堵為

雉一雉之墻長三丈高一丈以度其長此用其長以度其高

北用其高也何說雉積與韓詩說合惟此未及板之度其高

詩疏引異義周礼說雉長三丈高一丈韓詩說五板為堵五

堵為雉鄭辨之云左氏傳說鄭莊公事未殷居京城祭仲曰

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

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如制也古之雉制古傳各不得其

詳今以左氏說鄭伯之城方五里積千五百步也大都三國

之一則五百步也五百步為百雉則知雉五步五步於度長

三丈則雉長三丈也雉之度量於是定可知矣按如左傳則

大都三國之一即得百雉正合大夫之正制曰孔子何為言邑

長百雉之城陸郈陸費郈如其合制郈費大夫有辭以對聖

人如能違礼為之耶典命疏引書三逸傳曰古北百里之國

九里之城元或疑于周礼匠人營國方九里謂天子之城方

今大國与之周如也然大國七里次國五里小國三里之城

為近可也或北天子實十二里之城班侯大國九里次國七

里小國五里如是鄭自兩解不定隱公元年祭仲云都城不

過百雉大都三之一是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矣此賈

服杜君等与鄭一解也典命注云公之城方蓋九里侯伯之

城蓋方七里子男之城蓋方五里鄭又云鄭伯之城方七里

大都三之一方七百步實過百雉矣而云都城不過百雉牽

子男小國之大都以驗京城之大其實鄭之大都過百雉矣

又是天子十二里而言也按鄭為兩解北以匠人營國方九

里據天子而言則公宜七里侯伯宜五里子男宜三里以典

命國家宮室以命數為節則公九命當九里侯伯也命當七

里子男五命當五里詩失雅文王有声箋云築城伊域適与

注天子至軒城○旧疏曰云者按說文引學記引白虎通云
天子曰崇城言崇高也諸侯曰干城言干城不敢自專
於天子也干城即軒城言義通軒城闕一面即不敢自專之
義
注軒城至缺也○說文𩫖部𩫖缺也古者城闕其南方謂之
之𩫖段注云闕之義同缺缺引如此之單此庄軒城出闕南
面以受送也按毛詩出其東門傳闉曲城也闍城臺也城內
上有臺謂之闍閑友特直不諸静女所謂城隅也天子諸城
門有台故𩫖序雜事云天子庄堤閼𨷲之中是也闉門宮
十五年傳之堤之即邑城台言牟詩緇傳司馬子反登闉而
窺宋城即堤也亦即說文之𨷲之樓上戶也𨷲樓台高處可以
眺望故曰鄭氏注侯國無南城門其三面皆有城之諸有台
故子家語云左城闕皆是也闕即𩫖缺為缺二面有台南
方特無故曰缺物折毀之缺南方也戶故六曰軒縣洋水之
缺於方者為下乎天子也毛詩之闕乃𩫖之誤傳為家𩫖
之闕語此無毛詩傳疏引此所觀謂之闕說文闕門觀毒謂
釋之謂矣毛詩傳曰嘉城而見闕美中之曰登高而見於城
闕即謂城門上闕而見觀闕之闕也南方亦有城垣但無台
示不如如旧疏所云不能射垣以係字也旧疏又云旧古城
無台此其善但非子設者如是於吾修旧疏射時未必春秋

古城仍存存此且後代小城旧四門不必重全其台城樓此 六右 一五
蓋即缺之遺象與
秋大雩（注）不能信用孔子至降度（疏）注不能至降度○旧疏云
齊人所得田共一事也　謂三月之後違之於此變
冬十月癸亥公會晉侯盟于黃包氏慎言云十月無癸亥據厤
當為九月之二十八日時厤不
閏六月故十月有癸亥下又有十一月丙寅朔是當時於十
一月後方置閏也左氏穀梁作齊侯春秋異文箋云公羊作
晉侯方言之誤據劉氏云唐石經誤本同其作晉誤也宋時
注云晉齊北公羊作晉侯誤據古本晉字涅說謂晉于字者
齊說未安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注）是後齊殺其君比晉弑宗之書
射之于朝殺以報（疏）亞行晉劉歆以為十月二日楚鄭分賊
氏壽叢據是年正月庚午朔大二月庚
子朔小三月己巳朔大四月己亥朔小五月戊辰朔大六月
丁卯朔大七月丁酉朔小八月丙寅朔大九月丙申朔小十

月乙丑朔二日丙寅
注是後是以叛。●薛弒君比于十三年冬晉荀寅士吉射叛
六國時以諸侯晉荀寅士吉射叛其弒君之前而後言之
而以弒君之要故先後以應之而後志焉十二年此
十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後晉三大夫以
邑叛薛弒其君楚滅頓胡越敗吳衛逐世子

公至月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注)成仲孫氏邑圍成月又致此
天子不親征下士諸侯不親征叛邑公親圍成成不能服不能
以一國爲家其免蔑從他國來故危錄之矣號注成仲孫氏
邑曰說文邑
郕郕孟氏邑所治今春秋傳皆作成郕所古今字也左傳
昭七年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杜云成孟氏邑此
年左傳云將墮成公斂處父曰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
門注成在魯北境故按孟氏邑之成爲桓桂郕國之郕也讓
五年衛師入郕又十二年郕伯來奔傳云十四年左傳曾蔡
郕霍文之昭也諸從邑作郕而許於郕下不云桓桂之國此

孟許所據古氏郕成字互易不可以今所據說許也盛之革
郕國之字作盛或𨛜爲姬國姓之正字郕爲孟氏邑之正字
也古郕國在兗州府汶上縣北二十里故郕城是也之成者此
近杞也之
注國(成)圍至叛邑曰圍例時莊十二年楚子圍鄭是也此書
月嫌譏之又莊二十七年注云凡公出生致在內不致此
在內而致故并原譏之舊疏云天子不親征下土公羊
說云一國叛王自征之若四國皆叛安得四王而征也是其
義也桓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傳云其言從王伐鄭
何從王正也彼注云美其得正義也故以從王征伐錄之按
則天子不親征下土而美之此直是美諸侯之得正於自不
言桓王伐鄭之義故彼注又云蓋起時天子微弱諸侯背叛
莫肯從王者征伐以善三國之君獨能尊天子死節稱人
者刺王者也天下之君匪內之主當秉綱撮要而親自用兵
故見其微弱僅能從微者不能從諸侯[illegible]也按何氏
彼注即天子不親征下土之義也王制云諸侯賜弓矢然後
征明諸侯有罪天子當命方伯討之也諸侯不親征叛邑此
舊疏云正以諸侯於天下亦宜以國爲家如天子之有天下
也而不能全服親自征之故不見禮爲春秋所刺也沈氏欽
韓云當之此所以知公而惡失衆命者也穆勤記出下士云

閔宮毛傳同案大字本士作土此本疏中引注亦作土當
據正
注云載至錫之○按助記載也危能之云當本傳文
毛本同鄭本下有矣字考文古本同本堂
也案閔二年盂之役也我時未生十二月公薨閔公又不
能服之以就國閔亦不克和共以為沒伯國未又四月以
危之也崩之事注以二年一周及狄土同兵沒云不致不沒云
致狄也狄不陽云陽云狄
也案閔公傳文也
封沒曰昭國閔不自兵亡也不以告
物而有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瑕(疏)是也春秋傳文
也案瑕作暇
夏單伯(疏)大事表云伯字衍文
如(疏)水經注焦水又東西徑酇城南古傳所謂鮑叔
牧食酇(疏)國也案相隨曰洛北有鮑邨三字有水音國
云利
秦晉(疏)大事表云鮑城在陝州南府肥縣東南十八里注
大蒐于比(疏)蒐上有車字注云三年大簡車徒結誓之
事蒐又脫八年蒐于紅傳同以書之義又以書之義也蓋皆沿舊
辭文仍大慶云孝又仍舊

邾子來朝(疏)大事表云即今兗州府鄒縣也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疏)大事表云即今太原府
晉陽縣
齊侯衛侯鄭伯(疏)閔二年鄭伯開
次于聶北(疏)大事表云聶北在今直隸大名府南
冬公會齊侯宋公(疏)大事表云即今歸德府寧陵縣
城北
于洮(疏)大事表云即今山東曹州府定陶縣東南
謀伐晉也(疏)大事表云即今直隸廣平府
十有四年春城(疏)大事表云即今山東兗州府泗水縣
東北
中城(疏)大事表云即今山東兗州府汶上縣西南
夏四月(疏)大事表云即今直隸廣平府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疏)大事表云即今太原府
晉陽縣
齊侯衛侯鄭伯(疏)閔二年鄭伯開
次于聶北(疏)大事表云即今直隸大名府南
冬公會齊侯宋公(疏)大事表云即今歸德府寧陵縣
城北
于洮(疏)大事表云即今山東曹州府定陶縣東南
謀伐晉也(疏)大事表云即今直隸廣平府
十有四年春城(疏)大事表云即今山東兗州府泗水縣
東北
中城(疏)大事表云即今山東兗州府汶上縣西南
夏四月(疏)大事表云即今直隸廣平府

為公何弟與衛輒府又諸物衛將封邦此後乃于晉趙疏衛
為狄所滅其從渡河遷于河內殺虜要屬于晉者蓋無及
字此及彼文也釋文不言者義無及字知諸所見本無矣
荀寅士吉射曰佳約鞏等九有皆從無為言反也通義云晉
陽趙氏之私邑朝歌寅吉射之私邑也寅自國出奔其私邑
而春秋不言出奔反與趙鞅由從同以入言之故唯君有國
臣不專地荀寅私邑以叛即與入其邑同誅

晉趙鞅歸于晉此叛也其言歸何(注)據叛與出入惡因(疏)叛注據
至惡因○解十五年陳侯吳歸注云出入無惡此上已書叛明
出入惡矣今此反書歸故難之
以地正國也(注)年以井田言殺故言以地(疏)注所疏云趙鞅以井
田之兵逐君側之
惡人故云以地正國也義本於傳此叛也其言歸何也貴
其以地反也貴其以地反則是其利也非大利也許悔過也
許悔過則何以言叛也以地正國也注此謂晉陽也蓋以晉
陽之兵逐正國也
注年以至以地○解定元年有千乘之國注云十井為一乘是
也按十井八十家賦甚一乘以魯頌及司馬法計為乘三

十人也
其以地正國奈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
寅與士吉射者曷為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
為以叛言之無君命也(注)無君命者操兵鄉國故初謂之叛後
知其意欲逐君側之惡人故錄其釋兵書歸赦之君子誅意
不誅事(疏)晉陽之甲○以邑中甲逐之(疏)注無
君至誅事○哀三年疏引作為得而赦之赦其匡引疏曰甚
心晉陽以兵甲兵故不得不言叛實以驅惡而安君則釋兵
不得不言歸君子於善惡必著之義由疏云君子之人探誅
其但誅其意義在為難原不誅其事者重乎心然以趙鞅意
實正逆但以特兵鄉國而罪其以君子私書歸以赦之故曰誅
意不誅事也

要人楊東侍春秋趙鞅以晉陽之甲逐君側之惡以傳曰陳
君之惡唯力是視皆取其義為說通義云時荀寅士吉射作
亂攻趙氏趙鞅奔晉陽興師以拒二子君為之逐荀士而復
鞅其復有君命故以歸言之其出無君命故以叛言之然出
歸北戎與使無惡也所以趙大叛為以地正國明雖逐惡人
苟無君命不免為叛鞅自以與寅吉射情有曲直而春秋之
誅壹施之此臣逆之大防也後世篇高宇文之請狀託名清
君側之惡為義所出唯春秋之教不明而亂臣賊子不知所
惧也董仲舒曰天子受命于天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
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諸所受命者其皆天也天
子不能奉天之命則廢而稱公王比之後是也公侯不能奉
天子之命則名絕而不得就信衛侯朝是也子不奉父命則
有伯討之罪衛世子蒯聵是也臣不奉君命雖善以叛言晉
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是也妾不奉君之命則勝如先至比也
妾不奉夫之命則絕夫不言及是也解詁箋云傳例言復歸
此出惡歸無惡歸此出入無惡趙鞅荀寅士吉射皆亂賊故
上入邑以叛同文趙鞅挾君挈惡尤甚故變文以起之曰歸
此著其以清君側為名出入則不能著其為善詞也歸此出
入無惡其出也入邑以叛其入也必挾君以令故反與以出
入無惡之文此變例之正例與趙盾復見同義最顯[illegible]敬

之則當以出惡歸無惡之文出復歸也按趙世家晉定公十
四年范中行作亂明年春簡子謂邯鄲大夫午曰歸我衛士
五百家吾將置之晉陽午許諾歸而其父先不聽信之趙鞅
捕午因之晉陽乃告邯鄲人曰我私有誅午也諸君欲誰立
逆敕午前寅前告射與午善謀作亂十月范中行氏伐趙鞅
鞅奔晉陽晉人圍之十一月荀誅韓不信魏哆奉公命伐范
中行氏不克范中行氏反伐公公擊之范中行敗走奔朝歌
韓魏以趙氏為請十二月趙鞅入絳盟于公宮孔子聞趙簡
子不請晉君而執邯鄲午保晉陽故出春秋曰趙鞅以晉陽
畔是亦以其無君命故也又云定公十八年簡子圍范中行
氏于朝歌中行文子奔邯鄲二十一年簡子拔邯鄲中行文
子奔衛柏人簡子又圍柏人中行文子范昭子奔齊按史記
所載范氏之本傳以事而論趙鞅與韓魏相比同以私怨逐荀
范荀范遍陷孔又有伐公之罪故趙鞅雖惡然其歸也有君
命昭知晉君之命即韓魏挾所之命然後奉君命春秋即
以權屬君故[illegible]其不奉君命也則曰叛其奉君命也則曰
歸皆君抑臣皆綱紀於一線而已
注晉陽至逐之○本傳注云晉陽趙鞅邑按趙衰始封于溫
故文五年傳趙衰稱溫季其封晉陽不知何代

薛弒其君比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疏）禮記檀弓云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注木當為朱春秋作戍衛公叔文子之子定公十四年奔魯正義引世本云衛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拔生朱朱戍古音同部得通也

衛趙陽出奔宋（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閩監本同毛本陽誤楊（疏）鈔疏同解云穀梁與此同左氏作衛趙陽宋也杜云陽趙黶孫疏引世本云趙黶生子由並生昭子舉舉生趙陽並即黶也按左傳以陽為成說之世本當從左氏作衛此及穀梁並同因上年秋有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之文故誤衛為晉毛本又誤陽為鞅鞅已得于晉後有奔宋事也甚混略云衛公年作晉按今穀梁並作晉

三月辛巳（疏）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誤也古穀皆作二月唐石經元刻作三月後磨改去上一畫經義述聞云三當為二左氏穀梁並作二按杜預長曆是年二月己未朔辛巳二十三日也若三月則戊子朔不得有辛巳矣釋文但云公子佗人二傳作公孫佗人牂二傳作牂而不言三月二傳作二月則此傳亦作二月可知唐石經擠誤二為三是其慎言之二月為辛巳月之二十三日

楚公子結陳公子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注）不別以歸何因此明楚陳以滅人為重頓子以不死位為重（疏）左氏穀梁作公孫佗人唐石經佗字人旁磨改旧疏云左氏穀梁皆作頓字牂字要氏不注文不備按牂牄音近誤說文羊部牂从羊爿聲倉部牄从倉爿聲皆以爿得聲也○鄂本牂誤牄蜀大字本誤牄

注不別立為重○旧疏云正以上四年滅沈以沈子嘉歸亦年以許男斯歸之屬其上文皆直一國大夫而已是以其經言以歸不嫌不別今此經上載二國其下直言以歸似嫌非詳備之義是以解之明楚陳以滅人為重其二國之卿擅相滅猶其過已深假言歸楚不足顯陳之罪假言歸陳不足滅楚之惡故也以滅人為重也頓子以不死位為重其祖誼位之禮當合死位頓子不死其過已深故假書言歸于楚乎故頓子以不死位為重也按襄六年傳國滅君死之正也故

注云然不言所得略也

夏衛北宮結來奔

公羊義疏十之五

何氏解詁

向容陳立學

五月於越敗吳于醉李（注）月比為下卒也（疏）釋文醉李本又作檇洋也地理志會稽郡由拳鄉故就李鄉吳越戰地應劭曰古之醉李也大事表云今嘉興府治嘉興縣南四十里有醉李城向踐敗闔廬處此時屬吳吳越春秋以向踐隔吳後夫差增封其地至此然則與闔廬戰時檇李就為吳地杜氏道興吳國南百四十里與越分境吳伐越之子禦之于檇李則今嘉興府之地也古檇李城在今浙江嘉興府嘉興縣南四十里古氏穀梁作檇李杜云檇李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說文木部檇以木有所接也春秋傳曰越敗吳于檇李史記吳世家越王向踐迎擊之檇李集解檇音醉賈逵曰檇李越地洋也地理志敗之檇李師古曰檇音醉越絕書語兒鄉故越界名曰就李吳疆越地以為戰地至于此解亭向踐更就李為語兒鄉洪氏欽辨謂就李即檇李也嘉興府志檇李城在秀水縣西南七十里按就檇辨皆方音之轉

注月比為下卒也○隱六年注戰例時偏戰日詐戰月此兩

夷相敗宜略於訛夏不合月今此出月故云為下卒出也吳
子光卒月此實十二年吳子乘卒注云卒皆不日吳遠於楚
是也

吳子光卒（疏）越絕書吳內傳吳人敗于就李吳之戰地敗此言
越之伐吳未戰吳闔廬卒敗而去也卒此闔廬死
也左傳吳伐越越子句踐御之陳于檇李大敗之靈浮姑以
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于陘去檇李七里通
義云越汸曰吳林云君雖卒於好不地

公會齊侯于衛侯于堅（疏）釋文堅本或又作擊音章左氏作章
按穀梁亦作章易暎六四章羊悔亡
子夏傳章作擊是章堅擊音義同杜云戴郡黎陽縣東北有
章城大事表云路史內黃西南三十里有故章城今在內黃
之西南濬縣之北二縣本連壤內黃今屬河南彰德府濬縣
屬衛輝府一統志章城在衛輝府濬縣北十八里水經注洪
水為洪水東北經桂人山東章城西春秋公會齊侯衛侯于
章是也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疏）馬氏鈞宗璉左傳補注云鄭元曰今甄城
西南五十里有桃城或謂之洮按洮城
宋滅曹為宋地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疏）通義云黃道周曰歸脤而不齊日月河
也其來此遠矣紀事此則不當紀賜此
則不親為之紀時事脤說文作祳知注周禮地官掌蜃列作
蜃

石尚此何天子之士也（注）天子上士以名氏通（疏）注天子至氏
通○周禮大
宗伯疏云石尚天子之上士故稱名氏言來此自得之辭歸
此不反之稱伯疏云行直言天子之士而知上士此河氏以為
春秋之例天子上士以名氏通中士以官錄下士略稱人今
此經為其名氏故知之穀梁傳其辭石尚士也河以知其士
也天子之大夫不名杜云石尚天子之士石氏尚名釋例王
之上卿皆書爵大夫書字元士中士稱名刻夏石尚是也下
士稱人公會王人是也伯疏云何氏意必知例然此正以傳
云石尚此何天子之士隱元年傳云寧此何官也唯此河名
也易為以官氏寧士也僖八年傳云王人此河微此也易為
序乎訛信之上先王命也然則以此三處之傳言之則知單

名將官不以名氏通單稱王人云然不以名見故隱元年注
云天子之上士以名氏通中士以官錄下士略稱人是也
社以上士中士稱名氏

脤者何俎實也（注）實俎肉也（疏）周禮掌蜃云祭祀共蜃器之蜃凡
注飾祭器之屬也鬯人職曰凡
四方山川用蜃器春秋定十四年秋天王使石尚來歸蜃之
云器以蜃飾因名焉鄭司農云蜃可以白器令色白彼疏云
注引左氏云石尚來歸蜃是年以為宜社之肉以蜃器而盛
肉故名肉為蜃是祭社之器為蜃也按周禮直云蜃器之蜃不
言社宜社為蜃故鄭氏據諸祭器明社稷宗廟四望山
川皆同故引鬯人文而證蜃器可以飾物祭器皆用之因謂
祭器為蜃也鄭氏注鬯人凡山川四方用蜃則又云蜃
畫為蜃形蚌曰含漿尊之象則不與於宗注不同蓋各為文
故說不定也今三傳本皆作脤公羊傳云俎實穀梁傳亦云
脤脤者何俎實也祭肉也即何注云實俎肉也則脤即俎中
肉今以脤為下社大宗伯云行人得脤以交諸侯之福是也
不云宜社之肉異義肉禮職大宗伯疏引異義左氏說脤社
祭之肉盛之以蜃故成十三年左傳成子受脤于社注脤宜
社之肉則以為宜社之肉此左氏說也然後傳因成子受脤于
社故云脤宜社之肉因社肉亦謂之脤也按脤者為宜社之
肉也
注實俎肉也〇說文俎禮俎也从半肉在且上詩大雅傳
乃為高俎注俎者所以薦肉一切經音義引字書俎肉几也
士冠禮[illegible]注羞於鑊曰亨在鼎曰升在俎曰載故謂實為
俎肉也〇解曰以俎實字[illegible]

腥曰脤熟曰燔（注）禮諸侯朝天子助祭於宗廟然後受俎實時
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以譏之（疏）周禮疏引異義左氏說脤
社祭之肉盛之以蜃宗廟
之肉名曰燔知以脤為燔者社廟之器說文示部祳社肉盛
以蜃故謂之脤天子所以親遺同姓春秋傳曰石尚來歸脤
說文多用古文春秋說也又鐇下云宗廟火熟肉春秋傳曰
天子有事鐇焉以饋同姓諸侯周禮大宗伯以脤膰之禮親
兄弟之國鄭注脤膰社稷宗廟之肉以賜同姓之國同福祿
也兄弟有共先王者亦引是經蓋亦左氏說穀梁傳與此
同則今文春秋說也按左傳僖二十四年天子有事[illegible]釋文燔
本亦作膰又作燔唐石經諸本同作燔盧氏文弨考證云燔

疑然字之误故又大祝嘏熟也祷小祥祥获或嘏受云
嘏之肉必灵肝必大祝生肝大祝右传嘏与第二十二年左传与嘏与第二十四年天子有事嘏于
诸侯十四年天子有事嘏于诸侯与嘏与第二十二年左传与嘏与第二十四年天子有事嘏于
诸侯十四年天子有事嘏于诸侯与嘏与第二十二年左传与嘏与第二十四年天子有事嘏于
九年天子使宰孔嘏齐侯与嘏与第二十二年左传与嘏与第二十四年天子有事嘏于
与嘏与嘏与第二十二年左传与嘏与第二十四年天子有事嘏于
注祷祠保至祖宗○注祷祠保至祖宗○注祷祠保至祖宗○注祷祠保至祖宗○
祭於君所得嘏辞如此为自嘏共祖注君不嘏嘏
主流此谓士助祭嘏也若大夫以上助祭者世家等今且郑如孙嘏于大夫则
嘏如以工投史记嘏于大夫则
嘏肉与嘏君之嘏嘏于大夫则
投不脱冕而行必委蛇如与嘏君之嘏嘏于大夫则
时尸与主人主妇祖有司徹之后尸谢主人主妇祖有司徹之后尸谢主人主妇祖有司徹之后尸谢
嘏辞孝子主自持祖妇祖大夫尸
嘏如以工投史记嘏于大夫则
传脱于大夫则
嘏之肉嘏君之嘏嘏于大夫则
嘏之礼可知记所谓冕而祭於君所谓冕而祭於君所谓冕而祭於君所谓冕而祭於君
矣有嘏辞之事诸大祖之主云嘏主妇亦如之

禘祫之前嘏主妇宋(注)主妇至(疏)主妇○注主妇至○正义曰此下祖尸延尾主妇之事○注白虎通谏诤云子谏父臣谏君父虽有道谏诤之义不谏父一作而
子事相谏之义虽有道犹不谏父一作而
父子以恩不谏者也明君臣以义虽有道犹当谏者
为君讳之所不宜也明君臣以义虽有道犹当谏者
过当为虏之隐宜罪谏虏为虏设窗者通
是不之事证祖尸延正

裸将于庙嘏辞毕也祭毕也礼记嘏辞云孝以
明备之义有孝也又曰祭礼嘏以福也明备之义有孝也又曰祭礼嘏以福也
信助祭之助祭之助祭之助祭之助祭之助祭之助祭之助祭之
为宗以顺嘏主道同姓之同姓之同姓之同姓之同姓之同姓之同姓之同姓之
为宗以顺嘏主道同姓之同姓之同姓之同姓之同姓之同姓之同姓之同姓之
言之事盖二王后及有功德
注时君至讯之○正义曰知据云
为异姓记嘏亦
仪天子嘏顺不责及助祭
嘏主妇云或者权制与嘏辞
嘏辞顺责深正义所云

悅則復諫自不避殺如齊高宣怒之徒宮有吉父之義乎今
大子以此之無逆衛侯惡而逐之父無殺己之義意大子懟
而生之諸其二三上下俱失衛侯逐子如母為父之道大子
吉父失為子之義今主此此經此一則訊衛侯之無恩一則
甚大子之不孝故曰子雖見逐無吉父之義若其父大為無
道如敵公出王之數若不興遇必當殺己如此之時宮可得
臨父於惡是以中生不生失至孝之名宜怒奔申無刺訊之
典但衛侯宋時無殺子之意是以蒯聵出奔出民訊之可抄
疏諸其道惟黃備中生左過於天下豈有無父之國遂戴
其不得生之義明矣孔子責黃子小則愛大則豈亦只謂皆
遂其怒耳定四之事書缺有間不得據為典要

衛公孟彄出奔鄭

宋公之弟辰自萊來奔（疏）上十一年出奔陳十一年入于萊以
叛此乃自萊來奔也

大蒐于比蒲（注）譏逐也（疏）注譏逐也○旧疏云大蒐之禮五年
一為若數于此則為而譏逐若緩於
此則出而訊罕上十二年夏已大蒐于比蒲今始一年復行
此禮故曰訊逐也

鄭公子來會公（注）書此非鄭公子會人於鄭也如入人鄭皆脩
朝禮古此諸侯將朝天子必先會間隙之地考成德行一刑
法講禮義正文章習事天子之威仪等京師重法度恐過誤
言公此不愛于庸（疏）注書此至鄭也○旧疏云曲禮下云諸
侯朝見於鄭地曰會今乃會人于鄭故
書而非之通義云杜元凱以為會公于比蒲是也大蒐大閱
公誰出不書國內幸禮者文可知也即鄭言公此乃特訊也
按杜注亦本無以意言耳
注如入至朝禮○桓六年注諸侯相過至竟為假途入鄭必
朝所以崇禮讓絕慢易戒不虞也是則凡入人鄭皆修朝
禮矣杜云會公于比蒲而不用朝禮故曰會按若會于比蒲
僅可出地不能明其國內故訊其不修朝禮也若其好好朝
之有若其好朝則皆如僖二十八年者公朝于王所之例矣
杜說其未嘗
注古此至之地○曲禮下文

注者讀至遇讀。舊疏云謂者稱其讀于奇之其刑法也講
禮義此謂習其禮儀也王制云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
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義亦通於此

注言其至于廟。讀也年因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注不言聘
其此禮聘是之于廟者子謹不敢以正君之禮朝其君且
者質也是則朝觀重於聘而宣言之于廟奏故前二十三年
公及齊侯盟于讀下一年滕侯薛侯來朝注不言朝其此禮朝
宣之於其廟是也遇于穀某某朝其待之其宣朝其沙其年
外也彼注云時其受朝於外故言朝其惡其不受于廟是則
朝聘皆於廟也故禮聘禮云

今此會西據外故言來會其義明不宣之於廟也

城莒父及霄注霄乃也是皆蓋孔子將去大司寇攝相事改代大
行諸侯莫能如此不相歸男女異路道無拾遺齊懼此西帝善鏡

女樂以聞之定公與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當坐淫故論語云
得女樂不書此未以淫受之故深諱其本文三日不朝孔子
於是乎行孔子所以去魯避淫寡難不書故狀不書故諱其事
今此出女樂合于人之居處之家也。疏杜云魯邑太事
表云莒縣以父其莒人注云莒父亦莒縣於宮子莒城此為魯邑即此也
其齊人經者以果父元其章其是也子費為莒以莒即此左
為諸故府莒州地霄其所莒故竟杜云其轄晉助莒氏故懼
而州二邑閭氏魯據四方轄地曰是時晉侯士吉射據朝歌
晉人國之費與齊衛謀救之郭敖其晉臣西將八百里則其
其為晉之西鄰其夏為寧邑生其家密出要亦約略言之其
十統者春秋時有三莒一為國境內邑昭二十六年陰忌奔
莒是也一為魯邑宣十四年齊侯圍于莒是也昭二十年
四其昭二十六年陰桓子請老于莒是也一為魯邑定十四
年城莒父是也惟莒則為莒國之西莒與大事表同山東通
志謂莒縣封在莒州府高密縣東南乃莒子之都而子夏所
宰之莒父也春秋時莒子還於城陽漢封劉章為城陽王置
莒縣即今青州府之莒縣莒父之邑蓋以莒子始封得名也

故此注云蓋也云政化大行粥羔豚者不飾男女長跪遺矣
捨遺此皆家語相魯文也按校勘記出粥羔豚此不飾云此
本及閩監本疏中引注皆作肫豚毛本疏改為肫孔按史記
家語皆作羔豚不飾此但疏引旧說云魯前之時粥羔豚此
皆以飛物飾之自孔子為相此事乃止故曰粥羔豚此不飾
也按世家云與閩國政三月粥羔豚者飾賣男女行此別於
塗塗不捨遺四方之客至乎邑此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是
也齊悍此西事魯世家彼釋文歸以意增之饋女樂以間之
語語微子作歸女樂彼釋文歸如字鄭作饋後漢書蔡邕傳
齊人歸樂孔子於征注引語語作饋文選郭陽上書注引語
語亦作饋並與河鄭本同漢書禮樂志周室大壞桑間濮上
鄭衛宋趙之声並出內則致疾損壽好則亂政偽民功偽因
而飾之以營私富貴之耳月庶人以求利列國以相間故秦
穆遺戎而由余去魯齊人饋魯女樂而孔子行顏注饋亦饋
字引語語作餽饋贊亦饋字也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語
語亦有是語注孔曰桓子季孫斯也使宰不受齊之女樂君
臣相與現之廢朝禮三日孔子行是也
注肯坐淫故始之○旧疏云推是古禮無女樂之文魯人受
之故當坐淫洪之惡去冬以見之按桓六年蔡人殺陳佗傳
陳君則曷為謂之陳佗絕也曷為絕羽淫也之賤也其賤奈

何外淫也是謂侯好淫故絕受女樂差於好淫故於去冬也
冬此四時之名也春秋以天之諸正王之政王此不承天
以制誣會則無法令魯受女樂怠政事故去冬明不能承天
成化也而通義春秋正辭云去冬何也不終也是年也齊歸
女樂季孫受之而孔子行故曰不終曷曰無喪無得其吾登
人與汪至亦未編井嬴其瓶山夫季桓子與通義云去冬此
師說以為齊人歸女樂之貴也魯君臣受之三日不朝雖諱
而制其事之繫于冬故去冬以起之史記曰定公十四年齊
人遺魯君女樂文馬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
為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
曰魯今且郊如致膳於大夫則吾猶可止云且郊此謂明年
春當郊宜受女樂在是冬之証
注歸女至不書○校勘記出故深諱其本文云閩監毛本同
誤也鄂本蜀大字本文作文屬不讀當據正按此與莊二十
三年書公如齊觀周義彼注云觀社此觀祭社諱淫言觀社
此與親鄰同義彼注大惡不可言故諱以觀社小惡書此亦
諱淫故去冬以起劉氏逢祿諸語述何云解齊人歸女樂章
云定公十四年齊人歸女樂春秋不書此內大惡諱定哀
多微詞也故唯去冬以明聖功之不終也是也旧疏云阴嬰
匠害雖可為物不為此正以其獲麟之後漢諸門之命而制

春秋乃自因之印云已之本出而傳如崇之故書國之人慕
知所由其書之印是附於燈校近於福忠是以雖我國家
之詐倚何出於經孔子亦為之故曰附燈近害雖不書
物不書以之以內害書女崇雖不為詐亦不書為其附燈遠
害我謂書女崇可不詳也
注或說是象也口四疏云孔子自書春秋而於王命失謹
避之心違府害之義是不使春秋正王命孔子因之遂存
以設以為王此之法空用其臣故曰如書用我此書月則可
三年乃有成王也又春秋之法口接柳傳違於洋時乃著作
帝王命（一字）以傳之有接或說或是其未無時季翔書國史
臣使彰華未必歸無著國要者於帝董四疏春秋之說下仍
是疑或說也蓋王命之屬孔子作春秋秋義未必不使春秋
已有此例乏末合說矣

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郊安子來朝（疏）通義云月此為下錄郊牛之變是也正以朝例時故

鼷鼠食郊牛之角改卜牛易為不言其所食（注）據食角（疏）注據食角

○印成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
角乃免牛是也

漫也（注）漫此編食其身者不致也与齊牛氏為重復齊食此內
其甚矣錄內不言其是也（疏）注漫此至致也曰義是得不致其大者注云不致最大故
天其最甚疏今牛體編食不致之累其根動記云郊牛閱
學來同廣不經之本漫作曼按釋文作漫也
注漫此編食其身口到如黃帝蕩漫言曰釋文漫散也多選
卅承賦指東西之漫二注漫之多廣濟之貌也漫者楊雄傳
為其泰曼滌而不可知注曼滌不分別貌牛身編為鼠傳散
漫無際故曰漫也說文新曼引也洋書禮樂志世曼壽師古注
本作曼是也說文段氏樹其年義云漫即曼字廣不經之
曰曼延也是曼有延及之義故曰曼衍莊子齊物論篇目之
以曼衍是也六曰曼羨多選封禪文詢滿曼羨是也去字本
此作曼以水言之則從水作漫猶以艸言之則從艸作蔓
也詩野有蔓草傳蔓延也此經不言所食此蓋初食雖出之
處而其傳蔓延不能知其初食之處故曰曼也何氏謂編食
其身於義為未盡得楊雄傳為其泰曼漣而不可知即此曼
字之義楊何云編食其身即由包有曼延之義因作文作

漫是漫散意故嘗是其身編食之象
淫災不重敬也○穀梁傳不敬莫大焉注定公不敬最大故
天災最甚疏今牛体編食不敬之罪大也五行志中之上定
公十五年正月龜鼠食郊牛牛死刘向以為定公知季氏逐
昭公舉惡如彼親用孔子為夷吾之舍齊人使侏儒鄭讙亂
陰之田至德如此反用季桓子淫於女樂而退孔子無道甚
矣詩曰人而無仪不死何為是當五月定公薨牛死之應也
京房易傳曰子不子鼠食其郊牛[illegible]傳曰經義雜記云孔
記牛曰一元大武說文牛大牲也故牛死為定公薨之象以
示不能誅賊臣而用吾人也
注不牽至甚矣○四疏云春秋之義悉皆牽重食死並不
故解之食在死前[illegible]食其以食牲於死故對重以為復矣
所以為內災甚之也
注餘內至是也○即襄九年春宋火傳云大北曰災小北曰
火無則內何以不言火內不言火北甚之也注春秋以內為
天下法郊作者先自克責故小有火如大有災也此牛死復
牽食狀以甚之狀彼義也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韶歸疏包氏慎言云二月出辛丑
月之五十九日上四年洪

滅洪注云宋哀滅例曰定公承熙君之後有強臣之仇故有
滅則危懼之為定公戒也四疏曰僖二十六年楚人滅隱西
[illegible]民[illegible]注不月北略夷狄滅微國也昭三十年冬十二月吳滅
徐[illegible]民[illegible]注至此乃月北所見世餘姓夷狄滅小國也此亦所
見世夷狄滅小國而當日北從滅洪例也

夏五月辛亥郊注疏包氏慎言云五月出辛亥月之朔日
易為以夏五月郊注據魯郊正當卜春三正也又善牲不過三
月疏注據魯至正也○成十七年傳郊用正月上辛注魯郊
特卜春三正月言正月北因見百王正所當用也僖三
十一年注云魯郊我正故卜三卜吉即用之而吉則充牲北
是其魯中郊特卜春三正義也四疏云何氏也知然北正以
哀元年傳云穀梁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夏四月郊不
時五月郊不時之文也
注善牲不過三月○宣三年傳帝牲在于滌三月注滌宮名
養帝牲三牢之處也謂之滌北取其廣滌案清三牢北各主
一月取三月一時足以充其天牲祀記祭[illegible]云帝牛必在滌
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異也正月郊牛死應即

一 酒若亭牛五月乙酉 卜 三月跟矣

三卜王逢也(注)逢特也正卜者三月而告復特卜夏三月

五月酒二告牧五月 卜也為曰再三漬之則不告不酒矣事

酒考牧不當為也石牽卜牧言特卜夏之西也也知酒告牲

西以往有卜也若其不告告乃免牲或言乃免牛乃

石禽卜矣知也二告牧以往三十一侍三卜祀也三卜祀

祀求告之逢三往三祓注云三卜也是也酒二告乃石為事之義合此五月而卜

牧知酒二告也似祀特言(加氏匡求)云卜筮古北若婚同用

三也三易洪範云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卜

注卜筮各三人大卜掌三兆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各

一人筮則掌三易也各一人占之不言卜筮者三人占以為一人

三人注以為掌五兆也兆龜坼也是也兆者灼龜發於火

玉兆亭燕頊之兆原兆亭燕之兆原兆有四因之兆此三卜

太卜又云掌三易之注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各一人其占之兆

卜筮同一龜三卜各異文(加氏匡求)卜筮三卜者三人各卜一卜也

二告也通義云告卜牧五月卜牛牧五月酒牛牧五月卜牛牧

左沒(加氏匡求)卜牛牧五月酒牛牧契文以字卜辭又以字卜五月

酒之以字卜五月卜辛卜五月卜辛酒告卜五月卜辛酒告

是之正義文年春事酒四月卜辛酒告卜五月卜辛酒告

月卜辛酒告卜五月卜辛酒告是酒告時也五月卜辛酒告

者之牧是石牧石時也五月卜辛酒告卜五月卜辛酒告

方社之末牧石方也亳社之末牧石方也亳社之末牧石方也

之社九月卜辛酒牧石方也亳社之末牧石方也亳社之末

酒也注以十二月卜辛卜五月卜辛酒告卜五月卜辛酒告

卜二月上辛祈石洋以二月卜辛卜三月上辛祈石洋以二月卜辛卜三月上辛

也祈祠曰祈卜一辛而三也祈祠曰祈卜一辛而三也祈祠曰祈卜一辛而三

卜文侑三十一年冬十一年冬十一年冬十一年冬十一年冬十一年冬

祓石為祓岡牛死至三月祓石為祓岡牛死至三月祓石為祓岡牛死至三月

月未卜五月上辛酒告祓卜之月未卜五月上辛酒告祓卜之月未卜五月上辛酒告

注為曰至為也之為蒙象文(加氏匡求)引鄭注云第五和向則

告之以事蒙不罪也罪也三隅相況以反解而笙牲此勤師而功

實學牲云樂也漬笙物合男而酒之而酒告以利慕

而酒事是也按四卜五卜時再三漬也按中二侍皆云也祀

旧疏云：引之者，欲道魯人瀆卜，故五月戊郊之月而得書也。是邑豈厭之不瀆告其所圖之書也，故也郊之義乃赤子請問師之事義，故言皆以況之。今此乃卜也，而引其邑皇道同之何僞，其不得其事，故謂不得其事之宜，卯五月郊天是也。雖其執不肯為謂書也，舍以事之善惡為本，郊戊其月雖書亦不得為何也，而以豈邑厭之不瀆告其書也，故也是矣。盛是也。

注不卒至可知。旧疏云：正以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云三卜。今此直言五月辛亥郊，不卒卜，其正以言郊，則知卜書所爰從可知。

壬申公薨于高寢（疏）

包氏慎言云：五月無壬申，月之二十二日。杜云：高寢，宮名，不於露寢，失其正。胡氏培翬燕寢考云：左傳魯有楚宮，魯有周宮，皆是隱意所欲為之，不在燕寢之數者。之高寢者亦似此。按說苑修文云：春秋曰壬申公薨于高寢。傳曰：高寢者，正寢也。曷為或言高寢，或言路寢？曰：諸侯三寢，一曰高寢，二曰左路寢，三曰右路寢。高寢者，始封君之寢也。二路寢者，繼體之君寢也。其二何？曰：子不居父之寢，故二寢。繼體之君世世不可居高祖之寢，故有高寢，名曰高也。路寢其立奉之高寢之中，路寢左右。然則天子之寢奈何？曰：亦三。承明繼體守文之君之寢曰左右之路寢，謂之承明，何曰承明堂之後者也。故天子諸侯三寢立，而名實正，父子之義，尊卑之事，別大小之德異矣。揭以高寢為正寢，同傳均無此義，不知子政何據。豈集傳曰：非正也。其前左氏無傳，何氏（莊三十二年）注國君（九）者，其正並亦以路寢之居於刑氏所云與。云天子諸侯皆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父居高寢，子居路寢，與刑子政義亦同。

鄭軒達帥師伐宋（疏）

釋文：軒達，左氏作罕達。

齊侯衛侯次于籧篨（疏）

旧疏云：左氏作蘧挐字，賈氏無說，文不條也。按勘記云：唐石經、閩本申同，監毛本籧誤蘧，疏同。唐文經曰：左氏經作渠篨，傳作蘧挐。按蘧蘧渠篨挐音義皆通。左氏成八年傳有渠卯，子亦作集。上注：渠卯，邑名。其地有蘧里。因學紀聞云：崔駰西征賦云舞遷渠之。文選注引此作蘧篨，可証。杜云：宋地，蓋梁國睢陽。云左氏作蘧。按唐石經左氏哀九年亦作渠篨，石經公羊作籧篨也。旧疏云：上九年齊侯衛侯次于五氏，注云：欲伐晉也，善晉能卻難早，故書次而不諱。此則今此亦無故者，文不注，而賈氏云欲救宋，善其郤也，其義與何氏異。或者九年之次以其無起文，故解為欲伐晉。今此上有軒達伐宋之文，下即云齊侯衛侯次于籧篨，此則知欲救宋明矣。不注之者，從可知省文。按何氏之

言来而5月贾氏同
御史子来奔丧甚言来奔丧何(注) 据会葬以礼书归含且赗不
言来(疏)注据会葬以礼书曰文元年天王使叔服来会葬传
(疏)其言来会葬何会葬礼也
注归含至言来曰文五年王使荣叔归含且赗是也
奔丧非礼也(注) 但解奔丧者明言来者常文不为早晚施也礼
天子崩诸侯奔丧会葬诸侯薨有服者奔丧无服者会葬御
者与会者服故以为礼者礼有不书者三兵死压死溺死(疏)
姓与同氏异杜云诸侯奔丧非礼也不别同姓异姓
注但解至说也○隐元年传曰言来者不及事也明言来者
有新议此自如常文言来而为早晚施但解奔丧非礼难之
事亦非礼也释名释丧制云奔丧也有急变奔赴之也郑
氏丧名故以奔言之
注礼天子至非葬书曰 礼记疏引异义公羊说诸侯之丧远大
夫弔君会葬左氏说诸侯之丧士弔大夫会葬文襄之伯令
大夫弔卿共葬事谨案周礼无会葬事知不相会葬从左氏
义郑驳云考其当周初千八百国国皆数葬会葬列土封
疆桓要所守何能万国之君义墓同姓同盟者有会葬礼也
故左传卫侯来会葬无讥文隐元年彼传文云诸侯五月
而葬同盟至是也通义云会葬亦当遣大夫而已异义曰公
羊说同盟诸侯薨君会葬其夫人薨君夫人会葬是其不达国
政而常在路也 按同盟诸侯不得适当以其不达国政而常
在疆奔丧者谓有服者言则奔丧之国亦仅矣无服者会葬
亦必同姓之国也郑异与异说非同姓又[?]甥舅之亲其
姻亚是无服也故以非礼书
注礼有至溺死曰旧疏云春秋说文释文厌作压厌死于甲反
礼记檀弓云死而不弔者三畏厌溺郑注畏者人或以非罪
攻己己不能有以说之死之者孔子畏于匡是厌者行止危
险之中下溺者不乘桥船通典引卢植注云畏者兵刃所杀
也又引王肃云犹以犯法狱死谓之畏臧氏琳经义杂记
云盖如所说则肃谓犯法狱死谓之畏古不有非罪而死
缧绁之中者乎故异乎郑实乎旧义按畏死之说当主二注
均胜郑义三者皆谓死于非命者孟子尽心云莫非命也顺
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

也桓桓武也如西命也王氏厚祐犯注猶死也武也西若
左傳纏綿不為犯注矣盧氏玩之明經義所謂執陳矣勇非
者也杜均時冰西命也白序通喪服云有不手三日而入居
子常懷恐懼深思遠慮故不手也杜云畏厥咎也畏也兵死也禮子問
曰大夫加于身去伴物傷即君不居士不反器不得為臣稅
之尸有不浮服稅之域之是也喪服小殤功殤重者大夫之昆弟為既葬大夫
也為之長殤重典引禮記為庶子為姊妹之長殤重典注云姊妹
當殤服之又According to 禮喪大夫之姊妹三十而嫁大夫之姊妹殤杜閔本疑畏厥咎也畏也兵死也禮子問
曰大夫加于身去伴物傷即君不居士不反器不得為臣稅
之尸有不浮服稅之域之是也喪服小殤功殤重者大夫之昆弟為既葬大夫之子為庶子為姊妹之長殤重典引禮記為庶子為姊妹
當殤服之又According to 禮喪大夫之姊妹三十而嫁大夫之姊妹殤杜閔本疑
乎杜服而降於成人矣杜云殤此三事之外皆死不
得成人矣乎出杜服二十而嫁女
者子琴瑟御於君所之謂也注曰奇嫡之適而適繫之娣女
何乎申言杜云言嫡而繫以娣(兄)嗜由宗
魯是失禮死此而不乎必
成仁能而不乎又而乎
人矣此三事而引之杜
氏因論奇喪奇等廣論
及乎孔尒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疏)注日書姒氏惜言云此月書壬申月之二十三
如氏此姒氏至喜子○杜如氏歿墨仲氏
注如氏至喜子○杜如記出前之云此年同譏此卒作宝
公當據而如往逆生而如氏相女杜以犯為夏陽如
歸也不稱主人知為喜歿墨侍喜辭也哀之甲也

仍叔不稱主人(注)摘甲以子婁○隱元年仲
為婚夫人風風是也杜據
為君稱夫人此也杜據
京師君也(注)未踰年不稱公(疏)注未踰年不稱公○文九年侍
云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為父母王六禮諸侯於母
三年為王母王六禮諸侯於母
居之心而一日奔君喪(疏)注為其以此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
奔君則注君喪稱子踰年即位六禮諸侯於母
公也踰年稱公六禮諸侯於母
信自稱稱子也踰年稱公未踰年未食為君稱未得遭喪之

母魯之末失妄者於猶故因其可正而正之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注）是後衛蒯聵犯父命登敖蔡侯申齊陳乞弑其君舍（疏）臧氏壽考推是年正月癸未朔小二月壬子朔大閏月壬午朔小三月辛亥朔大四月辛巳朔小五月庚戌朔大六月庚辰朔

注是後定君舍○衛蒯聵犯父命即哀三年晉趙鞅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是也登敖蔡侯申見哀四年齊陳乞弑其君舍見哀六年五行志下之下十五年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為扇其柳周室大壞夷狄主中夏之象也明年諸侯果累累從楚而圍蔡蔡侯齊陳乞弑其君而立陽生孔子終不用皆與何氏所占詳略互見也刘歆以為六月晉趙鞅也

九月滕子來會葬（疏）上注云無服故會葬故不發死禮傳也通義云不發傳此與奔喪同死禮可知范云邾滕魯之屬國近則來奔遠則來會葬於長帥之喪同之王此者死禮皆以會葬死禮死只羊義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先葬比年日下昃乃先葬（注）昃日西也易曰日中則昃是也下昃蓋晡時（疏）校勘記出日下昃云宋本閩本同監毛本昃改晨此據釋文注及疏同按釋文唐石經作昃穀梁傳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先葬喪不以制也乃急辭也不足乎日之辭也按庶人葬不為雨止死而諸侯禮也穀梁作日下稷漢隸字原所載靈台碑日稷不夏郁閔頌卯昔日稷今維惠勤贊風利碑乾乾日稷皆與穀梁合昃稷音義同故當為中候握河紀至于日稷運衡為退候至于下稷考河命為至于下稷鄭注稷讀曰側按白虎通謹為引春秋曰丁巳葬戊午日下側乃克葬明祖葬而有謹也作側與鄭氏為緯注合伏琛齊地記云齊城西門側系水出故曰稷門是側稷音義亦近側此不正之謂日過中則不正故曰側與[illegible]與[illegible]側說文作厢在日部以日一人声其正字也昃是皆係体側取其義也稷段借也按九月丁巳為[illegible]九日戊午月之十日也

注昃日至晡時○易傳作彖辭也彼云日中則昃月盈則食鄭注云皆有体已無常盛見旧疏只羊問答云問昃日西也何也曰孟喜周易章句一厢在日西方時側也問又曰下昃蓋

晡時則也日出而作入而息三辰旣朗四中旣正流金鑠石則火星中而寒暑退羊脂虎
漫漫南方日至於悲谷是謂朝夕之中宵中星虛昏旦中星婺女此日之永晝夜參分
昏明之際以正仲冬之月日短極於虛昏旦中星牽牛此日之短晝夜參分昏明之際
以正仲夏之月日長極於東井與輿鬼流火七月昏中則旦復西行謂之回周日星
天也

辛巳葬定姒（疏）定姒文公之妃不稱小君○正以書葬○莊三十二年冬十月乙酉
文公薨閏月葬我小君文姜（注）據不稱小君○正以書葬也

定姒何以不書葬（注）據不稱小君不書葬也（疏）文公之妃有定姒有敬嬴有
聲姜有穆姜有哀姜有齊歸有出姜有風己有繆姜有成風有敬歸有僖負羈妻有
季隗有趙姬有伯姬有杞伯姬有叔姬有鄫季姬有邾婁定姒有小君之稱敬嬴有
小君之稱聲姜有小君之稱穆姜有小君之稱哀姜有小君之稱齊歸有小君之稱
出姜有小君之稱風己有小君之稱繆姜有小君之稱成風有小君之稱敬歸有小
君之稱僖負羈妻有小君之稱季隗有小君之稱趙姬有小君之稱伯姬有小君之
稱杞伯姬有小君之稱叔姬有小君之稱鄫季姬有小君之稱邾婁定姒有小君之
稱其不稱小君不書葬也（疏）正以書葬知不稱小君不書葬也

定姒何以不書葬（注）據不稱小君不書葬也（疏）正以書葬知不稱小君不書
葬也是以隱二年傳夫人子氏薨不言葬桓六年傳夫人子氏薨不言葬莊二十四年
傳夫人姜氏薨不言葬僖九年傳夫人姜氏薨不言葬文十五年傳夫人姜氏薨不言
葬成風不言葬敬嬴不言葬聲姜不言葬穆姜不言葬哀姜不言葬齊歸不言葬出
姜不言葬風己不言葬繆姜不言葬成風不言葬敬歸不言葬僖負羈妻不言葬季
隗不言葬趙姬不言葬伯姬不言葬杞伯姬不言葬叔姬不言葬鄫季姬不言葬邾
婁定姒不言葬其不稱小君不書葬明矣

定姒何以不書葬（注）據不稱小君不書葬也（疏）正以書葬知不稱小君不書
葬也是以隱二年傳夫人子氏薨不言葬桓六年傳夫人子氏薨不言葬莊二十四年
傳夫人姜氏薨不言葬僖九年傳夫人姜氏薨不言葬文十五年傳夫人姜氏薨不言
葬成風不言葬敬嬴不言葬聲姜不言葬穆姜不言葬哀姜不言葬齊歸不言葬出
姜不言葬風己不言葬繆姜不言葬成風不言葬敬歸不言葬僖負羈妻不言葬季
隗不言葬趙姬不言葬伯姬不言葬杞伯姬不言葬叔姬不言葬鄫季姬不言葬邾
婁定姒不言葬其不稱小君不書葬明矣

未踰年之君也（注）哀未踰年而正其即位（疏）未踰年之君也○正以哀姜未踰年而已君矣故傳小號云儀禮喪服之序大
夫為其妻也次民彤為父後故為其母也次為女子出嫁反在兄弟之下為父後故為其母也次為女子出嫁反在兄弟之下為
君卒應為母大功號云今在下承重故總是為君及為父子
於喪母之喪降不在年數為母大功號云今在下承重故總是為君及為父子
為母九月喪祭祀凡吉禮則大祥祭訖即吉祭祀凡吉禮則大祥祭訖即吉
喜不祀謂數閏故不盡為周不盡為周
夫人姜氏薨慢不成文禮則遍舉之喪以（不周數則當為周
日卒矣

未踰年之君也（注）哀未踰年而正其即位（疏）未踰年之君也○正以哀姜未踰年而已君矣故傳小號云儀禮喪服之序大
夫為其妻也次民彤為父後故為其母也次為女子出嫁反在兄弟之下為父後故為其母也次為女子出嫁反在兄弟之下為
君卒應為母大功號云今在下承重故總是為君及為父子
於喪母之喪降不在年數為母大功號云今在下承重故總是為君及為父子
為母九月喪祭祀凡吉禮則大祥祭訖即吉祭祀凡吉禮則大祥祭訖即吉
喜不祀謂數閏故不盡為周不盡為周
夫人姜氏薨慢不成文禮則遍舉之喪以（不周數則當為周
日卒矣

未踰年之君也（注）哀未踰年而正其即位（疏）未踰年之君也○正以哀姜未踰年而已君矣故傳小號云儀禮喪服之序大
夫為其妻也次民彤為父後故為其母也次為女子出嫁反在兄弟之下為父後故為其母也次為女子出嫁反在兄弟之下為
君卒應為母大功號云今在下承重故總是為君及為父子
於喪母之喪降不在年數為母大功號云今在下承重故總是為君及為父子
為母九月喪祭祀凡吉禮則大祥祭訖即吉祭祀凡吉禮則大祥祭訖即吉
喜不祀謂數閏故不盡為周不盡為周
夫人姜氏薨慢不成文禮則遍舉之喪以（不周數則當為周
日卒矣

未踰年之君也（注）哀未踰年而正其即位（疏）未踰年之君也○正以哀姜未踰年而已君矣故傳小號云儀禮喪服之序大
夫為其妻也次民彤為父後故為其母也次為女子出嫁反在兄弟之下為父後故為其母也次為女子出嫁反在兄弟之下為
君卒應為母大功號云今在下承重故總是為君及為父子
於喪母之喪降不在年數為母大功號云今在下承重故總是為君及為父子
為母九月喪祭祀凡吉禮則大祥祭訖即吉祭祀凡吉禮則大祥祭訖即吉
喜不祀謂數閏故不盡為周不盡為周
夫人姜氏薨慢不成文禮則遍舉之喪以（不周數則當為周
日卒矣

未踰年之君也（注）哀未踰年而正其即位（疏）未踰年之君也○正以哀姜未踰年而已君矣故傳小號云儀禮喪服之序大
夫為其妻也次民彤為父後故為其母也次為女子出嫁反在兄弟之下為父後故為其母也次為女子出嫁反在兄弟之下為
君卒應為母大功號云今在下承重故總是為君及為父子
於喪母之喪降不在年數為母大功號云今在下承重故總是為君及為父子
為母九月喪祭祀凡吉禮則大祥祭訖即吉祭祀凡吉禮則大祥祭訖即吉
喜不祀謂數閏故不盡為周不盡為周
夫人姜氏薨慢不成文禮則遍舉之喪以（不周數則當為周
日卒矣

未踰年之君也（注）哀未踰年而正其即位（疏）未踰年之君也○正以哀姜未踰年而已君矣故傳小號云儀禮喪服之序大
夫為其妻也次民彤為父後故為其母也次為女子出嫁反在兄弟之下為父後故為其母也次為女子出嫁反在兄弟之下為
君卒應為母大功號云今在下承重故總是為君及為父子
於喪母之喪降不在年數為母大功號云今在下承重故總是為君及為父子
為母九月喪祭祀凡吉禮則大祥祭訖即吉祭祀凡吉禮則大祥祭訖即吉
喜不祀謂數閏故不盡為周不盡為周
夫人姜氏薨慢不成文禮則遍舉之喪以（不周數則當為周
日卒矣

妾母不得援号同于常礼相例也月按彼記云曾子問曰並
有喪如之何之先何後注並謂父母並親同此疏並謂父母
也親同此祖父母及世叔兄弟明妾母与父不得云並也鄭
又云同此月同死然下皆言葬事明葬前皆然不必泥同月
也故記又云死子白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礼
也自廼及葬不奠行葬不哀次及葬奠而後辭於殯遂脩葬
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礼也鄭注不奠務於當葬此不哀次
輕於在殯此殯豈為哀辭於寢謂告將葬啟期也何氏據而
引之故但云其奠也其虞也而正謂廼如父母喪在殯先葬
母時從廼母殯之後及葬柩欲出之前唯設母之廼殯之奠
朝廟之奠及祖奠遣奠而已不於殯宮為父設奠其母殯未
廼之先朝夕奠哀次之則先父後母与後日之虞祭同也故
正義引皇氏曰葬是奪情故從輕此為首奠是奪着故今重
無此居先也又引鄭志崇精問曰葬母亦朝廟耳其虞父与
母同日再日乎焦氏答曰婦未廟見不朝廟耳內翌戒云至
后之喪朝廟則為亡歸也是母喪亦朝廟也虞當異日也
是也又喪服小記云父母之喪偕先葬此不虞祔其待後事其
葬服齊衰注偕俱也謂同月並同日死也先葬此母也引曾
子問曰葬先輕而後重又曰反葬奠而後辭於殯遂修葬事
其虞也先重而後輕待後事謂如此也其葬服斬衰此喪之

隆衰宜從重也假令父死在前月而同月葬狀服斬衰不變
服也言其葬服斬衰則虞祔各以其服矣及練祥皆然卒事
反重服然則並沒則先葬母葬母既竟不即虞祔而更修葬
父之礼為虞祔稍飾父喪在殯未忍為故云待後事後事謂
葬父也雖喪母仍服斬衰以父未葬不合變斬服也然則為
母虞祔練祥皆齊衰矣卒事之日即反服重也故引周
續之喪服答問云葬奠之礼何先何後答曰父母之喪偕其
葬也先輕而後重其虞也先重而後輕葬服斬衰又喪服小
記云除喪此先重此易服此易輕此注謂大喪既虞卒哭而
遣小喪也其易喪服男子易乎帶女子易乎首正義重謂男
首經女要經男重首女重要凡所重此有除無變所以卒哭
不變以輕服至無小祥無除其重也謂練男子除乎首婦人
除乎帶是也若先遣重喪後葬遣輕服喪變先此輕則謂男
子要婦人首也謂先遣斬衰虞卒哭已變葛經大小如齊衰
之麻若又遣齊衰之喪齊衰要首皆牡麻牡麻則重於葛服
宜從重而男不變首女不易要以其所重故也但以麻易男
要女首是所輕故也男子易乎帶婦人易乎首若未虞卒哭
則後喪不能變也喪服小記又云斬衰之葛与齊衰之麻同
齊衰之葛与大功之麻同麻同皆兼服之注皆此皆上二事
也並服之謂服麻又服葛也男子則經上服之葛帶下服之

麻婦人則絰下服之麻因自帶其故帶也所謂易服易輕者
也葛服之文主於男子正義此一節明前遭重喪後遭輕喪
麻葛兼服之義斬衰既虞受服之葛首絰要帶与齊衰初喪
麻絰帶同絰則俱七寸五分寸之一帶則俱五寸二十五分
寸之十九齊衰受服之葛与大功初死之麻同絰俱五寸二
十五分寸之十九帶俱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葛服
之故謂斬衰既虞遭齊衰初喪男子則要服齊衰之麻
帶首服斬衰之葛絰婦人則首服齊衰之麻絰要仍斬衰
之麻帶婦人上下皆麻故此以前文云易服者易輕者
云男子首重則要輕也是男子易要帶不易首絰故云則絰
上服之葛帶下服之麻也婦人絰下服之麻因自帶其故帶
前故以下服初死故服下服之麻故權云婦人不葛帶也
前服受服之時不變葛仍服前麻帶故云帶其故帶也葛服
之重於男子故言婦人絰帶俱麻今經云麻葛兼服之故云
主於男子也又雜記云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
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注說於是也除服謂祥祭之
服也卒事既祭反喪服之後死者之服又云雖諸父昆弟
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
服卒事反喪服注雖有親之大喪猶為輕服者除骨肉之
恩也唯君之喪不除私服故曾子問云大夫士有私喪可以

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
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是有君服其父母私服皆不得除也如殤長中除在緦小功者亦除
除服問云緦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
殤之服緦小功者不變下文云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為大功之葛雜
記又云如三年之喪則既顈其練祥皆行注言今之喪既服
顈乃為前三年者變除而練祥祭也此主謂先有父母之喪而
今又喪長子者其先有長子之服今又喪父母其禮亦然
然則言未沒喪者已練祥矣疏云依禮父在不為長子三
年今云先有長子之服今又喪父母者庾氏熊氏並云有
父於後也皆庶子今又喪母不得並祥父也庾氏又云後喪
既顈前喪練祥皆行若後喪既殯得為前喪虞祔也顈即葛
謂既虞受服之後也知雜記前文之未沒喪是練後祥前也
此並有喪除服之節也間傳云斬衰之喪遭齊衰之喪輕
者包重者特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齊衰之喪既虞卒哭
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鄭注輕者包者齊衰之麻以包斬
衰之葛謂男子帶婦人絰也重者宜主於當謂男子之絰婦
人之帶特其葛不變之也射慈云斬衰既葬衰裳六升男子
絰帶易以葛婦人首絰易以葛要帶故麻但就五分
十一稍小之亦依遭母及伯叔兄弟之喪齊衰其為母要以
四升布為要帶謂之包言包斬衰帶也絰斬衰之葛絰謂之

為大功以上本服並為之喪服而降又為之除也

重比主於首也婦人易首經以麻亦謂之包帶斬衰之麻帶
謂之特姐喪既葬服上毋服亦外之衰裳男子帶上服之葛
帶婦人經上服之葛經也若斬衰既練後遭大功之喪麻葛
重謂斬衰既練男子除首經婦人除要經男子唯有要帶
婦人唯有首經是其第也今遭大功之喪男子首空著大功
麻經婦人要空著大功麻帶男子又以大功麻帶易練之葛
帶婦人又以大功麻經易練之葛經是重麻也既虞卒哭男
子帶其練之故葛帶首著姐之葛經婦人練經其練之故葛
經著姐之葛帶是謂之重葛無則檀弓所謂婦人不葛帶也
謂齊斬之婦人也其齊衰之喪則既虞卒哭遭大功之
喪則麻葛兼服之兼犹而也謂齊衰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
易換輕於男子則大功麻帶易齊衰之葛帶其首服犹服齊
衰葛經是首有葛要有麻故云麻葛兼服矣李据男子言婦
人則首服大功之麻經要服齊衰之麻帶上下俱麻不得云
麻葛兼服之也服內問云小功無變也注無所變於大功齊
衰之服不用輕累重也又云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經
其緦小功之經因其和葛帶緦之麻不變小功每之葛小功之
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為稅謂小功以下之喪不合變易
三年喪之練冠其姐之練冠亦不得易也此衰以服妾
母之喪依禮經止緦則不得變又在三月以內其無服所稅

變易可知矣

冬城漆（疏）杜云漆邾庶其邑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大事表云
今在兗州府鄒縣北馬氏宗璉左傳補注云即國
志山陽南平陽有漆亭穎容釋例云漆邾之田邑凡邑有宗
廟先君之廟曰都漆有邾貞先君之廟是亦邾之大都故魯
得漆而遂都之彼依左氏曰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邑
曰築都曰城傳為說也

第十九冊

十一之一至十一之四

公羊義疏十一之一

何氏解詁

句容陳立學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哀公第十一（疏）按勘記云唐經石哀公第十二卷第十一魯世家空公本子將立是為哀公注引世本將亦作蔣壽樂疏云又公名蔣定公之子靜王三十六年即位十四年西狩獲麟春秋經矣二十七年囊謹曰哀周書謹法蔡仁短桓曰哀左傳釋文哀公名蔣定公之子差夫人定姒所生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杞子陳侯陀侯許男圍蔡（注）陀微國稱侯北本爵俱侯土地見侵削故微尔許男北戎也前許男於見滅以歸今戎復見北自復於不死位自復無要文此滅以歸可知（疏）注陀微至微尔○旧疏云正以入春秋以來不稱爵大夫名氏不可見經故知其微隱四年傳云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此微國而稱侯故須解

之也言本爵俱侯故謂其初封之時與齊晉之屬俱稱侯今
為小國故但以土地見侯制故也知此得襄乃得稱侯如勝
侯薛侯之類故正以勝薛入桓為之後或稱勝子或稱薛伯
故知隱篇稱侯由朝新王得襄今此隱侯一無善行可襄二
無稱伯子男處故知本爵為侯也杜云隱世服於楚不通中
國吳之入楚服王莽隱：人兄之卒復楚國楚人德之使列
於諸侯故得見經春秋為明義之志宜以楚之德怨為進退
楚為諸國僭亂之渠隱即復楚省何足錄杜之謬妄可為極
矣特以先時無事可紀道此年有隱楚國蔡之事因仍其本
爵者之如義所繫亦如胡頓[illegible]之[illegible]所偶見一二見耳敢
注梁云隱久不見故亲微也稱侯故本爵俱侯土地見侵制
故微尔[illegible]本何義
注許男至自復○下十三年有許男成卒知許男為成也許
男始見滅在定六年知成為自復故以服十三年蔡侯后歸
于蔡許侯吳歸于陳為楚所封歸者以見不與寺封寺受今
[illegible]成不見復歸之文故知自復也通義云何氏必知許自復故
今諸侯復之當有不與寺封之文陳蔡為楚所封春秋以自
復之辭者之許實自復即不復者是與彼相起也[illegible]傳疏別
世族譜云許退
注於不至可知○按勘記出滅以歸云閩監毛本同鄂本上

有從字此脫定六年出第昭遷卿師滅許以許男於歸者以
歸是於不死信文也左傳疏別世族譜云許男於後有文公成
悼公敬也按下十三年釋文成本一作成是則成即成為於
子於不死信當絕成不[illegible]得從作孝正其自復宜有惡文
正羅[illegible]不死於寺受封亦宜有惡文而春秋不見其正以許男
於出滅以歸其不死信惡已見是以此處從省可知也但疏
云於不死信其國合絕今而自復不為惡文正以定六年出
已著是以此處不見是也

龍

龍宮郊牛注 樊不敬故 疏 注樊不敬故○與定十五年同彼
注亦云樊不敬也穀梁作[illegible]龍宮
郊牛角傳云老不敬也郊牛日展觧角而知傷展送盡矣
杜云不言所食此一處蓋即此定十五年傳漫也之義二年亦
不言所食宜與彼同五行志中之上哀元年正月龍宮郊
牛刻向以為天意汲汲於用老人逐三家故不見戒也哀公
年少不親見昭公之事故見敗亡之異已而哀不寢身奔于
魯此其效也

改卜牛 疏 穀梁傳金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此謂未牲也

夏四月辛巳郊 疏 邑氏慎言云四月為辛巳郊月之六日通義
云亦以改卜牛故三月下辛始卜郊特此一

卜谓吉凶数果得月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时也夏四月郊不
时也又曰子不志三月卜郊何也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
时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从则以正月下辛
卜二月上辛如不从则不郊矣此传不言如礼从省文可知
例也

秋齐侯卫侯伐晋

冬仲孙何忌帅师伐邾娄（注）邾娄子彘来奔表伐之不讳其期
以恩杀恶轻明当与 邾年有善（疏）注邾娄至恶轻○邾娄子
（疏）吕来奔表见定十五年夏去
年来奔表于鲁有恩今即伐之内恶已明而不讳者为其期
以故也恩杀恶轻也
注明当至有善○宣九年取根牟是也传曰曷为不繫乎邾
娄讳亟也注亟疾也属有小君之丧邾娄子来加礼未期而
取其邑故讳不繫邾娄也然则彼以加礼未期其恩犹重
之恶深故讳此恩杀恶浅可不讳故也

二年春王二月季孙斯叔孙州仇仲孙何忌帅师伐邾娄取漷

东田及沂西田（注）漷沂皆水名邾娄子来奔畏取其地而讳其
义与上同（疏）旧疏云公羊之义言田者田多邑少故曰数果
传云取漷东田漷东未尽也及沂西田沂西未
尽也注以其言东西知则其未尽也与此别者此以漷东沂
西为邑名按漷东田沂西田谓近漷之东与沂之西之田也
数果说是也公羊之义异义
注漷沂皆水名○数果注同大事表云此谓邾之沂俗呼为
小沂水即沂水之沂也出兖州府费县漷水出今滕县东十
五里水经注泗水篇漷水出东海合乡县其水西南流○邾
春秋哀二年季孙斯伐邾取漷东田及沂西田是也大事表
云漷水出邹山东南流于邾鲁之间今滕县东十五里有漷
水即襄十九年取邾田自漷水者所取未尽故邾复以赂
鲁沂水小沂水也出左公武阳之冠石山今兖州府费县为
邾之沂田此沂西田是也出费县尼丘山西流经鲁之雩
门故为鲁城南之沂昭二十五年季孙请待于沂水以察罪
是也出沂水县沂水县西北一百七十里者为齐之沂水
襄十八年晋师东及潍南及沂是也
注邾娄至上同○亦以其期恩轻故

祭已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婁子盟于句繹（注）所以再出大夫名氏比季孫斯不與盟（疏）色氏慎言云二月出祭已月之二十二日杜云句繹邾地方與紀要葛峰山在兗州府峰縣東南十五里句葛声同而誤

注所以至與盟○左疏引服虔云季孫等卿敵服先歸使二子與之盟最異傳曰三人戰而二人盟何各盟其得也其意言季孫不得田故不與盟也與公羊左氏異旧疏云正以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逆以夫人歸姜至自齊傳云一事而再見比卒名何氏云卒竟但舉名者文然則今此伐邾婁及邾婁子盟于句繹之經亦是一事而再舉大夫名氏比四中季孫斯不與盟故也旧疏云（又）此注氏字或有或無故此四故疏又云此注內直云所以再出大夫名比即決昭十三年秋公會劉子晉侯以下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據彼注云不言劉子及訛侯比間無異事可知矣今此二經亦間無異事而再出大夫之名故解之也按省氏字是也注若無氏字則經文宜每故孫仲云州仇何忌及邾婁子云云矣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疏）色氏慎言云四月出丙子月之六日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戚比何衛之邑也（疏）水經注河水篇故瀆東北經戚城西春秋哀公二年晉趙鞅率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宵迷陽屬曰右河而菊必至焉今頓丘衛國縣西戚亭是也為衛之河上邑

曷為不言入于衛（注）据弗克納未入國文言納于邾婁納比入辭故傳言曷為不言入于衛（疏）注据弗至于衛○文十四年晉人納捷菑于邾婁弗克納彼捷菑實未入國故曰弗克納作未入國辭而文言納于邾婁與納頓子于頓文國是又為正入國辭故曰納于邾婁納比入辭也今此上亦有納文亦是入國之辭而言于戚不言于衛故据而難之正以戚與帝丘相去如遠既已納于戚即是入衛而經云于戚故傳言曷為不言入于衛也注晉言之也

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注）明父得有子而廢之子不得有父之
所有故奪其國文正其義也不貶蒯聵其下曼姑國威無惡
文猶曼姑丁為輒誅其父故明不得也不言國見挈其不言
入于衛不可醞無國文輒出奔不出其不責拒父也主為其
與頓子同（疏）注明父至義也○通義云以蒯聵對輒言之國
父也雖若得有其子之國以蒯聵對靈公言之
則子也靈公不以衛與蒯聵即蒯聵不得而有衛也鄭康成
曰蒯聵欲殺母靈公廢之是也若君棄有反國之道當稱子
某如齊子糾也今稱世子如君存是君秋不與蒯聵得反立
明矣解詁箋云為世子與蔡世子友同例明不得立也卻缺
貶趙鞅不貶其略亂賊也丁履恒曰父有子其蒯聵為父輒
為子蒯聵似了有輒之衛子不有其父其蒯聵為子靈公為
父蒯聵靈公所逐輒乃靈公所立蒯聵不得有靈公之衛也
按父有子宜如何義傳為中若不言入于衛止据靈公蒯
聵日言之也鄭集傳不繫戚於衛子不有父也（則父子）
注不貶至得也○舊疏云正以犯父之命理宜貶之然則父

十四年卻缺納蕭不正貶之稱人今趙鞅亦納不當得位之人
而不貶而以納父罪不至貶也故明不得其罪蒯聵無惡文
知曼姑不得誅之明矣按注義極正蒯聵得罪于父但不能
得國耳其於輒則父也輒宜迎而辱之受國于祖義不
合讓國其有情禮而命得國之後即宜迎遣而辱之國
後世其國之尊崇不改如祖經所謂廢疾不立其
庶為仁至義盡其敬義之趙鞅帥師納故致命於衛
于戚致父臨犯命之懲已甘拒父之故曼姑可以無惡輒而不
得為輒拒父遷故不貶蒯聵以起之也
注不言至國文○舊疏云正以文十四年晉人納接蕭注接
蕭不繫邾婁其見挈于卻缺也今此不見挈其不可醞無國
文是也
注輒出至父也○舊疏云知輒出奔其正以蒯聵之入故也
訛信之祖嘗死位若其出奔皆為責之此不為不責輒之
拒父故按何氏不知何据蓋亦公羊外傳訛為說則公羊家
以此年蒯聵即得國輒即出奔矣史記衛世家云衛[illegible]簡
子送蒯聵衛人聞之蒐兵擊蒯聵蒯聵不得入入篇而保衛
兵亦罷兵出公輒十二年[illegible]奔魯死悝
言太子蒯聵是為莊公左傳國大同均與公羊說異如[illegible]
何氏義則輒未嘗拒父矣悍氏敬先賢仲子廟立石文曰衛

公未嘗拒父也衛靈公生于魯昭公二年其卒一年の十七而蒯
聵為其子出公為其子之子蒯聵先有姊衛姬度出公之即
位也內外十皆耳元年蒯聵入戚二年春圍戚衛之臣石曼
姑等為之非出公也夏氏炊衛出公輒諸世以衛公輒為拒
父輒為拒父者也其拒蒯聵君夫人弟子為之為輒意也輒
當可與為善者也惜乎有孔子而不能用終身負惡名而不
敢辭耳靈公喪時輒至長六年十餘皆耳以十餘皆之量子
即位則拒蒯聵者為輒也蒯聵有教母之罪於時弟子在靈
其不使之入明矣輒不得自專也及輒衛長而君位已定勢
不可為矣彼皆據左傳輒雖立之而未嘗據父為說也按太史
公自序曰弟子惡蒯聵子父易位謂不以蒯聵為子而以孫
祿祖也則夏氏之說信矣
注主出至子同○即位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是
也彼注云納頓子出於前入奏當絕還入為資國當誅出楚
納之與之同罪也主出於從楚納之此定則定十四年蒯
聵出奔宋曰宣子矣吉父之義已當合絕今還入為資國復
當合誅晉納之與同罪[illegible]故曰與頓子同義也
旧疏云蒯聵犯父之命其惡已明晉為伯主而納逆命之子
奪正立之後故云主出於從晉納也則明晉同罪矣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軒達帥師戰于栗鄭師敗績（疏）
色氏慎言云八月出甲戌月之七日旧疏云諸家之經軒達
云下皆有帥師唯服引經此無與諸家異校勘記云鄭軒達
下不言帥師此蒙上晉趙鞅帥師也今三家下有帥師當衍
疏本與服氏無之是也左氏敖皋栗作鐵鐵二栗同部字得
段借也釋文亦作栗云一本作秩二傳作鐵[illegible]記旧疏云
於鐵此三家同有作栗字此誤也今定本作栗字則[illegible]疏本
亦作鐵校勘記云疏又謂三家同作戰于鐵定本作栗此誤
而釋文同定本作栗逕別之云二傳家作鐵[illegible]陳澔明所據之
本不及疏本也杜經注河水薦河水東逕鐵丘弟春秋左氏
傳哀公二年鄭罕達帥師救衛郵無[illegible]恒御簡子衛太子為
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衛太子自投車下即此也京相璠曰鐵
郎名也杜預在成南河之北序有古城戚邑也大事表今大
名府開州北有戚城其南為土合里即鐵丘也一統志鐵丘
在大名府開州北方輿紀要云北五里

冬十月葬衛靈公（疏）解詁曰云蒯聵父子爭國矣危文此明道
所謂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俞氏樾公羊平義云父有子此
謂靈公已有輒為子也輒於靈公孫也孫子也而得為子此

所十年(西)伐曰为人後
兄後而有子道如則振
矣雲当後不以荆牒為
雲当为父同語而荆牒乃
重耳再拜不稽首此即不
重耳重耳仁再拜不稽首
荆牒而主振荆牒乃於
子而死主後今大国以市
子而死爭主田此主
說乃是为人後也為主
此为新天下所以事侯
喪服所稱人為後也疏引
所後主父同語此主字也疏引
不定或後祖父或後祖
振後雲以仆同為異振
主父田妻長子祖父田傳
主父田妻長子祖父田傳
祖後也服非注此為君
也若是傳例文若祖
生前後而卒君當國於
為祖後也三年例文
後言三年則文主後言

所宝若曰天子所保主
服非為文承重也文祖
也文李例宝荆牒不得
殊例者也
十有一月蔡侯以下州来(注)畏
臣下蔡昭也州来(注)吳楚
来也曰延州来季子食邑
注之有一城下蔡新城也二城
志汴即下蔡下蔡下也州
服侯于此治之吳子使
為蔡昭侯(注)畏楚也○旧疏云西
楚也杜云畏於西語異
注州来吳所滅○史服
明時属吳故畏楚

後而有子道如則振
矣雲当後不以荆牒為
雲当为父同語而荆牒乃
重耳再拜不稽首此即不
重耳重耳仁再拜不稽首
荆牒而主振荆牒乃於
子而死主後今大国以市
子而死爭主田此主
說乃是为人後也為主
此为新天下所以事侯
喪服所稱人為後也疏引
所後主父同語此主字也疏引
不定或後祖父或後祖
振後雲以仆同為異振
主父田妻長子祖父田傳
主父田妻長子祖父田傳
祖後也服非注此為君
也若是傳例文若祖
生前後而卒君當國於
為祖後也三年例文
後言三年則文主後言

所宝若曰天子所保主
服非為文承重也文祖
也文李例宝荆牒不得
殊例者也
十有一月蔡侯以下州来(注)畏
臣下蔡昭也州来(注)吳楚
来也曰延州来季子食邑
注之有一城下蔡新城也二城
志汴即下蔡下蔡下也州
服侯于此治之吳子使
為蔡昭侯(注)畏楚也○旧疏云西
楚也杜云畏於西語異
注州来吳所滅○史服
明時属吳故畏楚

蔡殺其大夫公子駟（注）稱國以殺其君殺大夫之辭（疏）稱公子
其惡失親也（疏）注稱國主之辭○僖七年傳文彼注云諸侯
國為体以大夫為股肱士民為肌膚故以國
体錄是也
注稱公主親也○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齊國夏昌為與衛石曼姑
帥師圍戚（注）据晉趙鞅以地正國加叛文今此無加文故問之
（疏）旧疏云公羊之義輒已出奔曼姑稟命誰之命而得圍戚
其下傳云曼姑受命于靈公而立輒蒯聵奪輒是以春秋
與得圍之矣
注据晉至問之○宋十三年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趙
鞅歸于晉傳此叛也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其以地正國奈
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
昌為此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昌為以叛言之
無君命也注無君命其持兵衛國故初謂之叛後知其意欲
逐君側惡人故錄其稱兵者歸而叛之是也趙鞅操兵衛國
春秋加以叛文此曼姑亦操兵衛國而使齊國夏為兵首不
加叛文故据以難

伯討也（注）方伯所當討故使國夏首兵（疏）繁露順命云子不受
父命則有伯討之罪
衛世子蒯聵是也

此其為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于靈公而立輒（注）靈公其蒯聵之
父

以曼姑之義為國可以距之也（注）曼姑無惡文其起曼姑得距
之曼姑臣也拒之其上為靈公命下為輒故義不可以子誅
父故但得拒之而已傳前以曼姑解伯討其推曼姑得拒之
則國夏得討之明矣不言圍衛其順上文辟圍輒（疏）通義云
曼姑之

蒯聵為無道（注）行不中善道

靈公逐蒯聵而立輒（疏）通義云周人之法有適子無適孫靈王廢蒯聵而不廢輒則輒適孫當

立於故傳以為有王父之命也

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注）輒之義不可以拒父故但問可立不

不（疏）注輒之至與不。正以上傳云曼姑之義為固可以距距之知輒有之義不可以拒也故此傳但問其可立與不乎

曰可（疏）漢書雋不疑傳昔蒯聵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通義云傳言可者謂衛人可以王父之命立輒非謂輒可仇讎其父雖然所據也按雋不疑傳亦只謂蒯聵違命衛人可拒春秋是之非謂輒可拒父也

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注）不以蒯聵命辭靈公命（疏）繁露

精華云辭父之命而不為不承親禮記疏引異義云衛輒拒父公羊以為孝子不以父命辭王父命許拒父（也）左氏以為子而拒父悖理逆倫大惡也鄭駁異義云以父子私恩言之則傳仁愛鄭意以公羊所言者義也左氏所言私恩也然公羊亦不以輒為拒父故下注云雖得正非義之高者故謂衛輒猶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之正也亦即鄭氏傳仁恩之義白虎通五行云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何法法金不畏土而畏火後漢書安帝紀云春秋之義為人後者為之子不以父命辭王父命辭其傳以用其宜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義宜以尊王父也

以王父命辭父命（注）辭從不從（疏）繁露精華云辭父之命而不為不承親說見作辭蒯聵之命不為不聽其父謂以王父命辭也

注辭猶不從

是父之行乎子也（注）是靈公命行乎蒯聵重本尊統之義也（疏）

莊見卑傳云念母則忘父背本之道也故絕文姜不為不孝

注是靈至義也。莊元年夫人孫于齊傳注云距蒯聵不為

拒蒯聵不因不順脅靈社不為不敬蓋重本尊統使學行於
卑上行於下通義云記曰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無大夫及學
士則知尊祖是故輒有王父命為可立矣王父命必不可立
經若惡蒯聵則是與輒是親親之義不著也惡輒即似與蒯
聵是尊尊之義不著也故但得託齊伯討以兩見其義言
手輒使曼姑拒父則不可曼姑以靈公遺命拒蒯聵則可輒
之道能肯讓而衛人奉輒自不失尊王父之意若失諸語所
言賢者之至行又烏足以責輒也推不貢之間正以教齊雖
幼而有父命合於立輒尊王父命之事故援以為喻今輒矣
可立之理再有不貢皆非中知以下得何所疑而致問耶或
誠不羊有助子仇父之誤者抑不善讀此傳矣

不以家事辭王事（注）以父故見廢故辭讓不立是家私事（疏）後漢
為桓鴻傳鮑駿曰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
注以父立私事○正以父子私恩國者愛之天子傳之先君
不得顧私恩而時王義也

以王事辭家事（注）聽靈公命立者是王事公法也（疏）注聽靈至
法也○校

勘記云此本者誤是今據鄂本訂正閩監毛本因誤作是遂
刪去此字

是上之行乎下也（注）是王法行於諸侯雖得正非義之高者廣也
故是王法行故再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
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求仁而
得仁又何怨也曰夫子不為也主為者善伯討（疏）注是王至
諸侯○校
勘記云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鄂本於作乎何校本疏中同
也旧疏云唯受靈公之命而拒蒯聵而引王法行於諸侯此
同雖得至高此正以靈公於蒯聵若似天子於諸侯故取以
況之
注雖得至者也○正以曼姑雖受命靈公可以拒蒯聵屬
為子拒父故不得為義之高也包氏慎言云衛輒之事夫子
不為而公羊不責其拒父何也曰蒯聵自絕於父出奔義矣
得國之理夫子之為不衛君者謂其所以虜骨肉之間者未
盡其道耳此謂輒之不宜君衛也使輒之事果為逆天悖
倫聖人安肯受其公羊者此江熙曰經者衛世子蒯聵援鄂世

子忽為此不知春秋異義不據因辭蒯聵之稱世子聵自世子之衛人世子之衛人不以為世子也靈公之語公子郢曰予無子則靈公不以聵為子也其子郢之對夫人亡人之子輒在且蒯聵為亡人則因絕之於國也自靈公憤於剌殺之望報晉遣年与伐晉之人雖殺涉佗以謝而衛終不四之絕又謀救范中行氏並与趙氏結怨靈公死趙鞅納蒯聵于戚挾世子之名以要衛之人弗受也經亦順而書之曰世子耳夫處狄狄所有母天王且以不敢争母而見絕聵為人子曾其母之不知而殺其母是梟獍也以義言之聵於靈公所絕亦春秋所絕也考之左氏聵之居戚且十五年不聞衛人為通好內之言則國人之不義聵而莫肯戴聵也明矣然國人弗戴聵而輒為其子雖畏然已乎拒父內於孟子曰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聵犯父命出而復入者國夏石曼姑之圍戚皋陶之執也故公羊曰以曼姑之義為固可以拒之也桃應曰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父子重於天下有司執法為天下法也法之主天下世君不可枉則舜棄天下以全父子聵世靈公所弗子而輒不能不以為父拒而能竊負而逃然前趨然遠引棄衛國如敝屣聵雖頑

曾其子知有父而已不知有父之為其尊為其信乎夫子之不為謂其所以感格者衛也伏義執言穀梁曰不以父命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公羊曰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皋陶之意者聵之所逃其罪凡此為齊國夏言之為石曼姑之受命於靈公言之非為輒言也輒之義知有父子而已春秋於聵之入沒輒出奔之文亦以嫁達而其後之所處猶未為失也訂正其窮詰較量其父子之自孰當立孰不當立則父為廢而輒以拒為祖後固無愧於天下矣況靈公以夏卒[illegible]蒯聵以六月入戚公在殯而偷然稱兵以圖復國父死之謂何又曰以為利焉有人心者則豈於此事矣江范所言所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孔臣鍼子鐵何而不擇禮於天下哉定此論於後民賊也極年免兒而於同也雖得正理義之高然義戰切者也

注按冉至為也○論語述而篇文按邢記其曰冤乎衛求仁而得仁云鄭本元本閩本同監毛本怨乎下增曰字非阮煌曰按文勢不當有曰字論語有此衍文因疏云冉有所以疑之者正以輒之立也雖得其義失於父子之恩矣乃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正以輒之拒父非義之高不敢正言故問古賢以測之夫子曰古之賢人也言古之賢士且有仁

仁行若作仁字如此解之若作人字不芳解也則何氏所引
論語皆是古之賢仁也今本據何晏論語改之但疏又云曰
然乎此謂諫而不用死于首陽曰朝日見然則怨周王乎曰
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此言其先未相讓而來正以求為仁造
本得仁讓仁道遂成不欲汲汲乎求仁有何孜孜而怨周王
乎出曰夫子不為也此正以伯夷叔齊先未讓國夫子以為
賢而知輒與蒯聵父子爭國此夫子不助明矣
注主為此善伯討○但疏云一則見輒之得正二則見曼姑
可拒但主為其伯討故曰主為此善伯討

夏四月甲午地震（注）此象本氏書政蒯聵犯父命是後蔡大夫
書相殺逐殺蔡侯申辟伯晉而京師楚黃池之黃吳大為主

（疏）包氏慎言云四月出甲午月之朔日
（注）此象至為主○尹蔡大夫書相殺即下蔡人殺其大夫
公孫獵（孫）于吳是也逐殺蔡侯申見下四年辟伯晉而京師
楚此即下四年晉人執戎曼子赤歸于楚侍辟伯晉而京師
楚是也黃池之黃吳大為主此即下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
子于黃池侍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

敢不至也是也五行志下之上哀公三年甲午地震劉向以
為是時諸侯皆信邪臣莫能相仲尼逐殺蔡侯齊陳乞弑其
君通義云占與昭公同哀公孫越事在春秋後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疏）包氏慎言云五月出辛卯月之二十
八日
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注）據禮親過高祖則毀其廟（疏）注據禮
至其廟
○公羊禮說云春秋之例始封之君其廟不毀其餘親過高
祖則毀其廟桓僖當毀而不毀魯廟災故孔子在陳聞之曰
其桓僖乎其後豈仲舒廟殿火災對本此無有中興之功則
不毀經出成周宣榭災是也五經異義魯詩說丞相匡衡以
為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古文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
廟宗而不毀謹案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說王北宗有德廟不
毀宗而不毀然當漢之義按漢之廟制不盡如周禮每帝即
位輒立一廟不止於七後周貢禹之說以孝文孝武孝宣皆
以功德茂盛為宗不毀用公羊經師之說也

復立也易為不言其復立（注）據立武宮也（疏）注據立武宮也○
見成六年孔穀子

論出篇云出曰唯高宗報上甲微定公問曰此何謂也孔子
對曰此謂親盡廟毀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故於每
歲之大嘗而報祭焉所以昭其功德也公曰先君德公功德
前　可以與於報乎孔子曰丘聞之昔虞夏商周以帝王行
此禮者則有矣自此以下未之知也[illegible]時德廟而毀故定
公有此問與時猶未立也

春秋見者不復見也（注）謂內所改作也哀自立之善惡獨在哀
故從省文（疏）注謂內至省文○四疏云春秋之義謂是內所
改作者但逐其重處一過見之而已其餘輕處
不復見之所以然者正以哀自立之迹於哀世業之善惡獨
在於哀故得省文矣似若寰三十一年公薨于楚宮不言作
楚宮者正以寰自作之迹復寰自薨之善惡獨在于寰故得
省文之類通義云春秋之大法凡主識者有所託見則不復
特見一省其文一微其義義然經省省事于武宮復言立武
宮者武公不在春秋中獨本省武世家其為廟毀復立未明
故特見也春秋正詞云家謂大陸卿不為城卿亦是也立武
宮者其獨于不毀也城臺為其以李昔惡也古疏引服虔云
季氏出桓公又為僖公所立故不毀其廟則以桓僖之廟本
未毀與此異按三家皆出桓公而季氏得改在僖公世故僖

十五年震其孚夷伯之廟此蓋季氏所立

何以不言及（注）據雉門及兩觀其（疏）注據雉門及兩觀○定二
年雉門及兩觀其是也

敵也（注）親過高祖親疏適等（疏）注親過至適等○正以桓僖皆
在毀廟之數輕重相等因故不
言及以別之禮記王制云讖僖五廟二昭二穆與古祖之廟
而五文王世子云五廟之孫祖廟未毀是則五廟好皆所當
毀計桓之於京八世祖也僖亦世祖也按祖皆在宜毀故也
古疏引服虔云俱在迭毀故不言及穀梁傳云言及則祖有
當卑由我言之則一也是謂自我言之皆親盡當毀是也通
義云自義率祖則本廟而好其當同自仁率親則高祖而上
其疏等故言敵也

何以書（注）上已問此皆毀廟其言其何故不復速桓宮僖宮（疏）
四疏云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傳武氏子來求賻何以為注
不但言何以為此獨主發震問上所以說二事不問求賻今
此上文亦有二事之獨主春秋見此不復見也何以不言及
敵也何以為而不復為獨此正以上傳云此皆毀廟也其言

災何復言之也今疏已說是以不復言桓宮僖宮災何以書矣

記災也（注）災不宜立之（疏）注災不宜立之○舊疏云謂其宮不宜立（故毋災之也故曰以其不宜立之）然（解曰）

君傳曰其桓僖宮乎史記注引服虔云桓僖當毀而害事孔子之廟故孔子聞有其災知其為桓僖也五行志上哀公三年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董仲舒劉向以為此二宮不當立違禮者也哀公又以季氏之故不用孔子孔子在陳聞魯災曰其桓僖之宮乎以為桓季氏之所出僖使季氏世卿者也左傳司鐸火〻踰公宮桓僖災杜云言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宜為天所災經義禮記云公穀及董劉說以桓僖雖而為毀後復立比左傳無明文故服杜以為原未毀其也生三年雉門及兩觀災言及此不言及其義以為尊卑（僭）殺故不言服氏則以並毀故不言也哀公時桓僖有災其服解與未毀列之義至於桓僖親盡不當有廟其故災之〻傳說並同也

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城開陽（疏）左氏作啟陽開其為漢景帝諱也校勘記唐石經諸本同杜云琅琊開陽縣大事表云今沂州府治北十五里有開陽故城本鄅國地季氏未曰昭十八年邾人襲鄅〻子從帑于邾遂為邾地迨季氏貪邑害欲取鄅東沂西之田則邾不得不以啟陽讓魯矣按公羊之異而其事世故傳寫其逆沒啟為開也水經注沂水篇沂水南徑開陽縣故城舊鄅國也春秋左傳昭公十八年邾人襲鄅盡俘以歸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于邾是也後更名開陽春秋哀公三年經書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是矣縣故琅琊郡治也地理志東海郡開陽下云故鄅國

宋樂髡帥師伐曹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疏）日左氏隨言云七月無丙子月之十四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注）稱人者惡大夫驕蹇作威相放當誅故姓（疏）注稱人至故姓○舊疏云知是大夫非正以春秋之例君殺大夫稱國即僖七年鄭殺其大夫申侯之屬是其大夫自相殺稱人即文九年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之屬是則放稱國以放者君自放之即宣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是也則稱人以放乃是大夫自相放即此文是矣而言作威者即洪範云惟辟作威是也今此

大夫作威坂賠之言當誅此謂於王法當誅也言故賠之此
正以大夫之本貴平常之時合稱名氏故稱人為賠之是故
事也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注）哀公著治大平之終小國卒葬極於哀
公此皆卒日葬月（疏）邑氏慎言云十月出癸卯月之十三日
注哀公至葬月○正以所見之世昭定哀三世義後故
哀公著治大平之終也小國卒葬極於哀公此四疏云即此
癸卯秦伯卒明二年三月葬秦惠公是也按昭元年秦伯之
弟鍼出奔秦晉侍云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注秦伐
侵伐自廣大故曰千乘然則秦是西方之伯國至千乘此注
謂之小國此止以僻陋在夷罕與洪夏交接至於春秋大夫
名氏不見於經是以此之小國其實非小也四說云地之
賤翕彼此異時蹙國之數不可同日而語昭元年時目以千
乘為大國至此亦何傳寧而有稱寧鄭本閩監本監毛
本大陸志外釋文大平音泰按四目秦伯目昭定而後四明
無不至蹙國欲於左傳秦哀復其意英亦見四疏說是
所引四說不可通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婁

四年春王三月庚戌盜殺蔡侯申（疏）邑氏慎言云公羊經三月
有庚戌據麻為二月之二
十二日三月無庚戌左氏穀梁均作二月疑公羊誤校勘記
出盜殺之閩監毛本同唐石經殺作弒按釋文此及左氏
釋文皆作弒音試惟穀梁經作弒按作殺此釋文本也云
羊左氏疏本宜作弒後人據釋文本改疏本也二傳並云此
稱盜以弒何則經文作弒明矣

弒君賤此窮訛人此其稱盜以弒何（注）據宋人弒其君虜血稱
人（疏）文注據宋至稱人○文十六年宋人弒其君虜血是
也彼傳云大夫弒君稱名賤此窮訛人此稱盜故據彼
以難

賤乎賤此也（注）賤於稱人此（疏）注賤於稱人此○四疏云彼注
云賤此謂士也士正自當稱人
然則今此如士故言賤乎賤此也段氏玉裁經韻樓集賤乎
賤謂盜為賤中之賤此也尔雅釋訓云微乎微此也謂式微

式徵言徵而又徵也注言才乎才謂儀表才而又才但九查
又所謂才耳其他有習乎習辰乎辰素向形乎形神乎神之史
記淮陰侯列傳時乎時詞意略同蓋謂賤其稱人稱盜則文
賤之之至賤其矣

賤乎賤其孰謂（注）據無主名

謂罪人也（注）罪人其未加刑也蔡侯近罪人卒遠其禍故以為

人君得戒不言其君其方當刑放之與刑人義同（疏）通義云未賤其

又犯罪故尤賤之國語周語云春秋罪人無名號謂之云
盜所以賤刑人而絕之人倫也故君不臣士不友於閭里無
所容

注罪人其未加刑也舊疏云其刑諸有刑務即襄二
十九年夏閽弒吳子餘祭是也今此言盜又謂之罪人故知
未加刑也

注蔡侯庄得戒舊疏云卒詁為終也

注不言至義同即襄二十九年閽弒其君下注云不言其
君者公家不畜士庶不友放之遠地欲去聽所之故不繫國
故不言其君也舊疏云此盜之賤仍未加刑而亦不言其君
其亦以方當刑放之與刑人義同也是鈇諸周語云春秋
罪人無名號謂之云盜所以賤刑人而絕人倫也故君不臣
士不友於閭里無所容教畢傳稱盜以弒君不以上下道之
也注無直稱盜者生人倫之序是也錢大昕答問云為閽
弒吳子餘祭刑人也為盜弒蔡侯申戒人君之
疏士臣而近小人也

蔡公孫辰出奔吳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疏）通義云左氏以為皆殺君之黨而經不以討賊
之辭言之則彼未見傳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疏）大事表云今河南汝州西南有蠻
城為春秋時蠻子國傳云晉執戎蠻
蠻子以畀楚師于三戶按三戶今河南之淅川縣西
南有三戶城蓋在南陽汝州之間矣水經注伊水東北經新

城郭南相氏渭之今洛陽郭南七十五里有新城春秋戎蠻子
邑漢以為郭左氏穀梁作戎蠻子 古蠻曼同部段借字

赤

赤北河（注）顧以為戎曼子名則晉人執書伯言畀宋人不言名
歸顧言微言北則不當為故以不知問也（疏）注顧以至言名
○即僖二十八
年晉侯入書執書伯畀宋人是也彼則書伯不言名畀宋人
不言歸故據以難毛未言畀誤以畀
注顧言至當為○旧疏云顧言赤是楚之微故自歸于楚之
則微北之例不當為見故以不知問之

戎曼子之名也其言歸于楚河（注）據執書伯畀宋人不言歸于
宋（疏）通義云未子讀往似晉人執戎蠻子曼為一事赤歸于
楚為一事疑與赤歸于書同類故設問云爾傳已明
言赤戎曼之名也則似不疑赤歸于楚為一事
注據執至于宋○故傳云其言畀宋人河與使聽之也故與
此為歸于楚異

子此宮子曰辟伯晉而京師楚也（注）此解名而言歸意也前此
楚比滅頓胡諸侯由是畏其威澄而用圍蔡二遷于州來遂
陸中國京師自置晉人執戎曼子不歸天子而歸于楚而不
名而言歸于楚則與伯執歸京師同文故辟其文而名之使
若晉我伯執而赤微故自歸于楚言歸于楚故起伯晉京師
楚主為此惡晉皆報當誅之（疏）旧疏云成十五年晉侯執書
伯畀宋人歸于京師是伯故
執人歸于京師之文今此戎曼子不言名直言晉侯執戎曼
子歸于楚則是伯故執人歸京師是無異故名戎子以辟之
言赤歸于楚故似楚之微故自歸不干戎子然故曰辟伯晉
而京師楚也
注此解至意也○按勘記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鄒朱作名而
言歸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言旧疏云言赤歸于楚之意也
是也
注前此至于楚○楚滅頓胡即定十四年楚以子結帥師滅

頃以頃子歸十五年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是也許而國
蔡即上之年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是也蔡遷于州來見
上二年通義云引先師言以西之此實晉為楚執欲言晉人
執我曼子歸于楚則臨與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同文獨著
以方伯待晉而以京師此楚故特避之如夷以為別也而以
加名謂見別異於西以衛侯曹伯等執歸京師皆不名也故
舊疏云不名而言歸于楚則與衛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
京師同文似與伯執人中歸京師同故蔽其名而名戎曼
子也使若晉以伯執此使四年侯稱人而執於滿伯討也今
此經云晉人故云使若晉以伯討也云總此月歸于楚者
似楚之徽其名者月歸于楚〻與狄莊二十四年冬赤歸于曹
之類

注言歸至師楚○舊疏云以僖二十八年晉侯執曹伯畀宋
人讒使相執不言歸今言歸嫌起晉人以楚為京師故也按
此所謂不沒其實也

注云本至誅之○舊疏云言为此事於正路要晉以楚為京
師皆叛天子當命誅絕也蓋楚人京師自置官知不忠之
其西以宣十八年楚子旅卒傳吴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
則吴楚僭號不書葬一識而已自餘京師自置之事經亦不
識故去之包氏慎言云按如此所謂伸以信命于天子也

晉為討夏討信之伯奉天子命而擅執人君歸之於楚是為
楚執也晉為楚執人君之是天子楚也故坐以僭叛當誅按
晉人而京師楚則討夏誅信可知故何氏以為比晨之庭

城西郛

六月辛丑蒲社災〔疏〕包氏慎言云六月書辛丑月之十五日舊
疏引賈氏云公羊曰蒲社蓋所見本異左
氏穀梁經作亳社唐韻正亳傍各切平聲則音蒲書序作博
蒲姑釋文蒲如字馬本作薄左傳昭九年云蒲姑商奄釋文
蒲如字又音薄周本紀遷其君薄姑呂覽具備蒲渴雲銘
於郭薄矣注薄或作亳蓋蒲亳薄三字通讀書鼎銘之蒲是
薄字之省薄亳古字通用書序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
蒲姑釋文蒲馬本作薄疏云賈氏曰公羊曰薄社所見本薄
字省為通義云左氏作亳賈逵云公羊曰蒲社亳與薄音
訓並同郊特牲曰薄社北牖使陰明也今公羊為蒲字轉寫
脫下寸耳

蒲社災何〔注〕據鼓用牲于社不言蒲〔疏〕注據鼓至言蒲○此莊
二十五年

亡國之社也（注）蒲社者先世之亡國在魯竟（疏）注蒲社至魯竟
解以爲蒲者古國之名天子滅之以封伯禽取其社以戒諸
侯使事上令其之北若曰王教絶之示民亦果以爲亳社
者殷社武王滅殷遷取其社明誡信以爲有國之戒傳
又其說異按穀梁傳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注
引利而說之亳社于廟之外以爲屏蔽取其不得通天
人君瞻之而致戒焉是也左傳杜注亳社殷社也諸侯有之
所以戒亡國疏云說其以爲立亳社於廟門之外以爲屏蔽
使人君視之而致戒也郊特牲注薄社殷之社殷始都
薄此皆以爲殷社者也何氏以爲亡國之社在魯竟其蒲
姑不可考矣左傳有蒲姑與商奄並舉則蒲姑即薄蒲即薄
姑薄姑與四國作亂爲周公所滅蓋即奄其地封與魯故
其亦有薄姑氏也是子所謂薄姑國之是也薄姑是誡信之
雖其君歸謹不可考因即季其地爲氏也詩疏引書大傳云
奄君薄姑注（鄭）或疑爲薄姑齊地爲奄君名也薄姑與四國
作亂四國即指管蔡商奄是薄姑非奄君名蓋君涉淮夷薄
姑氏地國亡被國之社以示誡所以滅國而納社閔二年左
傳所云間于兩社是也蓋以爲亳殷社則宋亦有亳社左
傳襄三十年鳥鳴于亳社是也皆宋亦故表其先世之惡以
自我聞周四家以忠厚國其所承周不失是之刻也
王道之周豈不期會于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共誅紂
大亡天下者孰以爲戒曰亳社災故董生所說與何鄭不符
也通義云亦爲蒲姑焉未作亳姑何邵公云蒲社其先世之
亡國在魯竟似別有蒲國誤矣我王處商後殷光薄灶其社
於誅信呂氏春秋直諫曰殷之鼎陳于周之廷其社蓋於周
之屏蓋以亡國戒民遂執君教之說以驗何氏若
秋所云成周亦以爲屏示戒未必諸國皆有也書缺有間因
疑何魯國不聞有亳社耶

社者封也（注）封土爲社（疏）廣雅釋詁社封也
注封土爲社。白虎通社稷云不謂
之土何封土立社故變名謂之社別於衆土也禮記疏引異
義今尚書說今孝經說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徧敬故
封五土以爲社古左氏說共工爲后土后土爲社許君謹按
亦曰春秋稱公社今人稱社神爲社公故知社是上公非地
祇之驗之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社者神地之道謂社神
但言上公失之矣今人謂雷曰雷公天曰天公豈上公也
單舉何氏此義當與鄭說

其言柴何（注）据封土如火所能燒

亡國之社蓋擣之（疏）禮記郊特牲云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陰陽之氣也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注絕其陽通其陰而已以疏云公羊子不受于先師故言蓋也

擣其上而柴其下（注）故火得燒之擣柴之北絕不得使通天地四方以為有國北戒（疏）周禮地官牒氏注云亡國之社庵其上而棧其下蓋柴即棧也管子內業仲蒿傳馬棧北最難先傳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矣先傳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傳曲木亦無所施矣淮南道應訓柴箕子之門注箕子亡之朝鮮旧居宮故柴護之蓋編木圍其四面用之亡國之社則為柴其下用以護箕子之居則為柴箕子之門用木為車廂箱則為棧車亦為柴車用以養魚則謂之涔尔雅釋器云棧謂之涔毛詩疏引孫炎注積柴養魚曰涔說文木部椿以木柴雖也是也編柴養馬則曰棧廣雅釋木棧柴也故周禮夏官主養馬北稱棧人也是也左傳吳因邾子於棧臺椿之以棘亦即柴其下之義象故說文木部以棧為木因亦謂編木鄭

人使不得好達此社用柴遮塞故注云火得燒之也莊子馬蹄云編之以皁棧皁棧即草棧也故說文竹木之車皆曰棧又天地云趣舍声色以柴其內柴亦取義為塞也注擣柴至北戒○漢書王莽傳告北時逆之國既已誅討四牆其社震上棧下示不得通辨社出門見之著以為戒師古曰棧謂以簀蔽之也下則棧之上則霧之所以隔塞不通陰陽之氣孟康曰辨布也布社國之作一見則為戒也通白虎通社稷云王北訛侯必有誡社何北示有存亡也明為異得之為忠北得失之故春秋公羊傳曰亡國之社庵其上柴其下郊特牲記曰喪國之社屋之示與天地絕也在門東明自下之無事處也故曰皆當著明誡當近君置宗廟之牆南禮曰亡國之社稷必以為宗廟之屏示賤之也道無乱至引白虎通誡作柴畀有兩社外朝在庫門之內東有亳社西有國社朝廷勿執政之處在其中也嘉果傳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為廟屏戒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上達也國[illegible]引韓詩[illegible]傳[illegible]國[illegible]社[illegible]其祭以喪祝業之周禮喪祝云掌勝國之社稷祝號以祭祀禱祠是也以士師為尸秋官士師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為之尸是也獨戲云古北天子亦取亡國之社以分諸侯使為社以自儆戒屋之掩其上使不通天柴其下使不通地自與天地絕也西北戒陰示

滅亡也。

蒲社災何以書記災也（注）戒社者先王所以威示教戒諸侯使
事上也災者象諸侯皆報天子是後宋事彊吳齊晉前驅勝
薛侯穀魯衛驂乘故云生戒社若曰王教絕滅云爾
以書獵止主問災也（疏）不直言何
注戒社至上也○陳本禮引韓詩內傳曰亡國之社以
戒諸侯故白虎通亦謂為諸侯有誡社也據不云有亳社蓋
是各國有誡社與
注災者至云爾○旧疏云是後至驂乘春秋說文謂下十三
年黃池之會時也按宋使彊吳而見宋社所指五行志上哀
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董仲舒劉向以為亡國之社所以為戒
也天戒若曰國將危亡不用戒矣春秋火災屢見於宋哀之
間不用聖人而縱驕臣將以亡國不明甚矣一曰天生孔子
非為定哀也蓋失禮不明火災應之自然象也志又云建元
六年遼東高廟災高園便殿火董仲舒對曰春秋之道牽往
以明來是故天下有物視春秋所牽與同也（注）精微以存災

意通倫類以災者理天地之變國家之事窮然皆見矣所以
矣按春秋魯定公哀公日時季氏之惡已顯而孔子之聖有
感夫以盛聖而易敦惡季孫雖重魯君雖輕其勢可成也故
定公二年五月雨雹災兩觀僭禮之物天災之出若以僭禮
之臣可以告已見辠徵而後可告也此天意也定公不知省
至哀公三年桓宮僖宮災二者同事所為一也若曰燔貴而
去不義云爾哀公未能見故四年六月亳社災兩觀桓僖廟
亳社四者皆不當立天皆燔其不當立者以示魯欲其去孔
臣而用聖人也季氏亡道久矣當是天不見災者魯未能有
災聖臣雖欲去季孫其力不能脫公是也至宋哀乃見之其
時可也不時不見天之道也書就魯論義較近切惟謂亳社
不當立未知何本何氏取應於天下諸侯者春秋記王於魯
魯蒲社雖魯社而災聖人故即假以示王教滅絕亡經義禮
記云公穀及董列義皆以亳社為殷社故云亡國之社先王
立之俾諸侯以亡為戒今天災之因人而君不能為戒而
國將亡也乃何氏見公羊作蒲而以為先君亡國疏又云蒲
社古國之名天子滅之以封仰禽考禮記薄社北牖注薄社
殷之社殷始都薄釋文薄本又作亳出虞將遷其君於蒲姑
釋文蒲姑字徐又扶各反馬本作亳史記周本紀作遷其君
薄姑是薄蒲亳三字國道也何氏墨守公羊未考古穀之經

不知蒲為亳字之声借其誤一也又云戒社者先王威亦敬
示教戒讲侯使事之此与主社使民戰栗之說無異而反失
警戒危亡之義其誤二也又歷指宋齊晉滕薛魯衛之社命
于吳天以為主教絕滅故世之按經傳及先儒皆無此義其
誤三也范注穀梁最得經傳意按此即亳為殷社則古天
子之社不得立之侯國寧予失言在使民戰栗何意此使
讲侯知所敬戒恐正得畏天之意汝有不合至各國駐
命于吳之說何氏本之讲緯並非肌造均不得据以相難
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疏）包氏慎言云八月出甲寅月之二十
九日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注）賊已討故為葬也不出討賊者明讲
侯得討士以下也（疏）注賊已至葬也○正以隱十一年傳君
弑賊不討不為葬以為無臣子也此（蔡侯被殺而）
葬故知賊已討也
注不出至下也○旧疏云考讲正本何氏之注盡於此者若
更有注者衍字也又云孟子曰讲侯不得專殺大夫是以春
秋之內殺大夫不問有罪無罪皆為而議之若殺微者例所
不錄今蔡侯之賊乃微者嗣子殺之故不為見故云明讲侯
得專討士以下也范云不出弑君之賊而昭公出葬說謂之
盜若殺微賤小人不足錄之

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比（校勘記云唐石經讲本同釋文比本又作茈亦作
庇同音毗左氏穀梁作毗按古比密毗輔字祇皆
作比後世段用毗字又誤作毗也周易比彖傳比輔也說文
比親比密也廣韻六脂毗說文曰人齎也今作毗通為毗輔
之毗）

夏齊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衛

秋九月癸酉齊侯處臼卒（疏）包氏慎言云九月出癸酉月之二
十四日左氏穀梁作杵臼史記齊
世家注徐廣曰史記多作簪臼

冬數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閏不出此何以書（注）據楚王服卒不出閏（疏）注據楚至出閏。寡二十八年冬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服卒注乙未甲寅相去四十二日蓋閏月也彼卒在閏月不出閏故據以難

喪以閏數也（注）謂喪服大功以下謂喪當以閏月為數（疏）釋文數所主反下及注月數閏數同旧疏云此數讀如加我數年之數此頭數之數也

注謂喪至為數。毛本謂喪誤謂侯旧疏云此數乃為頭數數謂九月五月三月之喪既是數月之物故得數閏以充之是以葬亦出閏矣何故出葬亦數月之物故也白虎通喪服云三年之喪不以閏月數何以其言期也期者復其時也大功已下月數故以閏月除禮士虞經曰期而小祥又著而大祥旧疏引鄭志答趙商云居喪之禮以月數者數閏以年數者數閏雖有閏矣與於數也道典引射慈云三年期喪與數故閏九月以下數閏月也然則此傳之以閏數者謂功緦之服數果傳所謂閏月者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者謂期三年服也通義云葬月當備閏計之故特著其禮五月而葬亦事之以月數者故因得計閏也然何氏竟指大功以下數閏釋此傳非也禮與謂信為先弟者服新喪齊之民子豈有服大功者乎明年傳曰除景公之喪注期而小祥服期者除然景公以九月卒而以七月練是齊之末失雖以年數者亦數閏矣按何特牽大功以下以月數者得以閏數以明葬之以月數者亦得以閏耳不必謂齊之民子服大功景公以下也下傳云喪數略也必非指葬言

喪易為以閏數（注）據卒不出閏（疏）旧疏云此喪亦喪服大功以下者

喪數略也（注）略猶殺也以月數恩殺故并閏數（疏）通義云喪數法略也氏惜言云九月至十二月方四月未及葬期時歷同歷閏十二月齊以有閏月為合五月之期故經特出閏以著其失其說是也

注略猶殺也。荀子天論著略而可動者注略減少也文選注引國語賈注略簡也管子傳廣云略近民注略禮謂不繁也皆與殺義通

注以月至閏數。○四疏云此數亦如加我數年之數大功以
下之喪所以得數閏月者亦以恩殺故也。四疏鄭志趙商問
曰經曰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穀梁傳云閏月附月之餘日
喪事不數又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公羊傳云喪以閏數喪
數略也此二傳義相反於禮鄭之何從鄭答曰居喪之禮以
閏月數者數閏以年數者雖有閏無與于數也是則鄭意以
期亦喪事不數者謂期與三年也此言喪以閏數者謂大功
以下也四疏又云若穀梁之意以為大功以下及葬者皆不數
閏據穀梁說亦是

公羊義疏十一之二

何氏解詁

句容陳立學

六年春城邾婁葭錄

城於取邑也不言取此者殺國取邾婁邑

邾婁未嘗加兵於魯而伐奪之不知足有責於季孫故諱之

明惡甚。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閩監毛本同鄂本葭作瑕非左
氏作邾瑕穀梁作邾瑕案文云定公十三年左氏經作汶
于垂葭公羊經作垂瑕此年左傳作城邾瑕公羊經作城邾
婁葭知瑕葭音相近杜云任城亢父縣有邾瑕城大事表云
今在兗州府濟寧州南二十里水經注河水又西逕瑕丘東
屈從縣東南流漷水從東來注之又東逕瑕丘東負瑕
吳漷水西南流入邾馬氏宗璉左傳補注云按郡國志負瑕
屬山陽郡與邾之漷與闕丘近哀七年因邾子負瑕杜云在
前年勝邾西北哀二年伐邾取漷東田水經負瑕漷水從東
來注之酈元以為漷水在瑕丘西南是哀二年所取漷東田
即負瑕水也本邾地故曰邾瑕哀七年傳負瑕故有繹亦瑕
即本為邾地之證杜注非是

注城北取之也。寡二年逆城虎牢傳虎牢北鄭之邑也其
言城之何取之也今言城邾婁葭又與彼同故知城之為取
之也
注晉數至惡甚。即上二年伐邾婁取東鄙田及沂西田又
三年救鄭州仇付鄭之屬是也有夷狄行
北門疏云正以貪而無親故也通義云諱取言城與虎牢同
義不但言取葭北方將滅其國故諱之蓋深凡為內深諱其
正惡之大者也諱亟取不繫國今深諱反繫國者但言城葭
嫌與內邑同文無所起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吳伐陳

夏齊國夏及高陽來奔

叔還會吳于柤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疏）包氏慎言云七月為庚寅月之十七日移史記世家作珍

齊陽生入于齊（疏）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蔡不正何用弗受以其受命可以言弗受也陽生其以國氏何也
取國于蔡也注引何君慶疾曰即不使陽生為君以蔡為君
不肯言公子見嘗國也又穀梁以為國氏者取國于蔡齊小
國又不取國于子糾矣乃近自相反乎以穀梁上傳曰陽生
入而弒其君以陳乞生之何也不以陽生君蔡也其不以陽
生君蔡何也陽生正蔡不正故何氏有此難也鄭釋之曰陽
生篡國故不言公子不使君蔡謂出陳乞弒君爾蔡與小白
其事相似蔡弒乃後立小白立乃後弒雖然俱篡國而受國
于爾傳曰齊小白入于齊惡之也陽生其以國氏何取國于
蔡也義通相足又何乃自反乎子糾宜立而小白篡之我受國于
子糾則將誰乎按經義述聞云子糾未得入于齊則國我其國
也嘗得云受國子糾故劉氏逢祿難之曰蔡之不正以不日
明之與晉卓子同例蔡之弒實陳乞主之故與晉里克同例
經曰其君傳曰陳乞之君我陽生之君不亦執于義乎然則
楚棄疾不以國氏比又不稱其君且得為誅執辭乎商人
取國于舍又何為不以國氏乎按大國篡例月此不月者四
疏云陽生之入實是九月但事不宜月故直時若然隱四年
傳注大國篡例月則齊為大國例宜出月而言事不宜月者以
陽生之篡陳乞為之故陽生之入猶移惡於陳乞故也似若

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注不月者篡也其則大國曰之篡所以月者以其殺禍大故也說篡于陳乞是以不月而得建事之宜矣

哀

陳乞弒其君舍（疏）釋文出荼云舍作荼同云新故道唐韻正舍古音署詩小雅何人斯云亦不遑舍與車盱韻然則東曰舍又但與車盱協韻音作舒任舍讀作舒者秋哀六年齊陳乞弒其君荼之華作舍音舒此經史明証史記律書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九經古義云史記律書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是舍有舒義故音舒言

弒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此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注）據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而立不氏公子（疏）道義云弒而立者謂皆弒諸兒而立莊公不言宋馮入于宋楚商臣弒靈公而立成公不言晉黑臀入于晉之類是也

注據齊公子○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故疑陽生不弒其子

為諼也（疏）馮黑臀等皆君弒而後得國此則先得國乃作諼弒舍故特為篡詞與齊小白入于齊而後殺糾其同異也

此其為諼奈何（注）問為其義

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疏）齊世家景公寵妾芮姬生子荼左氏傳云子鬻姒之子荼嬖未知孰是

陳乞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注）若自在也（疏）舊疏云此乃有所而言非正道也

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注）陳乞欲推言不可也景公殺陽生（疏）齊世家景公病命國惠子高昭子立少子荼為太子與左傳同均與此異

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

將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而北（注）晉世子申生是也（疏）注晉世至是也

○即僖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是也彰果傳云陽生正荼

不正是也世家荼少其母賤無行明不正也

吾不立子北前以生子也走矣（注）教陽生去（疏）本傳史記皆以陽生奔在景公

卒後

與之玉節而走（注）節信也析玉與陽生留其半為信背迎之合

以為信防稱矯也奔不出北未命為嗣（疏）注節信也○周禮

用玉節注謂信於其國中公卿大夫王子弟於其宗邑有命

北亦自有節以輔之玉節之制如王為之以命數為小大是

也

注析玉至矯也○洋書孝文紀除關無用傳性是曰傳信也

者今過所也如淳曰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

得過謂之傳也李奇曰傳廩也師古曰古北或用廩或用繒

帛廩北刻木為合符也又終軍傳關吏予軍繻即師古所謂

或用繒帛也蓋古或有用木北說文木部廩傳信也自謂以

木為之北史記孝文本紀初與郡國守相為銅符序符作使

符注應劭曰銅序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北至郡

合符二合乃聽受之作使符皆以竹箭五枝長五寸鐵刻篆

由書第一至第五性是曰符以代古之理璋淺簡易也師古

曰與郡守為符北謂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在以與之淳洋書

杜詩傳兵北國之凶黑聖人所慎伯制發兵皆以序符其餘

微調作使而已符第合會取為大信所以明著國命殷持威

重也注云說文符信也洋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皆則古玉

節之遺也通義云使詐以使命出防關稽也周禮有金節竹

節此言玉北蓋若龍輔之類

注奔不至為嗣○通義云子紺素奔亦不出因此例按定十

四年衛世子蒯聵出奔宋此陽生出奔不出明未為嗣矣然

則上傳云廢正而立不正此如殺而北立子以貴蓋陽生雖

如猶出但其稱次宜立故亦為正或貴妾之子也旧疏引旧

云陽生實是世子但未命為嗣故出入不而出若命為嗣則

是晉國大國之君而出入合而出北此按本傳史記皆云謂

大夫曰願以其擇願紙子長為嗣景公惡言嗣[illegible]謂是

未命為嗣若悖陽生是適則謂大夫直請立陽生矣

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謂其家（注）于謂寘也齊

諱也（疏）齊世家田乞欲之相乃使人之魯招公子陽生至齊
私匿田乞家乞使使子使召公子陽生速府至于齊
國人知之使子使子生之母善之
注于此至人諱

除景公之喪（注）鄭氏小祥服期者除（疏）注期而至者除曰期而小祥士虞記文喪服杖

衰章斬衰傳曰至尊也又曰君傳曰君至尊也則君臣皆
應三年景公死於上年之九月至此年秋末猶及期陽生及
陳乞並諸大夫皆為除喪之禮蓋時無三年喪禮也故孟子
盡心云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朞之喪猶愈於已乎文
滕文公篇滕定公薨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
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襄十四
年左傳晏子謂嬰既除喪葬而注景公卒至此年七月既葬
而除閔二年傳譏於不三年譏諸陽貨篇宰我問三年之喪期
已久矣是當時各國皆不行三年喪也詩檜風序素冠刺不
能三年也則喪禮前已有不三年者比喪通義云除喪如除喪
此先王之禮喪服自其以練而祥而禫皆有變除之節
謂之除喪此期而除喪其所謂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也

蓋或然也然此距景公之卒並未及期蓋速國殺之耳續篇
者以國殺則不能行三年之喪必矣

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注）常陳乞子重難言其妻故云
爾（疏）注常陳乞子○田齊世家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為田成
子甲常即陳恆也漢博士避文帝諱改恆為常
注重難至云爾○今人欲省此稱舊疏云正以妻者臣之私
故難言之似若今人謂妻為兒母之類是也

有魚菽之祭（注）齊俗婦人首祭事言魚豆者示薄陋無所有
（疏）齊世家十月戊子田乞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
幸來會飲
注齊俗至祭事○舊疏云主婦設祭禮則有之何言齊俗者
正以主婦設祭之時助祭而已其實男子為主即君牽牲夫
人奠酒君親獻尸夫人薦豆之類今齊俗則令婦人為首也故
此傳云云即其文是矣
注言魚至所有○鹽鐵論散不足篇古者庶人魚菽之祭春
陳乞自卑之詞也舊疏云依正禮水陸俱陳而止言魚豆與之
其示薄陋無所有故也公羊問答問陳乞為大夫而祭以魚
菽何也曰祭典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

人有血炙之薦今陳乞大夫而言血菽之祭故注云示薄陋
無所有通義云牲用血薦用菽家之小祭祀所謂季女尸之
北也亦以乞未終君喪不可自首祭事其妻服除故得言
祝為夫之君服姻故孔氏此語甚是陳乞未為陽生立事
不必實有正祭也

願諸大夫之化我也（注）言願以薄陋餘稍共宴飲（疏）桓六年傳易為慢之
化我也注行過無禮謂之化齊人語也意謂血菽豈薄諸大
夫不必以禮相將謹若不敢當慢似然也通義云不將禮而
相過謂之化
注言願至宴飲

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為甲（注）
甲館

請以示于諸大夫皆曰諾於是使力士舉匡囊（疏）而至于中霤

（注）匡囊大橐中央曰中霤（疏）按勘記出匡囊云唐石經諸本
記齊大公世家囊作橐故音託
注匡囊大橐○陳氏恩源稽古毛詩編云諸家釋囊橐各異
毛傳小曰橐大曰囊玉篇解亦同孔疏引左傳趙盾食靈輒
寘食與肉於橐及公羊傳陳乞盛公子陽生于囊以橐僅容
物詩者小囊可容人詩者大于宮晉紀論引此詩呂注云大
曰橐小曰囊與毛詩反釋文引說文云無底曰囊有底曰橐
孫奭示兒編引志之此又一說也唐韻橐無底囊漢書注無
底曰橐有底曰囊宋董氏及朱傳因之與釋文正反四說各
異而毛傳最古疏引趙盾陳乞二事似為確證然史記平原
君傳若雒之虜囊中楊雄傳士或自盛以橐又云范雎服
入橐則囊未嘗不可盛物橐未嘗不可容人二物本大同小
別可以互稱人各以意名之乎按陳說辨論極明晰善本云
宜定若故[illegible]各互異
注中央曰中霤○左傳宣二年三進及溜釋文溜屋霤也惠
氏棟左傳補注云案燕氏注說古有中霤禮蓋侵禮之逸而
不傳其霤其屋有複穴開其上以取明雨則霤之因名中霤
庭曰中霤鄉射記有磬　霤即中霤也大記有東霤注云若
棟上也雜記有門內霤即寢執脯賜鐘人之處釋名釋宮室

云中央曰中霤古者寢穴後室之霤當今之棟下直室之中
古者霤下之處也月令其祀中霤注中霤犹中室也古者複
穴是以名室為霤云旧疏引庾蔚之云複地上累土穴則穿
地也複穴皆開其上取明故兩霤之是以因名中室為中霤
也程氏瑤田釋宮小記云霤之義始于廧尔雅云亲廧謂之
梁梁言宮室之上霤者為廧然隆起也當未有宮室之先民
複穴以居地上累土為之謂之複鑿地為之謂之穴其上皆
為有廧然者霤之此宮室亲廧之所自始也開上納明雨從
此下此則霤之所自始也故字从雨而从留也受霤之地在
複穴之中則中室名中霤之始也月令中央土其祀中霤祀
土神也土為五行主神在室之中央室之中央因於古先納
明之廧霤故名之曰中霤祀之於此故名祀土神曰祀中霤
也祀中霤之礼設主於牖中牖家納明之霤故主設之於此
郊特牲曰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社祀土中霤以祀土故家國
相擬也今世茅屋草舍開上納明以破甕之半側霤云以繩
雨即古中霤之遺象与堂試論之古者初有宮室時易複穴
為蓋構度未亦遽為雨下屋与四注屋也不過為廧然之物
以霤於上當如車蓋然中高而四周漸下以至於地中高者
棟四周漸下者宇度所謂上棟下宇者或是亦通謂之壁
度即屋之上霤者非如後世墻垣始謂之壁也古者明堂圓

其上以法天余以為上棟下宇之初殆與圓其上者与古者
屋霤至地必開上納明故霤恒入于室後世制度大備屋宇
軒敞の旁皆得納明其霤不入於室而外垂故天子諸侯屋
皆四注則有東西南北之霤凡四大夫以下兩下屋則有南
北之兩霤並礼當東霤見有南北西也鄉飲酒縮霤則其南
霤也此言堂屋之霤也其門屋又皆有霤曰門內霤凡此之
霤皆外垂皆又有木梘承之柱云所謂池視重霤鄭氏謂屋
之承霤以木為之用行水也按此自謂屋之中霤我南北霤
也

詩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注）色然驚駭貌（疏）按助記云庶唐石
經詩本同釋文色
然如字本又作埳又或作苞按一切經音義引作歗然此作
色蓋誤經義述聞云色者歗之段借也一切經音義卷九歗
所力反埤蒼云恐懼也通俗文小怖曰歗公羊傳歗然而駭
是也集韻歗恐懼也亦引春秋傳歗然而駭与何本不同蓋
土王愆期高祀孔衍三家注也讀苞皆色之誤猶脆之誤為
脆矣
注色然驚駭貌○莊子大宗師云且彼有駭然形而無損心注
以變化為形之駭動耳說文駭

說諸諸色如牽矣云

讀者蓋保說文歡悲意色歡同声段借字本作垝危者又因色字而誤經傳釋詞如狄然也[illegible]鄉黨圖如牽逸馬注云見顏色不善則去之寬問篇其次辟色孔傳曰色如牽矣二注相應然下句翔而後集自指鳥言之若謂孔子辟色則與下句意不屬若謂鳥見人之顏色不善而飛去則人之顏色不善又宅鳥所能喻今按色如者如鳥齊之疾也與翔而後集意相反色如狄色然驚飛貌也其覽

篇蓋閔君子狄鳥也駭則牽公羊傳色然而駭何注驚駭貌與此相近漢人多以色如連讀語徵定賢云大賢之涉世也翔而後集色如而舉謙郎元賓碑翻翥色如竹邑侯陟壽碑君常[illegible]怀色如遂用高逝豐邑令[illegible]鳳碑色如輕翔翻然高際[illegible]鳳別碑功成事就色如高牽[illegible]色如此之色然也

閩之則闐然（注）闐然出頭貌（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訛本同釋文闐然見貌字林云馬出門貌按說文䫉[illegible]見也从見炎声者秋公羊傳曰䫉然公子陽生按釋文闐丑鴆反又丑甚反一音丑今反見貌注闐然出頭貌○玉篇門部闐勅薩[illegible]馬出頭門皃引公羊傳闐之則闐然何注闐然出頭皃或作䫉按說文皃部有䫉字則玉篇之或作䫉當云或作䫉也段注云猝乍之見也倉頡篇曰䫉二祝皃按與月部之睒音義皆同說文云闐出門皃从馬出門中讀若彬出門皃與出頭貌取象亦近也說文腶和出頭貌也閃闕頭門中也本元普和一普復睒天不視其軫首注睒窺也劇次三見睒其宝注睒見也祝運注淪之言閃也凡閃睒䫉闐音義皆相近

公子陽生也陳云曰此君也正訛大夫不得正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宋（注）時舍未能得衆而陽生今正首立訛大夫又見力士知陳云有備故不得已遂君之（疏）齊世家會紀曰云盛陽生橐中置酒生中央農掌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與大夫盟而立之鮑牧醉云誣大夫曰云與鮑牧謀共立陽生鮑牧怒曰子忘景公之命乎訛大夫乃祝願悔陽生前頓首曰可則立之並則已鮑牧恐禍起乃復曰皆景公子也何為不可乃與盟立陽生與在此大同小異注時舍莫君之○齊世家云芮子故賤而孺子少故無權國人輕之是未能得衆也毛本今正作本正按齊世家云鮑牧恐禍起並亦見力士知陳云有備也故大夫訛亦從而君之宋

自是往弑舍（注）陽生先詐致訛大夫立於陳乞家然後往弑舍
故先出書國起其事也乞為陽生弑舍不牽陽生也（弑）諱成
于乞也不日此與卓子同（疏）齊世家云悼公入宮使人遷晏
孺子於駘殺之幕下者使胡
姬以安孺子如賴吉鬻姒使朱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訛野
幕之下
注陽生至事也○旧疏云先出書國起其事也謂出陽生入
齊乃在弑舍之前所以起其先入後弑也通義云陽生正舍
不正而入于齊為篡辭也舍有父命也此大為臣子所也先
出書國起事也謂出陽生敕異傳不正則其曰君何也蓋雖
不正已受命矣入此內非受也蓋不正何用非受以其受命
可以言非受也注先君已命立之於義可以拒之是弑君之
謀起於陽生故以書國辭起之
注乞為至乞也○旧疏云牽主略輕書秋之常事舍而不出
此諱成于乞故也通義云比狀加弑陽生不加弑此彼言歸
獲此無惡此而如則不獲陽生無惡須主見陳乞之罪彼則
別出三棄二疾弑其子比于下諱弑之罪此有所見也此二經文
異而義同按弑君之事成于乞而不出陳乞弑君乞罪不見

陽生已出書國不獲無罪也
注不日至子同○僖十年春王正月晉里克弑其君卓子注
不日此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合此陳乞弑舍不日亦
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也故曰與卓子同旧疏云鄉解
云陽生之入實在九月但事不宣月故不出月則陳乞之事
宜云不月而云不日此以卓子之弑出月義言不月則與卓
子同多不可設故曰不日且陳乞弑舍實不出日謂之不日
亦何傷則陳乞弑舍與里克弑卓子相同數而不月此以文承陽
生入齊之下陽生入齊不月是以陳乞之事不得月也僖九
年冬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實齊注不月此不正遇禍終始惡
明故略之此亦不用河曲不云不月此與實齊同義正以實
齊未踰年之君與舍不類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

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夏公會吳于鄫〔疏〕左傳釋文作繒云本作鄫陸樹華云穀梁史記吳世家魯世家孔子世家並作繒是所據本有異也（校勘記云）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疏〕今以長曆言之八月有己酉月之十一日

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注〕據莒牟夷以為重〔疏〕注據莒牟夷以為重。莊十年傳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

內辭也若使他人然〔注〕諱獲諸侯故不舉重而兩書使若魯公伐而去他人入之以來故順他人來文〔疏〕注諱獲至來文。○解

六年鄭人來輸平傳諱獲也注明鄭擅獲諸侯魯不能死難是諱絕之又隱十一年獲言隱注解所以書獲以鄭獲之與獲人君皆當絕也是獲君皆絕故為內諱獲諸侯也舊疏云若不諱直言以入邾其不舉重而但以兩書故知

諱獲諸侯也又云使若魯公伐而去他人入之以來者以來是諸國之常文故曰此言來者常文不為早晚施也（是令如若不諱直云以邾子益至自某而經言來者故而經言來故如此解又云諱使他人來者然以上諱獲諸侯故不舉重便又魯人伐而去他人自入之文言來作外來諸侯之常文故曰諱使他人來文也據經若不諱者云以邾子益歸不言來也通義云諱不於其首者要與使與同意不嫌獨自入例於下者獲之要明

邾子益何以名〔注〕據以陽下歸不名〔疏〕注據以至不名。見僖二十六年。通義云據滅而以歸者乃名經無滅文

絕曷為絕之獲也〔注〕據得以歸〔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按僖二十六年疏引此曷上有之字

此脫

注據得以歸者正以經書以歸而以不名誤其實也故與此以說子歸同故云據得以歸

獲也〔疏〕舊本作之名惡也注惡其不能死社稷左傳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

（為惡其此）

易為不言其獲（注）據晉獲侯言獲（疏）注據獲晉侯言獲○見僖十五年

內大惡諱也（注）故名以起之也（疏）日北惡魯侮奪邾婁無已復入獲之入不致其得意可知例（疏）正以擅獲諱侯宜絕故為內大惡也旧疏云隱二年

無駭入極之下傳云此臧也其言入何內大惡諱也明四年取鄭之下傳云臧之則其言取之何內大惡諱也今此又言內大惡諱也重發傳其正以往前二處入取文異今此上經雖亦言入但其名之由事須備辨是以又言通義云好言以歸內言以來別其詞也醜順諱文不齊其至故特解不言以至而義果以為言來有好魯之詞焉此經意

注故名以起之也○正以內諱獲言來獲之實無恐不見故為名以起之正以內諱之諱侯不生名又曰諱侯失地名是諱侯禮當死位今不能死位故生名○見其絕（宜）知被獲矣

注日北至獲之○隱二年注入例時傷害多則月此為日故解之侮奪無已即上六年城邾婁葭注云魯數國取邾婁邑邾婁未嘗加此於魯而侮奪之不知是今又入其國獲其君故為日以惡內也

注入不至知例○莊六年注其與一國及獲其用兵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至入則不為致明得意也此不為致得意可知例僖三十三年以伐邾婁取叢注云取邑不致得意可知例與此同

宋人圍曹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曹伯陽何以名（注）據以隱子歸不名（疏）注據以至不名○見僖二十六年

絕易為絕之（注）據俱以歸

臧也（疏）大事表云據宋臧曹而經文為入先儒以為入與臧不同然哀十四年經書宋向魋入于曹以報則曹為宋如色明矣且春秋書入其多矣莒人入向二為莒邑秦人入滑而滑為晉邑秦人入鄀而鄀為楚邑至哀十三年於越入吳宅得謂其非臧耶而宋宣十二年出楚子臧蕭而蕭反未臧仍屬于宋無則謂入與臧之判然不同其殆未可為定

例也蓋知隱二年入極之義以為滅也此說近是矣

曷為不言其滅(注)据滅溫也

諱同姓之滅也(注)故名以起之(疏)注故名以起之○義與為邦其子蓋同桓七年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云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

何諱乎同姓之滅(注)据衛侯燬滅邢故不書諱也(疏)注据衛至不諱○見僖二十五年

力能救之而不救也(注)以屬上力能獲邾婁而不救害故責之

不日者深諱之定哀滅例日此不日者諱使若不滅故不日

(疏)通義云滅邢不諱滅曹諱者所見之世為內恥尤深也此同事而異辭所以為見其義彼主責衛滅同姓此當責魯不救同姓之滅直為宋滅則責內意無所託變滅言入乃得起其微辭故曰諱之與識之為用一事兩見也至於滅國之惡前後屢見不待責一宋之而後顯所謂見其不復見耳春秋用意每略人所易曉而詳人所難知之狄滅溫言執虞公梁亡不言秦滅而獨詳責宋之之薄也且曰同而以其歸罪國不滅于滅矣

注以屬至責之○即上七年公伐邾婁八月己酉入邾婁以邾婁子益來是也

注不日者深諱之○此疏云說者以以諱滅同姓見滅而又故曰深諱也今疏本脫者字

注定哀至不日○定四年夏四月庚辰蔡公孫歸姓帥師滅沈注云定哀滅例日定公承黜君之後有彊臣之仇故有滅則危懼之為定公戒也哀承定後亦宜為日定不日諱使若不滅者故不日也

吳伐我(注)不言鄙者起圍魯也不言圍者諱使若伐而去(疏)解詁箋云所見世著治太平之也。董子曰當此之時魯無鄙疆諸侯之伐哀者皆不言鄙中庸祖述堯舜述春秋之化詳及夷狄亦此意也從吳齊來伐亦見意與明魯與春秋異也不相干也按董子說見奉本篇以下

注不言至魯也●莊十九年齊人伐我西鄙注鄙者邊垂之詞若見遠也此見圍故不得言鄙矣通義云不言鄙者近

通城下之辭，均与䇿异。
注不言至而曰書。旧疏云：因君當彈弱衛，當遠害、微弱深
見犯至于圍，故因以諱之。但言伐，此差輕也。按莊十九年齊
人以下伐我西鄙，注又云：莫見遠也。則此通同書鄙，恥可知，
故深為諱也。

夏，齊人取讙及僤。疏：按劉氏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僤，字林作闡。
闡在東平剛縣北。剛（縣）大事表：魯國時為齊之剛邑，故剛城在
今兗州府寧陽縣北（案三十五里）。有蒿亭，郭璞尺善反，魯邑名，
与字林同。水經注汶水篇：又西南過剛縣北。地理志：剛，故闡
也。應劭曰：春秋齊人取讙及闡是也。杜預釋地曰：闡在剛
縣北。剛縣城北有一小亭，今剛縣治西又謂之闡亭，亦稱
闡土。地名闡縣西四十里有闡亭。據地理志泰山郡剛，故
闡。應劭曰：春秋經取讙及闡，今闡亭是也。闡僤皆聲音
義通。方輿紀要應劭曰：剛縣故闡邑也，魯國時為齊之剛邑，
孝明王三十六年取齊剛壽，即此。漢置剛縣，屬泰山郡，後漢
屬濟北。晉曰剛平，後省剛為堽，今有堽城。方輿紀要又云：闡城
兗州寧陽縣北（案）三十五里，故剛城北。通志亦云：闡邑在寧
陽縣東北境。宋雅注別為闡。應劭又引讀作鄘，不知何家本。

漢地理志讀如字，（六引作鄭）此作鄘，有字。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為賂齊？注：據上無戰伐
之文。疏：穀梁注宣元年傳：內不言取，言取，授之也，以是為賂
齊。此言取，蓋亦賂也。
為以邾婁子益來也。注：邾婁齊與國，畏為齊所怒，而賂之，恥甚，
故諱使若齊自取。疏：注邾婁至自取。穀梁傳：惡內也。注書（范注云）
前年伐邾，以邾子益來，蓋齊之甥也。畏
齊故賂之。公羊但以為邾婁齊之與國，未知范氏何本。

歸邾婁子益于邾婁。注：據獲歸不書，此為其善變悔過歸之，獲
歸邾婁子益無罪書，故復名之。疏：注獲歸至歸之。曰：以德（旧疏云）
十五年春獲晉侯，後歸不
書，故曰獲歸不書。今此書者，其善變悔過之，故錄見之。
注獲解至名之。○監本毛本名誤明。又僖元年穀梁傳曾
不失國也。注於王法當絕，故解云亦以上來為獲歸，且
刺畏齊而後歸益也。桓十五年傳：歸者出入無惡。今此言歸

是年夏之文猶書與益皆書罪故復書名以罪之蓋書名者有
二義一則見邾婁子不能死之罪一則見書雖釋邾婁子
不能除其獲公之罪也何疏所以書益之名得見書之有罪
於此以上六年以益來之時傳云內大惡諱注故名以起之
然則前出名起見書罪則令知復名於此其不善明矣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疏）己酉朔經云冬十二月書癸亥月之四日

齊人歸讙及僤（注）為其善魯能悔過歸邾婁子益所喜之邑不
求自得故不言來使若不從齊來與歸我濟西田同文（疏）注
其喜之邑○解云齊歸邾婁子所喜之邑經傳無文未知何氏
所據
注不求至同文○解云以齊歸叔不求自得也若求乃得之則
當言取從三十年取濟西田成二年取汶陽田是也與歸我
濟西田同文者宣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傳齊已取之矣其
言我何言我者未絶於我也曷為未絶於我齊已言取之矣其
實未之齊也注不言來者明不從齊來不當坐取邑是也則
彼以未之齊故不言來此以不求自得使若不從齊來不當
坐取邑故亦不言來故云與彼同文矣然則彼言我此以其
未絶於我此不言我者讙僤已絶於魯故耳彼我也濟西田
未絶齊不當坐取邑則讙僤齊人當坐取邑矣通義云從歸邾
婁子齊亦還取賂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疏）杜云雍丘屬陳留國方輿紀要雍丘城今開封府杞縣治

其言取之何易也（注）据詐戰言敗也（疏）注据詐戰言敗也○莊十年荊敗蔡師于莘以
二十三年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是也（雞父敗于）
傳云此偏戰也曷為以詐戰言之故春秋於夷國便為因詐
戰者皆書敗

曷也其易奈何詐之也（注）詐謂陷阱奇伏之類兵者為衛不諱
不言者勝而已十三年詐反不月於此不樂上月疾略之爾

（疏）注詐謂至之類○四疏云何氏羨取礼記中庸云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辟也又言奇伏出奇兵伏兵之謂也莊十一年春侍霸而敗之曰取某師杜氏釋例霸者謂威力兼備義罢綱之所捷霸一軍皆見禽制故以取為文事制之詞也

注兵者至而已○四疏云春秋之義偏戰者日詐戰者月所以然者不為苟勝故[illegible]雖行權之要詐擊也

注十三至之宋○即下十三年春鄭軒遠帥師取宋師于嵒侍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奉何詐反也注前宋行詐取鄭師今鄭復行詐取之苟相報讀不以君子正道均傳言詐反反狀報也是也不月也詐戰者月所以然者疾其行詐故略之也此二經設陷阱奇伏又為詐之甚者故不月深疾之深故略之甚也知此不蒙上月矣

夏楚人伐陳

秋宋公伐鄭

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安子益來（注）月者魯前獲而歸之今來奔明

當尤加礼厚遇之（疏）注月者至遇之○隱元年注出奔例時此月故解之故襄十六年冬齊慶封來奔上六年齊國夏高陽來奔之屬是今此月故解之旧疏云文十二年春王正月盛伯來奔注月者前為魯所滅今來見歸尤當加之厚遇之也義而通於此則知昭二十三年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月者為下戊辰吳敗頓胡以下之師出莒子之奔雖在月下不蒙月何氏不注之者正以隱元年冬十有二月祭伯來之下注云月者為下卒也上已有注故知庚輿之下者又深可知

公會吳伐齊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注）（疏）包氏慎言云三月有戊戌月之十六日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

五月之至自伐齊（疏）通義云前後之舍吳皆不致此恥也此致此善之因齊喪退中師將順大美

葬齊悼公

衛公遂驅自齊歸于衛

薛伯定卒（注）卒葬略此與杞伯並然同（疏）注卒葬至然同○昭六年春王正月杞伯

並然卒注不日此行微弱故略之上城杞已貶復卒略之此入所見世責小國詳於餘內行也訛信內行小失不可勝者故於終略責之見其義則此不卒日葬月此故亦以內行小失略之

左氏義異宋伯夷出堯典寅賓之日釋文寅又音夷又風夜惟寅釋文徐音夷古音寅讀如以脂切故得與夷通

秋葬薛母惠公

冬楚子出結帥師伐陳吳救陳（注）救中國不進此陳吳與國救陳欲以備中國故不進（疏）注救中至不進○僖十八年狄救齊又云邢人狄人伐衛注狄稱人此善救齊雖拒義兵猶有憂中國之心故進之不於救時進之此辟衰公不使義兵壅塞也宋四年冬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傳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注言子起憂中國則夷狄能憂中國則進之此稱國不進以救中國陳以備中國故不進也通義云何焯曰救中國不進此吳楚之結憾志不在救中國故不進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戰

夏陳袁頤出奔鄭

五月公舍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疏）方輿紀要艾陵亭在泰安府萊蕪縣北

齊師敗績獲齊國書（注）戰不言伐牽伐此魯與伐而不與戰不從內與伐使吳為主此吳主舍故不與夷狄主中國也言獲此能結日偏戰少進也（疏）宣二年春獲宋華元之下注云復出宋此非獨惡華元明恥辱及宋

國然則此漢書齊桓亦然但有文漢可知故不注
注戰不至與戰○莊十年傳云戰不言伐故此戰伐並舉故
解之
注不從至國也○成二年季孫行父以下會晉郤克以下及
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注大夫敵君不賤其隨從王其大夫
得敵諸侯也然則郤克等得敵齊侯由隨從魯人均得序于上
主齊侯也今魯殖與伐實吳主會若與之序于齊上則是夷
狄主中國矣是以退云而以齊主之也然則宣十二年晉荀
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林父序上亦宜是夷狄不與主中
國而彼注云不與晉而反與楚子為君臣之禮其以彼楚稱
不已成楚為君此吳止稱國與彼殊也
注言獲至進也○莊十年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傳
易為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此言獲齊國其故云
能結日偏我少進也亦狀照二十三年獲陳夏齧傳云不與
夷狄之主中國則其言獲陳夏齧何吳少進也注能結日偏
戰行少進故從中國辭言之是也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疏）包氏慎言云七月出辛酉月之四
日左傳本有作母其亦經正誤作
母異國本作母

冬十月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何以書（注）據昔賦稅為何書
譏何譏爾譏始用田賦也（注）田謂一井之田賦故取其財物也
言用田賦者若今漢家斂民財錢以田為率也（疏）矣不言井
者城郭里若亦有井猶患賦之禮稅民公田不過什一年賦
十井不過一乘哀公孫慕陘吳宮廢國餓故復用田賦過什
一（疏）通義云魯語曰季康子欲以田賦子謂冉有曰先王制
土藉田以為而破其遠近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為
以夫而謀其（謀）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年旅之出則徵
之無則已其當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五
經異義周禮說有年旅之當一井九夫百畝之賦出禾二
百四十斛芻粟二百四十斤釜米十六斗謂此田賦也若其

公田藉而不稅有我事然後取其賦故賦之字从武从貝昔
仰禽徂征淮夷蜀芟鑊糧郊遂峙之此田賦之法也今魯用
田賦者是無年旅之焉亦一切取之屬民甚矣稅畝未無其
制故言初田賦未有其制特不宜為時用之故言用傳例曰
用者不宜用也
注田謂至率也○周禮大宰云以九賦斂財賄注元謂賦口
率出泉也今之筭泉民或謂之賦此其旧名也与疏鄭君引
漢法民年十二五正五至六十出口賦錢人百二十以為筭江
民永周禮縣義舉要云漢之口率出泉周禮亦有之閭師言
凡無職者出夫布是也此因閭民一職轉移執事於人不能
赴公向三日之役故使出夫布以當之犯後世之丁錢及雇
役五錢不可以此通釋賦字也賦者徵取財物之總名自一
至六以三農九穀為主而草木鳥獸罔布帛及閭民夫布
皆有之唯農妾無賦閭市則商賈也山澤則虞衡也閭市山
澤獨別出者自郡中至都鄙皆有閭市山澤別為二賦不与
六賦混也整餘之賦則已有之餘取之於掌事者故居末公
羊問答云古者得有此制耶曰此率澤法以況之也合貨志
董仲舒曰田租口賦二十倍於古貢禹傳古民無賦筭口錢
起武帝征四夷重賦於民民產三歲以上則出口錢故民重
困宜令免七歲古盛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筭元帝令產子七

歲乃出口錢楚鐵論田雖三十而以頃畝出稅加之以口
賦更繇之役此皆澤法之可考者其事隱矣而惠國用者
數於後世之斂民故何氏以澤法說之按澤者昭帝紀注如
淳曰澤旧役民年七歲至十四口賦錢人二十三二十錢以
事天子共三錢比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貢禹傳元帝時
禹以為古民亡筭賦口錢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產子三
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宜令免七歲皆出盛
乃出口錢二十乃筭天下共設令民產子七歲乃出口錢
此傳言之最詳則口錢之制異於澤此然管子山至數篇云
都錢之籍經歲十錢則口賦之法殆管子時已有矣按如何
注則魯羨仍按田於正供之好復取民財与口賦殊孔氏說
何疑通明疏云知如此者正以家語政論篇云季康子欲以
一井之田出賦法言又魯語下篇云孔子謂冉求曰田一井
出稷禾秉芻缶米徵二文皆論此經用田賦之事而言一井
故知然也
注不言至賦之○按勘記出里君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鄭本
若作井當據正按紹熙本作城郭里苑錢鄭本尤善蓋計田
以井故利賦亦以井起也
注禮稅至什一○穀梁傳古者公田什一用田賦如正也宣
十五年傳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詩慎

所周礼說

稱軍旅之事一井九夫百畝之地賦出禾二百四十斛芻秉二百四十觔芻米十六斗周礼無文蓋即魯語所謂先王之制土共當收田一井出稷米秉芻本無米不足過也礼記疏引左氏說山林之地九夫為度九度而當一井藪澤之地九夫為場八場而當一井宗陵之地九夫為辨比辨而當一井滔鹵之地九夫為表六表而當一井疆漆之地九夫為數五數而當一井偃豬之地九夫為規四規而當一井原防之地九夫為町三町而當一井溼皋之地九夫為牧二牧而當一井彼法之地九夫為井賦法積四十五井除山川三十六井定土賦出九井則千里之坼地方百萬井是仍不好以井定賦也

注軍賦至一乘○四疏引鄭氏云公侯方百里井千則賦出革車一乘此義亦通於此

注哀公至什一○三十年公會吳伐齊十一年公會吳伐齊下云公會吳于橐皋是其外蓋從吳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疏）西包氏情言云五月為甲辰月之四日

孟子此何（注）據魯大夫無孟子

昭公之夫人也（疏）論語述而云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

其稱孟子何（注）據不稱夫人某氏（疏）注據不至某氏○隱二年冬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之屬是也

諱要同姓蓋吳女也（注）礼不要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為同宗其祖礼人傷與會歟無別昭公既要諱而謂之吳孟子春秋不繫吳此礼婦人繫姓不繫國雖不諱猶不繫國也不稱夫人不言薨不為葬此深諱之（疏）四疏云公羊子不受于師故言蓋以疑之也

注礼不至無別○曲礼文鄭注為此近會歟通典引異義云謝侯要同姓今春秋公羊說魯昭公要于吳為同姓也謂之吳孟子春秋左氏說孟子孔少君也不成其喪不當訊謹案易曰同人于宗吝言同姓相要吝逆也即犯誅絕之罪言為周之內會歟行乃當絕白虎通姓要篇云不要同姓比重人

偽防淫洪也和與禽獸同也論語曰君要于吳為同姓謂之
吳孟子則白序通與何氏說同許君駁從左因言五屬之內
禽獸行乃當絕明要同姓不宜此也按禮記大傳云六世親
屬竭矣其庶姓別于上而戚卑於下昏姻可以通乎又云繫
之以姓而弗別陽之以禮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此周
道然也禮記坊記云百事不要同姓以厚別也注厚猶遠也
國語鄭語云史伯曰夫和實生氣同則不繼以它平它謂之
和義以同禪同居乃棄矣故先王聘后于異姓又晉語晉臣
曰同陳則同姓同姓雖遠男女不相及異姓雖近男女相及
也御覽引禮緯傳曰夏殷五世之後則通婚姻周公制禮百
世不通拆大傳云雖百世而婚姻不通目為周道則禮緯傳
有事矣穀梁傳孟子此何也昭公夫人也其不言夫人何也
諱取同姓也
注昭公至孟子○禮記坊記云魯春秋犹定夫人之姓曰吳
其死曰孟子卒注吳大伯之後魯同姓也昭公取于生姓曰
吳至其死亦略云孟子卒不為夫人孟子比薨古傳云昭夫人
孟子卒昭公要於吳故不為姓疏引賈云言孟子若言吳之
長女也禮記雜記云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周昭公始也
注周之制同姓百世昏姻不通吳大伯之後魯同姓昭公要
於吳謂之吳孟子不告於天子自此後取故遂不告於天子

天子亦不命之按賈說是也昭公[illegible]遂孟姬之稱耳杜預以
為詭詐宋姓故也詩齊風載驅云齊子由歸同此通義云
孟子故貴母姊妹之稱故坊記鄭注云孟子蓋其母字亦不
以子為宋姓也
注春秋至國也○此謂不修春秋也禮記坊記云魯春秋犹
去夫人之姓曰吳然則魯春秋或當有夫人至自吳之文至
人修之是致吳文但在孟子卒旧書法而已婦人繫姓不繫
國故即隱元年注云仲字子姓婦人以姓配字不忘本也因
示不適同姓也故孟子雖不諱犹不繫吳以文姜穆姜之屬
亦不繫國言之也
注不稱至諱之○旧疏云若稱夫人又言薨則當書夫人姬
氏薨若薨當言葬我小君昭姬當為大惡不可言故曰深諱
之也而云孟子卒故云言宋之長女為魯侯之妾而卒之如
定十五年[illegible]孟子卒之類

公會吳于橐皋疏杜云在淮南逡道縣東南大事表云孟康曰
橐皋音柘皋姑洋置縣今廬州府巢縣北西
六十里有柘皋城鎮俗狀名會吳城洋逡道故城在今廬州
府治合肥縣東與巢縣相接壤[illegible]洋[illegible]地理志九江即橐皋孟

康曰音柘姑後訪柘又訪柘宋紹興十一年瓦木屯兵柘姑
舉是也方輿紀要臺舉城在廬州府軍縣西北有六十里一
名合吳城杜云淮南北沈約力州郡志云戴復九江為淮南
即徙治尋春

秋公舍衛侯宋皇瑗于遲（疏）春侯遲作鄭杜云發陽也廣陵海
陵縣東南有發繇口大事表云按
晉時海陵縣屬廣陵即今為江南泰州發陽今考今通州如
舉縣亦係海陵地縣南十里有合盟原相傳為吳楚會盟屬
老春秋世吳楚始終無合盟事意必指此矣名勝志今有立
發口在通州如舉縣西北二十六里即發繇口也按通泰地
於時屬吳均九年左傳云吳城邗溝通江淮是其証矣魯衛
宋不應遠舍至此左氏作鄭杜古吳聲年聲同鄭也通義云
誤夏之會止於是故不月不致復為大信詞所以攬亂世孫稱
中國其狀下永殿書歷風經檜之意與

宋向巢帥師伐鄭

冬十有二月蠔（疏）廣君校勘記云唐石經誤本同釋文蠔本亦
作蠡注同按注比年再蠔疏作比年再蠔蠡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不不時也（注）蠔北與陰穀但藏周十二月

夏之十月不當見故為異比年再蠔北天不能穀地不能理
自是之后天下大亂莫能相禁宋國以亡齊并於陳氏焉今
為六物（疏）解詁箋云左氏記夫子之言曰火伏而後蟄北畢
今火猶西流司厤過也是據當時實測非不知當
差也時周不頒朔國自為正官卿廢我閏餘年次經於十三
年再出十二月蠔終之以十省四年春西狩獲麟以明改建
正之數云
注蠔北至為異○五行志十之下哀公十二年十二月蠡是
時哀用田賦初向以為春用田賦冬而蠡十三月九月蠡十
二月蠡比三蠡虐取於民之數也劉歆以為周十二月夏十
月也火星沒伏蟄蠡皆畢天之見變因物類之宜不得以蠡
是當再失閏矣周九月夏七月故傳曰火猶西流司厤過也
經義襍記云按穀梁三蠡蠡皆無注說用田賦傳云古北公
田什一用田賦如正也故子政取以為說歆以為天之見變
因物類之宜不得以蠡是陰以為說為如也杜注左氏云是
當應置閏而失不置雖為十二月實今之九月司厤誤一月
九月之前當漢故得有蠡本劉子駿義與傳合律厤志劉歆
說云哀十二年亦以建申流火之月為建亥而怪蟄蠡之不

何氏取宗杼處
是宋春秋鑄義
四諸文字

伏也其吳曰閏十二月夏八月也再失閏當為八月建酉而
云建申誤也何氏曰火猶西流司麻過矣刘歆往以詩七月
流火為證不知八月火猶西流也
注比年無錯理。惠棟云二語見荀子理當作埋謂之比年
再閏即下十三年冬十二月閏也是
注自是至六卿之宗國四族云此春秋後者謂四等宗是
宗字盛則宗國散大國言夷不能應也不能理之下大亂莫
能制禁矣此紀綱之國滅亡之象是故春秋於陽氏屬為
六卿并作宗字日氏受省所見春秋說云陽氏著為三年十
人合華故春秋各田諸此是其義為春之之一隅也西太氏
及史記皆云晉君分為六卿封晉其初
時晉君失政六卿用事不納其下庶時但三家分之是謂去
四卿志中之上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時則有介蟲之孽
公羊董仲舒以為中和揖之數陽氣所生也於春秋為螽
今謂之蝗皆其類也故志所引劉向董仲舒說螽皆與何
氏同大率皆以為煩擾之應惟此注與前解稍異因樓顏
宗祀云春京祀是天不得謂注引感精符云春京是時政務
亂絕不日食則此年為螽當為天下記異也故何氏推原之
意見其所以據春秋以垂人臣義之者此之再閏不必是為
春亡晉分之應然記之春秋之末則春秋後事皆在所繫矣

執事安以求之則泥矣

十有三年春鄭軒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反也（注）前宋行詐取鄭師今鄭
復行詐取之，嫌獨猶僥不以君子正道於傳言詐反（疏）注前 反猶報也 宋至
詐反○即上九年宋皇瑗取鄭師于雍丘是也
注反猶報也。

夏許男成卒（注）比陳蔡不當得卒故卒慕（疏）通義云失國復
得日卒四說云昭八年冬楚師滅陳十一年楚師滅蔡至
十三年於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二十年冬十有二
月葬那蔡侯廬卒二十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定四年春
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夏六月葬陳惠公定六年鄭游速滅許
師 游速 師

以許男奴歸合年夏許男成本社葬許之只然則陳蔡之滅
我吳虐之罪及其存時乃為大國所復但以不受封於天子
故書君以見之仍以前君死位非其自復其國合存故許錄
其本葬也而許男奴以為節所滅不能死位許國合絕而是
存之而成自復罪惡深矣若比之陳蔡不當合錄而錄之故
正欲見其前君不死位自復之惡深是以書其本葬
而去其日月以見矣故曰比陳蔡不當復本本葬略之也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疏）杜云陳留封丘縣有黃亭亭近濟
水水經注泗水篇又東過濟縣東
黃水出西注之黃水出小黃縣黃溝國語吳子會諸侯于黃
池北也大事表云地名考從胡傳以黃池列諸衛地非也只
單傳曰吳生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趙氏循曰黃池晉地
故晉稱會之耳義更有諸侯不當不序是時吳闕為深溝于
商魯之間商即宋魯會而宋不至故吳王歸欲伐宋敗其大
夫而因其歸人則趙氏之言為有據矣國語稱北屬之沂西
屬之濟以會晉公年于黃池沂水出蓋縣臨朱山入于泗而
濟水出封丘縣南合河南開封府封丘縣西南有黃池東西
度三里春秋時為宋地按漢書地理志魏郡內黃下云清河
水出東應劭曰春秋吳子晉侯會于黃池今黃澤在西陳留

有好黃故加內云臣瓚曰國語曰吳子會諸侯于黃池據溝
於宋魯之間今陳好黃有黃溝是也史記曰伐宋取黃池然
則不得在魏地明矣師古曰瓚說是也應說失之續漢志
平丘有黃池亭元和郡縣志黃池在汴州封丘縣南七里按
諸說皆是也[illegible]

吳何以稱子（注）據故陳稱國（疏）注據故陳稱國。即上十年矣
故陳是也

吳主會也（注）以言及也（疏）齊氏召南考證云按此會左傳謂先
晉而國語謂先吳公羊亦謂吳主會
以楚度之國語是也晉不競已數世矣自宋之會即為楚所
先此時能與吳爭乎公羊說此無據但何說引緯書所云齊
晉前驅魯衛驍乘滕薛侯載而趨北則言之太過也繁露觀
德云雞父之戰吳不得與中國為禮至柏莒黃池之會行變
而無反道乃爵而不殊按柏莒之戰吳有憂中國之心故有
與辭此傳無進吳之文董生比類而舉與何氏異
時吳彊而無道敗齊臨晉乘勝大會中國齊晉前驅吳衛驍
乘勝薛侯載而趨以諸夏之家冠帶之國反皆天子而事矣

狀恥甚不可忍言故深為詩辭使若吳大以禮義會天下諸
侯以尊事天子故進稱子

疏 通義云吳自是遂長列國不可復得抑故稱爵有其實

注以言及也○旧疏云以經言及吳即知吳主會何北正以及北汲
二之辭即僖五年夏公及齊侯宋公以下會王世子于首戴
注云言及此國其文可得見汲汲也然則彼云及齊侯齊侯
主會則知此言及吳子吳子主會明是故云以言及也
注特吳至臨菑○旧疏云菑字有作晉字此前作晉字以黃
池為近晉之人畏而會之故曰臨晉按即上十一年五月公
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是也
不在臨菑以此本作臨晉為是
注乘勝遂中國○即謂此會也
注齊晉至而趙○旧疏云春秋說文此堂出鈔引孝異鄭云
黃池之會齊晉前驅滕薛侯穀魯衛驂乘文選注引感精符
云黃池之會重吳子滕薛扶穀魯衛驂乘者侍者單車之經
亦不出亦其一也越絕出吳有子胥之教仍世甚久此陵齊
楚諸侯莫敢動此乘薛許邾莫莫竟穀趙走按彼文有誤或
即薛許驂乘邾莫莫竟穀趙走是也其侯穀即夷穀也祇生
喪禮婦人侯牀未西冬古者二記注今時鍾亂侯穀與嘉與

夷同也前漢書叔孫通傳殿下郎中侯陛注亦夷義也前驅
此詩衛風仍公云仍也牧父為王前驅是也驂乘此

旧疏云以下傳及注云則天下盡會而春秋說特牽此亦國
此特為之彼故偏牽之或言不盡意故也
注以諸侯至稱子○穀梁傳吳王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
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注不知冠有等差唯欲好冠是
也明不知冠帶故諸夏之家為冠帶之國也矣彼傳不言黃
池之會吳子進乎哉遂子矣是夷狄之國也祝髮文身欲國
魯之禮用魯之權而請冠端以襲其藉於成周以當天子吳
進矣吳未方之大國也累累致小國以會諸侯以合乎中國
吳能為之則不臣乎吳進矣王當稱也子卑稱也辭當爵
而居卑爵稱以會乎諸侯以當天王然則吳特蓋實有異仍
當用之心故春秋為其意而進之且以殺恥故也

吳主會則曷為先言晉侯（注）據申之會將子主會序上（疏）注據申至
序上○即昭四年夏楚子蔡侯以下會于申是

不与夷狄之主中國也（注）明其實月以夷狄之彊會諸侯尔不
行禮義故序晉於上（疏）道義云國語稱黃池之會盟吳以先
不錄其盟唯存會時之次云尔
其言及吳子何（注）據鍾離之會殊會吳不言及僖五年以及晉
齊侯齊侯主會並明矣（疏）注據鍾離言及○成十五年叔孫
于鍾離故是也
注僖五年明矣○僖五年以及齊侯宋以下會王世子于
首止或是也舊疏云按如彼經為以及齊侯齊侯主會此云及
吳明是吳子主會並明矣何言不与夷狄之主中國並以據
而難之
會兩伯之辭也（疏）（注）晉序上此主會文也吳言及此亦人往為
主之文也方不与夷狄主中國而又事實當見不可諱奪故

此兩伯辭先晉言及吳子使若晉主會為伯吳亦主會為伯
半柳半起以見奪見其事也語在下（疏）繁露年本云黃池之
會以兩伯之辭言之
不以為好以近內也与何義殊
注晉序並文也○正以不与夷狄主中國故以晉主會為文
也
注吳言至文也○凡言及此汲汲之辭今言及吳子則似吳
子先在是天下之人慕而往事之無故曰人往為主之文是
也
注方不至事也○舊疏云序晉于上是其柳之言及吳子起
其為伯也故曰半柳半起矣序晉于上是其奪言及吳子亦
見其為伯之事故曰半奪見其事
注語見下○即下傳重吳也云云也為其重吳故不得不見
其事為其不与故不得以奪見其事
不与夷狄之主中國則曷為以會兩伯之辭言之（疏）據伯主人
○舊疏云謂為伯此主領會上之人矣毛本主（傳文）中作中主誤

重吳也（注）其實重在吳故言及齊晉此詩而不盈（疏）注其實至言及○旧
疏云謂其實處權重在于吳故言及吳子作汲汲之文矣是
也
注齊晉至不盈○續二十三年宋公慈父卒傳云何以不
出葬盈乎詩也注盈滿也相接足云辭也此云不盈即取彼
傳文也旧疏云以會晉侯是其詩為吳所主也晉侯之下不
即言及吳子是其不盈滿其詩文也何此晉是大國而汲汲
乎吳迺是吳為會主之義也

曷為重吳（注）據常殊吳（疏）注據常殊吳○即成十五年叔弼傳
年公會晉侯以下會吳于相之屬是也

吳在是則天下訕、敢不至也（注）以晉大國尚犹汲汲於吳
則知訕侯莫敢不至也不知訕侯此為微辭使若天下尽會
之而魯侯蒙俗會之此惡愈齊桓並舉遠明近此但齊大此

見者天子故不得褒也主者此惡訕侯君事夷狄（疏）注不知至惡愈
○桓二年疏引此惡愈下有也字是也通義云訕侯不序此
序在晉下則仍作好吳常辭而仍不顯序在吳下則是好吳
而并好中國訕侯矣文不可成故一切削之但此稱仍辭則
訕侯皆在可知旧疏云羞欲實而言之則天下訕侯豈可悉
至義厥言某侯某侯則有不至之國而魯亦與會其恥甚故
但齊大國晉見天下訕侯莫敢不至魯國亦蒙俗會之其恥
少殺也旧疏云但欲見其重在吳為偏至之辭而已
注齊桓至褒也○續二年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貫澤傳
云江人黃人北河遠國之辭也遠國至矣則中國曷為獨齊
宋至尔大國言齊宋小國言江黃則其餘為莫敢不至也是
齊桓之會不但齊大以見小并齊遠以見近矣而此但齊大
見而明齊桓實事尊天子故褒之為遠近大小皆至之辭吳則
春秋使若以禮義會天下訕侯以尊事天子而已故不得同
也
注主者至夷狄○旧疏云春秋見義我唯一種一則見吳之
隱暴一則見晉之衰微但主者之情本惡訕侯君事夷狄餘
此兼見之矣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於越入吳

秋公至自會(注)有和睦之順諱文也(疏)注有和至文也•莊六年注云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此有和者致順上諱文使若眾無異若大夫會諸侯無故作隱意文也

晉魏多帥師侵衛此晉魏曼多也曷為謂之晉魏多(注)據上七年言曼多(疏)注據上至曼多○即上七年晉魏曼多帥師侵衛是也左氏穀梁經作魏曼多淺人妄增也

譏二名二名非禮也(注)復就晉見始明先自正而后正人當先正大以帥小(疏)自通義云謹按世本獻子生簡子取取生襄子多無則曼多本一名多如左傳所載晉文公重耳或單言重又稱晉重宗柴祁犂即謂之柴祁當時多有此語故何因忌或言忌曼多或言多者特因而書之以託譏二名之義亦所謂因其可譏而譏之也然本二字作名而從刪其一者按晉世家作晉[illegible]繁露云晉俱譏魯也譏二名獨先及正

注復就至帥小○定六年仲孫忌帥師圍運傳云此仲孫何忌也曷為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注為其難諱也一字為名令難言而易諱所以長臣子之敬不逼下也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太平故見王法治定無所復為譏唯有二名故譏之是則被於魯正見譏二名之義此復譏晉魏多明為復見也然此先見於魯為先自正而後正人復見於晉為先正大以帥小也繁露[illegible]云晉俱譏魯也譏二名獨先及之是也

葬許元公

九月螽(注)先是用田賦又有會吳之費(疏)注先是至之費○用田賦見十二年會吳即上黃池之會是也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東方何(注)據北斗言星名(疏)據北斗言星名○即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是也

見于旦也（注）旦此日方出宿不復見故言東方知為旦（疏）舊疏

云于字亦有作乎字者誤也按勘記云訛本因唐石經于字

磨改為乎作乎字氏翔鳳語語蓋微云春秋哀十四年有星

孛于北斗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哀十三年有星孛于東

方公羊說曰孛彗星也左氏說曰彗所以除舊布

新也謂文公得所聞世之當見所以治衰亂照公得所聞世

當見所以除舊布新所見世當見所以治太平此於此

之時矣然亦以除舊布新之象寧復知春秋將三世之法至

人所為本天意以從事也北斗運於中央中宮之星也善注

四布於內而遠於外也大辰房心明堂也明堂之位公

侯伯子男至九宗之國內外秩如所謂治升平之世內諸夏

而外夷狄故見除舊布新之象於明堂有星孛于東方文王

房心之精在東方孔子作春秋明文王之法度將興周道於

東方而天下集於麟至故天所以三見其象而春秋之法備

案

注旦此至為旦○舊疏云旦此日方出地未相去離之辭故

曰旦此日方出之時宿皆不見故曰時宿不復見也星

孛似見於宿已沒是以不復指其所之星漫道其方而已故

經言東方知為旦也杜云平旦衆星皆沒而孛乃見故不言

所在之次

何以書記異也（注）周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房心天子明堂

布政之庭於此旦見與日爭明者諸侯代王治典法滅絕之

象是後周室遂微諸侯相兼為秦所滅燔書道絕（疏）注周十

至之庭

○舊疏引攷異云九月日體在火大故曰日在房心云房心

天子明堂布政之庭者攷異星經亦云也五行志下之下哀

公十三年冬十月有星孛于東方董仲舒劉向以為不言宿

名者不加宿也以辰乘日而出亂氣蔽君明也明年春秋事

終一曰周之十月夏八月日在氐出東方者軫角亢也軫楚

角亢陳鄭也或曰角亢大國象為齊晉也其後楚滅陳田氏

篡齊六卿分晉此其效也劉歆以為孛東方大辰也不言大

辰旦而見與日爭光星入而彗猶見是歲再失閏十一月

實八月也日在鶉火周分野也解詁義云夷典夏時冬至日

起牽牛初度周而復始章首牽牛七十年而一度計冬至

至春秋末約一千六百餘年夏正八月辰則伏九月辰猶於

日至春秋末十一月當辰將伏為未繫於日然司天失閏一

月昏時火當西流是時斗建申日在（當）已蟄於之次季秋九

滅之應按月令季秋之月日在房正義引三統曆九月節日

在氐五度九月中日在房五度又元嘉曆九月節日在亢一

度九月中日在氐七度亦與房俱過近也

注於此至送絶日校勘記云誹信代主注云閩監毛本同誤

也節本作誹信代為主從余本作代亦作代當據正按從熙本

亦作代引星數謀云大暑字大辰東方之度天下亡

鄭注大辰東方之度也宿之中皆昔周之衰有星守午戶有

星第于東方此其驗之一端經閱元引廷娟按云暮辛亡

也大社暫東方日舊說引春秋說云趙作法亂季復周雅亡替

東方秦正起明破獄如絶數亂嗣子不絶也亦言由此孛星

周室遂微也彼言秦正起與何氏諸侯相並為秦所滅義同

秦未見之於是名正以二十六年滅周其六國也情其遂絶

見史記本紀楚氏吉言春秋說云晉大夫三年彗星見東方

與哀十三年同占之曰字主兵喪存寓之年五月星孛于東

方明年吳亡初此後

盜殺陳夏彄夫（疏）釋文陳夏戶雅反一本作區彄夫若侯反一本作猶彄音同二傳作夏區夫彄從區得聲

得同通也經義述聞云夏與區聲不相近夏字當由通作區

之菩區之誤古聲夏區相近故夏通作區檀弓見若覆夏屋

北奚鄭注夏屋今之門廡也是廡與夏聲義相近也隸書區

字作區廣與區相似故區誤為廉又誤其本並作區今作夏

此後人以二傳改之也

十有二月螽（注）共池之會費重煩之所致（疏）注共池至所致也

（疏）見上

公羊義疏十一之三

何氏解詁

句容陳立學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疏 經義禮記云論衡指瑞篇春秋曰西狩獲麟死麟人以示死子云云據論衡則春秋經作西狩獲死麟今三傳本無死字而公羊傳云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死子曰吾道窮矣注云天生顏淵子路為夫子輔佐皆死此天將亡夫子之証麟也太平之符聖人之數時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沒之証則此傳本作西狩獲麟死麟與上顏淵死子路死一例吾道窮矣與上天喪予天祝予一例死仲達引家語云獲麟折其前足載而歸叔孫以為不祥棄之於郭外徐疏引死叢子云以為不祥棄之五父之衢死子祝之曰昔日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二書雖載晉人託作然以為麟死而棄之則與公羊合疑公羊經本有死字也王充謂麟為常有之物無所為來則非按麟俗麟字水經注濟水篇昔水文多經能野鄉北河承天曰能野湘澤廣南通洙泗北連清濟 東北出為大野矣晉西狩獲麟於是處

何以書記異也（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毓按漢石經公
羊殘碑何以書上有十有四年字據此及疏以
傳知經傳別行傳首皆載某公年數後人以經合傳始刪傳首
中紀年矣九經古義云按孔舒元公羊傳本云十有四年春
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今麟為我常之獸其為我常之獸
奈何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然則孰為而至為孔子之
作春秋孔穎達曰何休注公羊作春秋之事據孔氏未是
有聞遂據其集解道不經云何以書記異也何異不云云
未合於下春秋何以始乎隱注云據獲麟乃作則獲麟而作
春秋何休氏未有是說與孔舒元本同不合疑達所以云何休
年作春秋事也直蓋云何氏傳本無此蓋後從公羊此增成其
說擬孔氏不知何據定為何氏之內疏云麟也他鄰大年之義
瑞而言記異者異其當為之時內容大衰為天下所厭薄亦起
麟將盛復與此謂之瑞云此謂之異矣則何書必不并瑞
其不並之者其象亦通於此按麟於春秋為瑞於內為異義
不有主也
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疏）傳漢書寫據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
應屢三世無時不有何清秋春秋麟
乃當見而見孔子書之以為異也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案疏引孔舒元公羊傳本作

今麟非常之獸其為非常之獸奈何與注本迥異按公羊傳其
不言來不外麟於中國也其不言有不使麟不恆於中國也
注就時送告狩者不書因略消息之人作春秋之意均舊疏云謂
有聖帝明王然後乃來則知不應華夏是矣然則以其為中
國之常物故曰非中國之獸不謂中國不合有者似昭二十
五年有鸜鵒來巢之下傳云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
之禽也之類是也若然謂非中國之物者鸜鵒言有來亦麟
不言有來者正以麟是善物春秋嘉之故其告於中國非今
將感聖人而嘉來之義
然則孰狩之（注）據西言狩皆卑者未分據名王名（疏）注據西至王
名。舊疏云
西狩之時之叔是為卑者未分也於狩此天子諸侯之事乃是書名故
曰狩西言狩者卑者未分也大或孔夏小正云十有一月王狩
諸王狩北言天之時田也至獵為狩又桓四年公狩于郎是
事也傳不書主名故據以難
薪采者也（注）西此據狩言方地數賤人象也金主芟芟而正以
春畫未火貴燃之際此為文知庶人采樵薪者（疏）舊疏云薪采狩

采薪也言是庶人采薪者矣其[illegible]以為吳氏[illegible]經說云按薪
古止作新[illegible]以斤斫取曰新故新从斤从亲以手折取曰采
故采从爪木〻伐更生故月深明生新者皆名為新果蓏必
采凡采而可食者皆名為采加艸作薪菜以別新旧之新采
取之采非古文也包束乾草曰芻擊折木枝曰蕘說文新取
木也采取也薪蕘也蕘薪也芻刈艸也象包束之形是薪狀
采也古傳以為新孫氏之本子鉏商獲麟疏引服云車〻士
[illegible]故也子性鉏商名[illegible]家語　蒿子鉏商采薪於大野獲麟
自于折其前左足載而歸故孫以為不祥棄之於郊好使人
告訴孔子孔子曰麟也然後取之王注傳曰狩此曰采薪時
實狩獵鉏商我狩者采薪而獲麟也
注西北至象也○旧疏云正以西方為兌少女之位女子之
卑草木衰落亦我可貴之義故曰類賤人象也左疏引服虔
云言西北有意於西明夫子有立言立言之位在西方故著
於國賢曰又引周在西明夫子道絜于西周皆與此異
注金王至義也○旧疏云經言西北賤人象金王變艾持養
之義而文正以春盡是火當絕木之時今乃斧此為文即知
庶人持養破木出火之義故曰庶人採樵薪者似荒淫高祖
起於布衣之內持三尺之劍而以火庶之君臨少海從東而
西以庶家國木德之象也義或指也校勘記云鄂本元本同

閩監毛本采作採下及疏同

薪采者則微者也易為以狩言之（注）振天子訛信乃言狩天王
狩于河陽公狩于郎是也河陽冬言狩獲麟春言狩[illegible]蓋振
魯變周之春以為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時（疏）注振天至是
也○見僖二
十八年桓四年
注河陽至狩者○解詁第云春言狩下當增石從狩郎以正
月識八字乃明微者以狩言是假狩名以若文皆當正月也
旧疏云河陽言狩者周之季冬當夏之十月故得言狩矣文
云蒐使周之季正月乃夏之仲冬得冬獵曰狩之時即大司
馬職云仲冬教大閱遂以狩田是也但孔子作春秋欲改周
出之旧禮正朔之而改當欲行夏之時取夏之孟冬以為狩
時夏之仲冬不是田狩之月是以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注云狩例時此月北訊不時周夏之正月夏十一月也陽氣
始施草木鳥獸怀任草木萌芽我取以養微者也（今獲麟之
經春言狩者蓋據魯為王而改正朔方欲改周之春以為冬
去其周之正月而行夏之時故春而言狩矣

注蓋据使[illegible]其子[illegible]注之時●据校勘記云蜀大字本閩監
毛本同鄭本据作據（旧疏云）孔叢子　蒿叔子問子思曰顏幽問
為邦夫子曰行夏之時若是殷周為孔子子思曰夏數得天
堯舜之所同也殷周之王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若
云天時之改可故不相因也夫受禪於人此則襲其統受命
於天此則革之所以神其事如天送之受其也三統之義
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作為子　訓夫殷變夏周變殷者
秋變周三代之禮不同何古之從是者秋據皆以變周也行
夏之時也宋為禮志黃武五年詔曰孔子稱行夏之時乘殷
之輅服周之冕宋則韶舞此聖人集屋代之美事而為後王
制法也公羊禮說云春秋月用周正公羊於無狩獲麟注乃
云河陽冬言狩獲麟春言狩此蓋据皆變周之春為冬而行
夏之時夏小正十有一月王狩此其証已此假以為後王法當
用夏正此顯然改周正也周禮有正當有正月鄭注正月周
之正月正當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以土敷令其審也据此
則知夏小正蓋緯顧來記於四夏之正月卯風三之日于耜
侍三之日夏正月也故皇侯以為三王所當正朔服色雖異
而田獵祭祀構程並用夏時得天之正也是知凡在夏時當
用正月其在周時則用三月若夏時與周時無異何以周有
正當又有正月乎審是則三代改正朔不改時月之說其不

然乎其不然乎按何氏此注決桓四年為正月之義者狩此紀
事之實不為正月明改周之正也
大之也（注）使羌天子訓侯（疏）穀梁傳此狩而曰狩大得麟故以
大所如此名之也且實狩當言冬
不當言春直義云麟太平之嘉應帝王之極瑞不可以賤此
之辭加之故大其文也
曷為大之（注）据略微（疏）注据略微○陳元年及宋人盟于宿侍
此謂士也不名此略微也孰宋此又微於士矣
為獲麟大之也曷為二獲麟大之（注）据鸜鵒俱為中國之禽矣
加文（疏）注据鸜至加文○昭二十五年有鸜鵒來巢
麟此仁獸也（注）狀如麕一角而戴肉設武備而不為害所以為
仁也詩云麟之角振振公族是也（疏）旧疏引五行傳云東方
謂之仁又云祝明禮修
而麟至是以春秋說云麟生火遊遊于中土軒轅大角云獸
然則麟為土畜而又為仁獸此正以設武備而不害物所以

為仁也礼運疏云按異義說左氏此以昭二十九年傳云水
官不修故龍不至以水生木故為修母致正之應說故服虔
注蔽麟云麟中央土獸土為信信礼之子修其母致其子視
明礼修而麟至思睿信主而白虎擾言從義又成而神龜生
沼聽聰知正則名山生龍貌恭性仁則鳳皇來仪又毛詩傳
云麟信而應礼又云騶虞義獸有至信之德則應之皆為修
母致子之義也若鄭氏之說則異於此礼記疏引異義公羊
說麟木精左氏說麟中央羽轅大角之獸陳欽說麟是西方
毛萇許慎謹案礼運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龍安方也虎西
方也鳳南方也龜北方也獸中央也鄭駁云云古此聖賢言
事亦有效三此取象天地人四此取象四時五此取象五行
今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則當四時明矣虎不在四靈中空
言西方虎此則麟中央得無近誣乎則鄭不以麟為土精
也彼疏又引公羊說麟此木精鄭云金九以木八為妻金性
義木性仁得陽氣性似父得陰氣似母麟木毛萇得木八之氣
是與公羊說同旧疏引異義公羊說又云麟此木精一角赤
目為火候下注亦云麟此木精此正以設武備而不害物有
仁之物虎東方赤目為火候火乃木之子謂之木精亦何傷
又鶡冠子云麟此此方元枵之獸陰之精此正以五行相配
言之水為土妃水土構精而生麟得土氣此性似父得水氣

此性似母蓋以麟得水氣故云元枵之獸陰之精也九公羊
家義
注獸如至仁也○爾雅釋獸云麕麕身牛尾一角郭注角頭
有肉引此傳云有麕而角麕雅釋　云麟狼顙肉角礼記疏
引京房易傳云麟麕身牛尾馬蹄有五彩高丈二尺又引服
虔左傳注云麟中央土獸土為信詩疏引陸璣疏云麟麕身
牛尾馬足黃色圓蹄一角二端有肉音中鐘呂行中規矩遊
必擇地詳而後處不履生蕊不踐生草不屑居不侶行不入
陷穽不罹罟網王此王仁則出今并州界中有麟大小如庶
非陽應麟也故司馬相如賦云射麋腳麟謂此麟也是
為仁也
注詩云至是也○詩周南麟趾篇文傳麟角所以表德也義
云麟角之末有肉示有武而不用礼疏記引麕雅云文章斌
斌故呼為大角之獸
有王此則至〈注〉上有至帝明王天下太平然後乃至尚書曰簫
韶九成鳳皇來仪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接神契曰德至鳥獸
則鳳皇翔麒麟鑄〈疏〉注上有至乃至○詩疏引李巡爾雅注
云麕陽應獸名孫炎云靈獸也宋書

瑞志引京房易傳聖人清靜行手中正賢人至民從命厥
應獻麟來文選注引威精符云麟一角明海內共一主也王
此不剖胎不剖卵則出於郊又類聚引威精符云王此德及
幽隱不肖斥退賢人在位則至明於異衰或而仁仁而有
慮禽獸有協算非時張獵則至明王動則有義靜則有容獻
獻乃見旧疏云若今未太平而麟至此如直為至洋時異之
注出出至率舞瑞亦為孔子制作之象故先至故考經說云
正以匹夫徒步以制正法是其賤此獲麟並為庶人作法之
義也釋文大音泰豎毛本原作後
注當出至率舞○經籍漢文毛本皇改風俗字旧疏引鄭注
云簫韶舞所制宋又引宋均注云宋說云簫之言肅舞時民
宋其肅敬而從堯道故謂之簫韶或曰韶舞宋名舞宋其
秉簫手鄭氏又云宋修作謂之成簫韶作九修而鳳皇乃來
儀止策乘匹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而此石聲也百獸服不氏
所養此謂音声之道与政通乎旧疏云欲道上有至章明王
天下太平瑞物乃來之義
注接神至麟鑄○白再通封禪云
旧疏引釋獸云驨如馬一角不角此馭舍人云驨如馬而
有一角不有角此名馭然則麒麟非直雄雌之異其体亦別

矣王此則不至（注）辟害遠也當春秋時天下散亂不當至而至
故為異（疏）按勘記云唐石經訛本同經義雜記云杜元凱春
秋左氏傳序云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矣卯又正
義曰據杜云左傳及穀梁矣卯又則知此并有其顯說今驗
何注此并亦作（疏）春秋事按孔鄭元此并傳本云十有四年
春西狩獲麟何以為記異也今麟為常之獸其為此常之獸
而秦何有王此則至矣王此則不至然則孰為而至為孔子
之作春秋是有成文也左傳及穀梁則矣卯又按孔鄭元未
詳何時人儒林傳及六藝論皆矣之隋志有春秋集解未
知是否杜氏作序既取據用則為古本可知矣按今何注矣
下二語亦矣今麟如常之獸二語故通義以為道治此并此增成
其說也
注辟害至為異○旧疏云謂矣道之世剖胎殺夭是以瑞物
亦不來游也即家語云孔子曰剖胎殺夭則麒麟不至摘策
考謂卵則鳳皇不翔是也故云辟害遠也水經注河水篇續漢
志曰延熹九年河水清寰楷上疏曰春秋經記未有河清而
今有之易可乾鑿度曰上天將濟嘉應河水先清宗房易傳
曰河水清天下平天垂翼地性妖民屬妖疫三此並作而有
河清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出以為異

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疏校勘記云唐石經同閩本麕字剜作麕云本又作麇亦作麏按隸釋載漢石經作麕即麕之轉變字雅釋獸麐麕身牛尾郭注引公羊傳曰有麕而角是古本作麕也石經考文提要云宋景德本鄭注官本李注作麕按孔叢子記問有麕肉角何以疏云即孔叢云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樵於野而獲麟焉眾莫之識以為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孔子曰有麕而肉角豈天下之妖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往謂其御高柴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到視之

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注見時無聖帝明王怪為誰來

疏何以疏引孔叢子云回刪視之今宗周將滅無主孰為來哉茲日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作歌曰唐虞之世麟鳳遊於其時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又數聚引琴操曰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擊其左足將以示孔子孔子與相逢見俛而泣抱麟曰汝孰為來哉孰為來哉有血袂拭面伏視其人龍顏日角夫子奉麟之口須臾吐三卷圖一為赤伏劉季興為王二為周滅夫子將從三為漢制造作孔經夫子還謂子夏曰新主將興其人如得麟乘府到

獲麟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兮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之即本孔叢子何以疏云然則此若此其冉求也若以孔叢言之此傳則鄉云薪采者是鉏商也而春秋不言之者略微者也不言為薄獲之者微辭也故書狩說云不言狩者為塵主宗氏云劉帝未至故云塵主若為狩者時王忌之是其義也

注見時無聖帝明王怪為誰來○論衡指瑞云春秋曰西狩獲死麟人以示孔子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襟儒者說之以為天以麟命孔子孔子不王之聖也夫麟為聖人來孔子自以不王而時王魯君無感麟之德怪其來而不知所為故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知其不為治平而至而己道窮而來望絕心感故涕泣沾襟以孔子言孰為來哉知麟為聖人來也曰前孔子之時世儒已傳此說孔子聞此說而希見其物也見麟之至怪其所為來實者麟至無所為來常有之物也行邁魯國之澤中而魯國見其物遭獲之也孔子見麟之獲之而又死則自比於麟自謂道絕不復行將為小人所獲也故孔子見麟而自泣此據其見得而死也非據其本所為來也然則麟之至也自與氣會耳其死人殺之也使麟有知為聖人來時無聖王何為來乎思慮深避害遠何故為魯所獲殺乎夫以時無聖王而麟至知不為聖王來也為魯

蔽敝知其遯雖害不能遠也圣勤不能自免於难圣人知不能自免於禍〻难之事圣其所不能遯而云鳳驎里虞深遯害遠妄也蓋亦以羊家說也言時無圣帝明王而來官其遠害而死也旧疏云下注云夫子素案圖籙知庶姓刘季当代

反袂械面周見宋蔽蔽麟知為其出夫子素知此事而云孰為來哉以怪之其蓋是時遠害假為微辭故注解見時無圣帝明王怪為誰來矣或其素案圖籙知刘季当代但前見時未知蔽宋蔽麟為之出仍自未明故作此言也乃後詳審煥然而寤是以注之

反袂械面（疏）旧疏云目亦有作西字其知後本作目也按杜預本傳序亦作反袂械面稱吾道窮則宜作西矣此校勘記云西唐石經訛本同易林小畜之坤子銀板襦書秋作元隆時以前終尼父悲心

洋沾袍（注）袍衣襟也夫子素案圖籙錄知庶姓刘季当代周見蔽宋其獲麟知其為出何其麟其木精蔽宋其庶人燃火之意此赤帝將代周居其位故麟為蔽宋其所概要猶蔽之其

從東方主至於西也東即西金象也言蔽其兵戈文也言從姓卯金刀以兵得天下而地其天下異也又先是蠔蟲冬踊彗金精埽旦置蔽之象夫子知其將有六国爭彊從横相滅之象敗秦項驅隨積骨流亡之虞然後刘氏乃平深閔民之離害甚久故豫注也（疏）洋袍衣前襟也旧疏云袍亦有作袷字其以衣前襟言之袍似得之解文亦作沾袍亦手刀反又步报反

注袍衣前襟也○經義雜記說文衣部袍襦也从衣包声論語曰衣弊縕袍袷亦衽也从衣金声是当作涕沾袷袷襟皆俗字作袍非也語微指端云反袂械面注涕沾襟是王仲任所見之本傳亦作袷書秋正義引公羊反袂械面涕沾袍下又云圣人甯復畏惧死亡下沾袷之注據下作沾袷疑沾袍或後改也雖騷攬芳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〻亦可証按傳若其作袷何注衣前襟成疏謂矣（嚶）經義述聞云家大人曰何以袍為衣前襟其袍本作裏步报反釋文衣前襟也当以步报之音為是玉篇裏与袍同又步

服反衣前襟也廣韻裒曰薄服反衣前襟墨子公孟篇楚莊
王解冠組纓絳衣薄袍然則袍比裒之借字涕沾袍即涕沾
襟我衣數縕袍之袍也論衡引此傳西狩獲麟作西狩獲死
驎涕沾袍作涕沾襟那衣數縕袍之袍也蓋據晏氏春秋也
故與何本異其實襟與袍一物也春秋正義引公羊涕沾袍
又曰下沾襟之注此以袍同物而袍為人所易曉故言袍
以見袍我引公羊本作袍而後人改之也王氏此說可[illegible]
孫氏之疑矣說文衣部裾衣裒也段注云上文云裒裹也
裹物謂之裒因之衣前襟謂之裒方言禪衣有裒者趙魏之
間謂之袪衣部云前施裒囊也按前施裒囊即謂右好袪方
言無袍此謂之裎衣則今之對襟衣無右好袪此也褻衣無
袍礼服而有裒上文之祏祏謂無裒此唐宋人所謂祕衣也
公羊傳涕沾袍當作裒何注云衣前襟也釋逆衣背謂之襟
被謂之裾被同袪謂交領裒連于交領故曰被謂之裾部謂
衣後襟我也釋名裾在後之說我是
注夫子至為周出○校勘記云鄂本蜀大字本同毛本[illegible]
按閩本剜改至作姓豎毛本因之惠按[illegible]云當作庶至參同
契曰夫子庶至雄詩疏引異義鄭駁云孔子作春秋應以金
獸賤此獲之則知時有庶人受命而得之說苑君道云孔子
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

作而後君子知周道亡也文選注引涕孔圖云有人卯金刀
握天鏡四疏云蓋故見中候云卯金刀辛復出堯之業是其
業圖籙從辛長之任而為天子故謂之庶姓矣
注何也至所執○初學記引涕孔圖云蒼之滅也麟不榮也
麟木精也宋均注麟木精生水故曰陰木氣好土土黃木青
故麟色青黃不榮謂見絕榮也閩元占經引異義公羊說
孔子獲麟天命絕周天下叛主隱元年疏引春秋說云經十
有四年春西狩獲麟春受命蒼失權周滅火起義宗得麟礼
運疏引石渠礼論議設郎尹更始待詔劉更生等議以告凶
不並陽其石並令麟為周亡天下之異則不得為瑞此應孔
子至又引異義公羊說哀十四年獲麟此受命之瑞周亡失更
下之異四疏引四說云木生火火生土麟為土畜亦受氣于
祖姓令為人行故為木精也又引春秋說云麟生於火游於
土中軒轅大角之獸麟為土畜亦言木精此正以公羊說云
麟此木精一角赤目為火候既為火候是木之子謂之木精
亦何傷按公羊家自以麟為木畜其以為土畜此古氏家說
不為牽涉也四疏又云庶人宗義本供庖爨竟欲燃之故曰
宗義庶人燃火之竟也木雖生火火復燒木即滌以火德承
周之后而能滅之故曰此赤帝將代周居其位也麟為王之
故麟為義宗此所執此其義不然麟為異物体形不小義宗

乃與故曰在庶劉氏乃帝也御覽引文耀鉤云唐人爭權赤帝之精注唐人謂劉季也帝權並起也趙絕書敘外傳記孔子感精知後有漢帝出世而漢興也賜權之喜易林先之坤據薪得麟大命隕顛豪傑爭名天下四分是其義也

注深閔至注也○說苑貴德云聖人之德教也誠惻隱于中悃愊於內不能已於其心故其居天下也如救溺人見天下強陵弱眾暴寡幼孤羸露死傷係虜不忍其然是以孔子歷七十二君冀道之一行而得施其德使民生於全育烝庶安土萬物熙熙各樂其終卒不遇故睹麟而泣哀道不行德澤不洽於是退作春秋明素王之道以示後人越絕書敘外傳記孔子懷聖承弊無尺土所有一民所子睹麟垂涕傷民不得其所非聖人孰能痛世若此

顏淵死子曰噫（注）噫咄嗟貌（疏）謂噫咄嗟歎校勘記唐石經作孔子曰按下云西狩獲麟孔子曰注云加姓者重終也在則於此不當有孔字矣

注噫咄嗟貌○論語先進云顏淵死子曰噫注包曰噫痛傷之聲也皇疏同易繫辭傳噫亦要存亡吉凶崔憬注噫歎聲也詩又周頌噫嘻云噫嘻成王傳噫歎也漢書董仲舒傳嗟噫矣喜余注噫歎聲也後漢書袁安傳未嘗不噫嗚流涕注噫嗚歎傷之貌也或作懿漢弟傳接利懿而不我是也或作譆詩大雅瞻卬懿厥哲婦是也禮記曾子問云祝聲三注聲噫歆警神也得祝聲不歎之作聲故曰噫歆之亦為其有咄嗟歎也禮記檀弓云公肩假曰噫是古人發聲多云噫矣

天喪予（注）予我（疏）舊疏云聖人之道當須輔佐而成是以家語及顏回云自吾有回也門人加親之今而遭命故曰天喪予翟氏灝四書考異云史記云顏子年二十九髮盡白早死二十九乃其髮白之年非死之年其死年無所記但云蚤死毒考之則顏子之死乃在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後其後一年子路亦死故公羊傳連識之曰皆以麟告也云顏淵死云云子路死云云公羊氏去聖最近所傳述宜得本真也通鑑云子路死事在哀十五年顏淵死年譜書哀事互按闕里誌之敘先聖年七十而論語有鯉也死有棺無椁之言則淵卒又在後蓋亦當十二十三年間也比年之見傳痛故不得悼之使亦連述之矣按注白記云論語集注程氏云顏子三十二而卒也家語顏回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髮白三十一而死王肅注按其年則顏回死時孔子年六十一然則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之時孔子且七十年

今此為顏回先伯魚死而論語顏淵死於孔子曰鯉也死有
棺而無槨或為設事之詞按史記列傳但云顏回少孔子三
十歲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並不著卒之年歲夫五十以上
而卒皆可謂之早三十一歲之文不知所本而係王肅偽撰
公羊傳哀十四年顏淵死云云史記孔子世家顏淵死孔子
曰天喪予及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夫曰天喪予曰天祝予
曰吾道窮矣夫曰天喪予曰天祝予曰吾已矣夫則
時孔子將殁之年所言故公羊春秋及弟子傳皆連言之則
顏子之死也與獲麟子路死夫子卒相先後孔子年七十一
獲麟七十二子路死七十三孔子卒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孔
子七十顏子已四十也世家云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以推家
語孔子年二十生伯魚之說當不甚遠則伯魚卒時孔子年
六十九據論語顏淵死在伯魚之後則孔子年七十顏淵年
亦四十也魯哀季康子問皆主哀十一年孔子反魯之後特
顏子新卒故舉人述之有餘痛乎若王肅謂孔子年六十一
顏子死此為孔子自陳反蔡之年猶未反魯哀公季子何從
問詢之此時去困陳蔡甫及三歲於六十一顏子已死
孔子畏匡難詎罪何以曾反顏淵而知其肅剿奪先賢年歲
以求勝其私說也
注予我也○詳說字顏云予我也

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注)祝斷也天生顏淵子路為夫子輔佐
皆死者天將亡夫子之證
(疏)注祝斷也○上十三年穀梁傳
祝髮文身注祝斷也廣雅釋詁
云祝斷也為春秋祝髮時喪傳亦云祝斷也皆據詁訓為之
義由不得其死故天其祝予喪依疏云言天祝喪已之道德
注天生聖之語○案什解傳楚王問子顏以為伊尹及聖人
之輔弼其後不得則不果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予唯此一
人足以當之時者曰噫敎聲言失其輔佐也舊疏云自喪予得
由也惡言不至於耳是其為輔佐之義也後故以理言之則
四科十人皆夏之徒皆為夫子之輔佐以孝經說云春秋屬
商孝經屬參是也今特言二人皆以其先卒故也良輔亡而
二人先死亦為補助之義故曰將亡夫子之證補助記云閩
本刻改證作證監毛本承之
西狩獲麟(疏)補助記云唐石經此本同經義雜記曰論衡指瑞
云春秋曰西狩獲死麟今三傳本無死字而公羊
云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孔子曰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
曰吾道窮矣注時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殁之徵則
此傳本作西狩獲死麟與上顏淵死子路死一例吾道窮矣
與上天喪予天祝予一例麟係麟字

孔子曰吾道窮矣（注）加姓者重終也麟者太平之符聖人之類
時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沒之徵故云爾（疏）舊疏云麟
於三義一為周亡之徵即上傳云何以書記異也是也二為
漢興之瑞即上傳云孰為來哉孰為來哉雖在指斥意在於
漢也三則見孔子將沒之徵故孔子曰吾道窮矣是也史記
孔子世家云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
商獲獸以為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洛不
出書吾已矣夫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見麟曰吾
道窮矣喟然歎曰莫知我夫子貢曰何為莫知子曰不怨
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又儒林列傳仲尼干
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
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
學者多錄焉
注加姓者重終也○舊疏云正以上文有孔子曰皆不加姓
故也
注麟者至云爾○史記注引服虔云麟者時所當見故懼之
以為不祥也仲尼名之曰麟然後魯人乃取之也明麟為仲
尼至也繁露隨本消息云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
曰天祝予西狩獲麟曰吾道窮吾道窮三年身隨而卒階此
而觀天命成敗聖人知之有所不能救命矣夫後漢書何敞
傳西狩獲麟孔子有所推之驗是皆以為夫子將沒之徵也何
疏云麟者聖人之類者以其有聖帝明王乃見故謂之類也時
得麟而死者即孔叢子云麟出而死吾道窮矣是也
春秋何以始乎隱（注）據得麟乃作（疏）注據得麟乃作○舊疏引演孔圖云獲麟而
作春秋九月書又隱也
年疏引演孔圖云孔子修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陽豫之卦
又引説題辭云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
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illegible]并黃讖云
是以孔子歷七十二君莫道之一作而得施其德使民生于
全育並度安立萬物興之象其終卒不遇所疏引撰命序
云孔子年七十歲知圖書作春秋此何以為年七十歲也
史制言之不然矣時七十二矣舊疏引服虔説以為夫子以
哀公十一年自衛反魯而作春秋終之以禮故有麟應而至子
此不合賈逵穎容等皆同服説以為修母致子之應蓋左氏
家説也而説苑至公篇夫子道不行而退修春秋精和聖制
上通於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故夫子曰不怨天不尤
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亦用左氏説全通篇云春秋

之作務其進於將絶垂法於不朽蓋可以為孔後之一法
故若此先師粲然之桂其言制作之年多附致麟而拘牽
謂兼顧九奏鳳儀于庭音出成經麟出于野天人相與之際
誠有然者是其出而見獲則聖人道不行終焉而極之象也
但夫子識取敵當麟為己出故但傳麟見為時感而致注云
在制作執絶筆于所感不接取乎世家亦云哀公十四年狩
大野獲獸仲尼視之曰麟也曰吾道窮矣乃因史記作春秋
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
代約其文辭而指博則亦以獲麟而作

祖之所逮聞也(注)託記高祖以來事可及問聞知者猶曰我但
記先人所聞辟制作之害(疏)按鄭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鄂釋
文漢石經逮作遝九經古義云
說文遝迨也五篇迨遝行相及也又目部眔目相及方言之迨
遝及也東齊曰迨關之東西曰遝或曰及邢楊碑云遝事孝
章后蔡邕皇帝紀頌寔碑云未遝誅討陳球後碑云遝寔紀府
但以遝為逮也釋言云逮遝也遝逮古字同也說文云逮
及也及與逮也又云隶及也則亦通隶釋言邵云逮及也謂
祖之所及聞也按爾雅新釋言文方言文之遝逮也方言文之遝逮也

此蓋曰遝逮通語也詩唐風有杕之杜噬肯適我釋詁作逝
亦云及也通義云隱公以來之事祖雖不及見猶及聞而知
之逮至以往文獻不足徵失其實故斷自隱始四疏云何氏
以為取十二則天之數故隱之年益師卒之下注云所以二
百四十二年者取法十二公天數備足是也今此傳云祖之
所逮聞者謂兼有天數之義亦託所聞而知且以為制法三
等之義故隱元年注云所以三世者禮為父母三年為
祖父母期為曾祖高祖父母齊衰三月是也
注託記至之害○史記儒林傳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
其詞微而指博故世學者多錄焉通義云謂疏云假託之進
我記高祖以來事者謂因所聞又得聞所見之事因文聞
祖得聞父宣成襄之事因祖聞高祖得聞隱桓莊閔僖之事
故曰託記高祖以來事可及問聞知者以此言之則無制作
之義故曰我但記先人所聞辟制作之害也

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注)所以復發傳者益師以臣
見恩此以君見恩嫌義異於所見之世臣子恩其君父尤厚
故多微辭也所聞之世恩王父少殺故立煬宮不日武宮日

是也所傳聞之世恩高祖曾祖又殺故子赤卒不日子般卒
是也〔疏〕注所以至義異○以疏云隱元年冬十有二月公子
益師卒傳云何以不日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
傳聞異辭然則彼已有傳而今復發之者正以益師之卒所
以不日者以其恩遠孔子所不見故遠當時之君無恩於其
臣是以其大夫之卒不問有罪與不俱皆不日以見之是以便
發三代異辭之言今此而得發解當所見之世已與時之
事欲遠當時之臣有恩於其君故為微辭不忍而言其要是
以復須發傳遠其三代異辭之意然則言益師以臣見恩故
言益師之經以臣之故見君恩之薄厚也此以君見恩故此
微辭之經以君之故見臣恩之厚薄其義宜異故重發桓二
年成宋亂之下傳云內大惡諱此其目言之何遠也所見異
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注所以復發傳者益師以臣見恩
此以君見恩顯義異也則桓世已發見君恩之傳今復發之
者正以桓時始見其臣無恩於其君是以不為之諱其惡今
時有恩於其君故為之諱而作微辭也彼注云猶義異此復
注云猶義異是其一隅何氏不決之者深知其文也
注所〈於〉至辭也○繁露楚莊王云春秋分十二世以為三等有
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定哀昭
君子之所見也所見六十一年於所見微其辭是也故定元
年傳云定哀多微辭注云定公有王無正月不務公室喪失
國寶哀公有黃池之會獲麟故據言多是也
所注所聞至是也○繁露又云襄成宣文君子之所聞也所
聞八十五年於所聞痛其禍故據子般卒子卒不日是也所
此言煬宮不日者定元年秋九月立煬宮是也武宮不日成
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是也公羊之義失禮鬼神例日故所
聞世不為諱恩殺也
注所傳至是也○繁露又云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
所傳聞九十六年於所傳聞殺其恩於子赤卒不日即文十八
年冬十月也子赤卒是也子般卒日即莊三十二年冬十月
乙未子般卒是也子赤十八年注云所聞世臣子恩痛王父深
厚故不忍言其日與子般異是也通義云所聞世已〈之〉所逮聞
也至於祖之所逮聞而父之祖已遠之則所傳聞也世
跡於其恩殺故桓之名王〈莊〉之不復仇納糾歸宋又善淫泆
皆得質言之以言其義移於所見之世則義有所當且有所
諱是以定公受國於季氏不務明其篡殺公故同姓不忍斥
其惡是以春秋正名分誅亂賊之大用也託於所傳聞世
而後可施也近其微言遠其目言以義揆之以仁論之別其
世而不亂殊異其詞而不糅

元始氣之始則天地也春始四時之始則四時也王始政教
之始則禮義也公即位始一國之始亦禮義也既此云春秋
者即是天者地者是地者之外是陽者而靈是陰是春夏秋
冬是四時又四時陰陽也者日星日者恒是星是者月是月
者河岳崇華山嶽是鬼神又麟者犬豕是金而木訊是本火
水是柝風周室稱火是火城訊及訴是土金木水火土即五
行也得禮則麟生禮則麟是禮之也柝者即信先君被弒而
行即位如君其喪其情靈喪不書即位又善書不忍行即位
之禮其情善此是人情也西狩獲麟是四靈之麟也是亦
即備義也〈疏〉選注引元命包云孔子曰正將于元終于麟王
道成也其年麟以備王道備故
注人道浹王道備曰繁露王道云孔子明得失差貴賤反
王道之本譏天王以致太平刺惡譏微不遺小善無細而
不舉惡無細而不去進善誅惡絕諸本而已矣道義之上浹陰
桓而略緒之法立下辟宗哀而安親之義著君之道之安之
子之夫之婦之崇豪毛之善譏纖芥之惡用以無缺王經
制其處不其于天之大數不過十二因而十二之周而為之天
道浹王上人事備于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孔子明王道於
七十二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
秋上紀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王道

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注〉據哀公未終也〈疏〉漢書儒林傳因魯春
秋舉十二公行事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至獲麟而止史遷班固著實載之
孔經篇於無積〈疏〉云
注據哀至終也○正以未見其義之文也故是而以古民立之
即哀二十七年其孫於越而因卒則知哀未終
曰備矣〈注〉人道浹王道備必止於麟者欲見功成撥亂於麟獲
堯舜之隆鳳凰來儀故麟於周為異春秋記以為瑞明太平
以瑞應為效也絕筆於春者不為下三時其越木絕火王制
作道備當據漢也又春者歲之始能常法其始則無不終竟
〈疏〉禮記禮運云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
四時為柄以日星為紀月以為量鬼神以為徒五行以為
質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四靈以為畜注天地以至於五
行其制作所取象也禮義人情其政治也四靈者其徵報也
此則春秋始於元終於麟包之矣而義疏謂春秋元年以後獲
麟以前並取此天地陰陽四時星辰日月之等指春秋五始

修人事慎說苑云子夏云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
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采毫毛之善
貶纖芥之惡人事浹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此
疏之談亦有作平字者西以三代異物舊因以以親祖以親
黃祖以黃祖親高祖首肉相親極于此故云人道浹也王道
備者西以機孔子隱其功成于獲麟隱之深至于太平故
曰王道備也
注西止其說也○舊疏云若止於麟者所以獲麟之后得端
門之命乃作春秋但孔子欲道從隱攄孔功成于麟是以終
于獲麟以示義似或是舊之隆制禮作樂之后蕭韶九成鳳
皇乃來止鳥而事匹之數也故麟於周為異其即上傳云何
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是以春秋記以為瑞其
記之前有作說者今解從記也明太平以瑞應為效也其言
若不致瑞即太平無驗故春秋記麟為太平之效也禮記疏
引五經異義公羊說哀十四年獲麟此受命之瑞周亡失天下
之異左氏傳說引賈逵服虔潁容等皆以為孔子自衛反魯考
正禮樂修春秋約以周禮三年文成致麟麟之感而至取龍為
水物故以為修母致子之應如何氏義詁疏引異義左氏說
麟是中央軒轅大角之獸孔子作春秋者禮修以致其子故
禮來為孔子瑞陳欽說麟是西方毛蟲孔子作春秋有言

西方兑之獸○按麟來詩博謹案云謙即尹更始待詔劉更
生等議以為吉凶不並瑞災不兼今麟為周亡天下之異則
不得為瑞以應孔子至見之閑也說苑云事二曰言二曰從
之作又之說也言於五行屬金孔子時周道衰亡已有聖德
無所施用作春秋以見志其言可從以為天子法故應以金
獸性仁之瑞賤者獲之則知將有庶人受命而行之受命之
徵已見則於周將亡事勢然也興者為瑞亡者為災其道則
然何吉凶不並瑞災之有乎如此脩母致子不若立言之瑞
審也如鄭此說從陳欽之義以孔子有立言之教故致其方
毛蟲故禮記疏引鄭駁異義云中鄭蕃云若人臣官修則修母
致其子之應左氏之說是也若人君修其方則當方來應故
修春秋為素王法以立言故西方毛蟲來應和然且其
餘方或以修母致子康成所不用也按鄭記出鳳凰之鄭本
鳳皇何獲來疏同又失鼓字云鄭本鼓作鼓按疏中引注
同
注絕筆至得也○舊疏云四時具而年然后此乃書春秋之常
今不書下三時者欲起木德之君將亡欲剝起為王是以此
書不得記之且獲麟說初制作之道正備當獲以之授于漢
帝使為法國之法是以不得修下三時矣
注又書西終竟○舊疏云所以然者其歸正則懷十六年傳云

朝有事則出膳有事不出也蓋亦通此

君子曷為為春秋（注）據以定作五經（疏）姚氏范援鶉堂筆記云南之數何疏云君子謂孔子曷為為存自將為春秋乎猶其大晚於詩書之后

注據以定作五經○何疏云何氏以為孔子領緣五經皆在獲麟之前故言此何氏知其然以詩云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據孔子自衛反魯在哀十一年冬則知料理舊經不待天命此時在獲麟之前明矣云詩書言樂正雅頌而不修春秋言料理五經在獲麟之前則故作易春秋獨在獲麟之後乎故據五經以難之

撥亂世（注）撥猶治也（疏）月注撥猶治也○廣雅釋詁撥治也詩長發箋云玄王桓撥傳撥治也楚詞懷沙亂曰撥正注撥治也後漢明帝紀昌統緒之傳注撥治也又云撥理也爾雅撥治也說文手部云撥治也詩大雅雲漢序云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子章指言桓王之事謂正相繼撥亂反正其義尤精

反諸正莫近諸春秋（注）得麟之后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為赤烏化為白書署曰演孔圖中有作圖制法之狀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時變卻觀未來豫解無窮知漢當繼大亂之後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疏）史記太史公自序云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

所為禁此難知壹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
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孟子尽心無義戰章
章指言春秋撥亂時多爭戰事實速禮以文反正行仁誅討
不自王命故曰無義戰也通義云子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
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蓋理不窮其變則不深不得不當其
勢則不切高論堯舜之迹而無成敗之效則不著其明故近
取諸春秋因亂世之事季俗之情漸載以正道庶賢其易勉
不肖其易曉亦致治太平之所由基也史記自序又曰上大
夫壹遂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古史以曰聚閱董生曰
周道衰微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
不用道之不行也是孔之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表
賦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吾欲見之空
言不如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四疏云孔子未得天命之時未
有制作之意故但領緣旧經以濟當時而已說獲麟之后見
諸門之書知天命已制作以俟後王于是選理典籍欲為撥
亂之道以為春秋出黃帝之事若欲治世反歸于正道
莫近于春秋之義是以得天命之后乃作春秋矣即上云治
世之要務莫亦通於此校勘記浦鏜云詩序及尔雅序疏引
何注有莫近狀莫過之也也字今疑脫孔子世家云上至隱
公下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自據魯親周故宋殷運之三

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曰吳越君之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
子踐土之會實召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據此
類以繩當世賦損之文後有王比率而開之春秋之義行而
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
注得麟至之狀●四疏以為演孔圖文類聚引白帖引演孔
圖孔不絕下有此音諸門無出十三年冬有星孛東方十五
年孔至金出引演孔圖云孔子曰某作春秋天授演孔圖
中有大玉刻一版曰璿機一低一昂是七期驗敗敗敦滅之
徵也趙氏生稱云諸門今在孔廟東南十一里類聚引說題
辭云孔子謂子夏曰得麟之月天當有無出音諸門子夏至
期往視日逢一郎言門有無出往寫之無乳為赤烏化為帛
烏消無出署曰演孔圖與此所引大同四疏云秦始皇名
正秦本紀云秦皇為無道周人以四典死之乃用李斯之謀
欲以無慈昔云無則始皇燔詩書而言相敝術其謂始皇燔
之不尽相夾亦燔之御梅笑引演孔圖云駟除名敗顛倒衣
裳坐無曲牀隱長九州滅亦王至於沙丘亡是事也四疏
又云疾作王比之法孔氏聖人時欲沒矣用王姬氏時亡是
以十三年冬彗星出於東方矣秦始皇方欲起為天子其子
相夾破先王之術當永之時出契紀綱尽皆散亂唯有孔氏
春秋以相傳其獨存而不絕孔子聞之使子夏往視其無出

其血乃飛為赤烏其書乃化為白書署之曰演孔圖中有作
乃有制作之象制法之形狀矣校勘記出赤烏云蜀大字本
閩監本同誤也鄂本烏作鳥當據正
注孔子至授之○御覽引演孔圖云孔胸文曰制作定世符
整齊云有知力之所能致而自致也西狩獲麟受命之
符是也然後託於春秋正不正之間而明改制之義一統乎
天下而加憂於天下之憂也御覽引考靈耀云所含出握
命孔聖符瑞臣所金刻字之制精符分野之星符圖書所握
天命孔子制圖書文選注引春秋緯云麟出周亡故立春
秋制素王授當興也隱元年疏引春秋說云伏羲作八卦丘
合而演其文讀而出其神作春秋以改亂制又云丘攬史
記援引古圖推集天變為漢帝制法陳叙圖錄又云丘水精
制治為赤制功後漢書郅惲傳漢歷久長孔為赤制注言孔
某作緯書著歷運之期為漢家制度漢火德尚赤故云為赤
制即春秋感精符云孔生為赤制是也又蘇竟傳亦孔丘
秘經為漢赤制越絕書云又孔子刪書作春秋定王制賢哉
嗟歎又云造獲麟周盡證也故作春秋以繼周也此時天也
一清日月一明弟子抑西狩物與夫年而疏云孔子仰推
天命所作是天命即論語之命是也俯察時變即獲麟之蹟
彗星掃旦之象也卻觀未來豫解無窮知漢當繼大亂之後

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也語知其承大亂之後天下未醇故
作治亂之法以授之矣蓋欲記之春秋即所傳聞之世是也
故桓三年正月也注云若其正正似於古而不相皆故為以
撥亂是也
則未知其為是與〔疏〕舊疏云為言子何及弟子謹不敢斥言
孔子作春秋故依違其所未知為此春秋
可以撥亂世而作之與
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注〕作傳者謙不敢斥夫子所為作
意也堯舜當古歷象日月星辰百獸率舞鳳皇來儀春秋亦
以王次春上法天文之時具五始以教撥民於崇德致
麟乃得稱太平道同者相稱德合者相友故曰樂道堯舜之
道〔疏〕舊疏云其諸辭也即桓六年公羊子曰其諸以病桓與
之〔注〕其諸辭也是君子謂孔子不知為是孔子樂道堯舜
之道是以述而道之與繁露俞序云尚錄述春秋之法致行
其道豈徒除禍哉乃堯舜之德也並孟子滕文公云知我者其

惟春秋乎史記注引刘熙孟子注云知此行堯舜之道此也
是也
注作傳至意也○姚氏范授鄭堂筆記云蓋聖人制春秋以
俟後聖則君子未後之知已亦我孔子之志也傳此自云所
以為傳此不敢必其為得聖人經義意而要為崇道堯舜之
德也
注堯舜至未像○校勘記云何校本鳳作皇疏同漢書李尋
傳曰厚象日月星辰此言仰觀天文俯察地理觀日月星
辰息候星辰行伍檢山川變動參人民辭俗以制法度考禍
福舜錯悖悖逆怒敗將至衡北為之先見史記五帝本紀厚
象作數法大戴禮五帝德云帝嚳厚日月而迎送之蓋謂厚
象彼日月星辰也厚為云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蔽下閎
運算轉厤則蔽下閎之徒即所謂厤如周馮相氏所掌今之
推步是也唐都之徒即所謂象如周禮保章氏之法今之占
驗是也百就率舜鳳皇來仪皆見舜與鳳皇來仪堯與皋陶謨史記
注引鄭注云百就服不比所養此也率舜音和等謂聲音之
道與政通于是也夏本紀云於是夔行樂祖考至羣后相讓
鳥獸翔舜簫韶九成鳳皇來仪百就率舜百官信諧與崇德
致麟之義合宋書禮志高堂隆引尚書傳舜定鐘石論人聲
及鳥獸感受于前故定之時改堯正

注春秋至民時○史記三代世表孔子因史記文次春秋紀
元年正時月日蓋其詳哉殷授民時堯典文漢六年秋七月
杜云雖長事而為首月具之時以成歲旧疏云欲似堯舜當
古厤象日月星辰以敬授人時也
注崇德至太平○旧疏云欲似堯舜百就率舜鳳皇來仪也
禮運注云呂氏說月令而謂之春秋事相類也孔疏言此
一經初以天地為本終以之麟為高是當春秋始於元年終
於獲麟也呂氏說十二月之令為呂氏春秋事之倫類與
孔子修春秋相近月令亦載天地陰陽之時日月星辰五行
禮義之屬也
注道同至之道○旧疏云謂孔子之道同於堯舜故作春秋
以稱述堯舜是也友此同志之名言孔子之德合於堯舜是
以晉而慕之乃作春秋與其志相似也禮記中庸云仲尼祖
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鄭注此以春秋之道
述孔子之德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二經固足以明
之孔子祖述堯舜之道而制為春秋而斷以文王我王之法
度春秋傳曰君子易為為春秋橫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
其諸君子崇道堯舜之道與末不亦崇乎堯舜之知君子其
也又曰是子也從文王之法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
而求故諸之也又曰王此孰謂之文王也皆取其相稱相反

也彼西義亦引合誠圖云黃帝立五始以制天道此春秋之
年即當堯典欽若昊天也春秋四時即當堯典日中星鳥日
永星火宵中星虛日短星昴也春秋獲麟即當益稷百
獸率舞鳳皇來儀是也

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注）末不亦樂后有聖漢受命而
王德如堯舜之知孔子為制作（疏）中庸疏云末謂終末謂孔
子末聖漢之和定不憂樂
堯舜之知君子也經傳釋詞末蓋歎辭末不亦不亦也之狀
邪字言不亦樂乎後世堯舜之知君子邪下文制春秋之義
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也正申明此句之義孔
中庸云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鄭注引春
秋傳曰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明凡人不知也同疏云
注云
注末不至制作曰孔子之道既與堯舜雅合故得與堯舜相
對為首末邪孔子言不亦樂乎堯舜之時預知有己而制
道術預知有己而為君子慕之已亦預制春秋授劉帝是孔
子亦慕堯舜之知君子而效之

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注）待聖漢之王以為法（疏）舊疏云制作
春秋之義謂

制春秋之中賞善罰惡之義也（疏）禮記疏引鉤命決云某為
制春秋之中賞善罰惡之義（疏）制作之王黑綠不代蒼黃
為疏引王肅注以為春秋制文王指孔子可非周昌
也文王世子稱武王對文王云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
撫諸呼文王為王是後人追為之詞亦有緯書為說其意以
春秋制文王為即孔子所謂制作之王也緯書命序云仲尼
之作春秋也上極西天諸王之法之信尚民之所欲下明得失
起賢才以待後聖以為左氏疏引六藝論云孔子既西狩獲麟
自號素王為後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漢書王莽傳孔子
作春秋以為後王法至於哀之十四年而一代畢後漢書班
固傳典引云始推先命之聖使微學立制禮記中庸注云
此孔子兼包堯舜文武之盛德而著之春秋以俟後世
其孔子世家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
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後有王者
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

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也（注）樂其貫於百王而不滅名與日
月並行並行而不息（疏）舊疏云君子謂孔子所以作春秋者
亦樂此春秋之道可以永法故也詩

論語學而篇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孔氏遺稿論語述何云孔中庸曰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又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待曰君子不亦崇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為亦有崇乎此也蓋夫子述詩書禮樂文辭有與人共之者不獨有也至於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故曰莫我知也夫又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也此解當得通義云言君子定不考而當世有聖帝多堯舜也知君子而同之也後不可得退從春秋以俟後世王者復起於春秋之義以詞治天下則亦君子之所樂也左氏則聚於文辭義異圖國於義例此聖人制作之精意二家未有言乎知春秋哉其惟公羊子乎

薛宿先生云此序另分一卷當為十三四

公羊義疏

句容陳立學

漢司空掾任城樊何休序疏

阮氏元校勘記唐石經同釋文作春秋公羊序五字何煌本閩本監本毛本此題及下序並作唐監本校補春秋經文牋頂格通志堂經蓋後人以意為之非也此本從唐石經題序經傳皆頂格阮氏蜀氏重栞本蓋舊式門下牒校勘記云此本及閩本監本毛本皆載此牒文停景德二年刻在本牒後此後牒文下承敕字中書字低跳行頂格閩監本皆作牒文當作低一格牒字跳行亦低一格承敕字低頂格阮云從單本又改監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序校勘記云何煌校本宋監本公羊下有傳字是也此脫閩監毛本從此為春秋公羊傳注疏此字疑未於此下屬何休學

疏另行冒明御史李元陽程可煩事江以遠校刊監本後冒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曾朝節等奉敕重校刊毛本但冒漢何休學四字其實不當有也漢時舊疏今已佚之阿此在也秦二世元年誅侯顏秦帝人其言列季為以帝其三年八月沛公入秦之初趙高殺二世立子嬰冬十月為漢元年其年二月項羽更立沛公為漢王

王已蜀漢之間の十一郡都南鄭五年十二月新羽其年七
月即皇帝位逆取漢為天下漢號司空北面疏云漢三公官
名漢先曙生公羊問答云問後疏漢三公官何也曰言漢以
前於周也周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冢宰司徒宗伯司馬
司寇司空是為六卿漢則不然史記公孫宏以春秋白衣為
三公漢初因秦置丞相而宏為之則丞相為三公矣續漢書
百官志太尉一人掌方岳事物功課當尽則奏其殿最而行
賞罰世祖即位為大司馬謝雲運帝書云秦有太尉掌兵漢
仍修之或置或省至故司馬之官主九伐之戰至漢初兵司
馬而有太尉天文錄曰三公星在北斗柄南主宣德化和陰
陽前令之太尉司空之象應劭漢官仪曰沖帝冊書曰三公
國之股肱植粹相延取正以成新今大司農李固之族之當
忠正不撓有史魚之風其以固為太尉是以太尉為三公矣
漢書曰成帝綏和元年始更為御史大夫曰大司空又曰鄭
宣為大司空宣上書曰三公最是承君一是不任則衆邪美
實臣老病願上印綬是以司空為三公矣漢官仪曰王莽時
設以漢兵司徒官故宗三公之號曰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
世祖即位因而不改此後漢三公之制而又不同於前代也
也故唐六典云漢承秦制不置三公漢末以大司馬大司徒
大司空為三公師傅之官位在三公上後漢因之師傅當號

二

曰上公置府僚是也掾北四號云即其下屬官也最尤之三
府掾是也校勘記掾字从手釋文唐石經何校本並同閩監
毛本改从木非寿公羊問答云掾屬有別至曰漢書蕭何
為沛主吏掾音義正曰掾副曰屬崔寔政論曰上三公天子
之股肱而掾屬則三公之喉舌天子當蒙已而西於三公三
公上妻策以答天子于宗司徒仪曰掾屬之職敦明教義肅
屬清風非禮不言非法不行以訓屏吏以貴賴望各掌其所
治之曹漢旧仪注東西曹掾比四百石餘掾比三百石屬比
二百石故曰公府掾北古元士三命北也通典後漢司空屬
官長史一人掾屬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屬三十二人掾史辟
皆上言之故有秩皆比命士其所不言則為百石屬其後皆
自辟除故通為　又云何謂三府曰漢官三府四府五府
三府則三公之府也漢官典職曰司徒本丞相官哀帝改為
大司徒霍馴五品府5蒼龍闕對厥於當北不敢稱府也漢
官仪曰河間相陸衡說明帝以為司徒司空府已治更治太
尉府二公弟陽赵憙安帝元初六年詔三公輔選掾屬高第
承宮侍建武三府吏更辟注太尉司徒司空李雲傳三府注
三公府是也按續漢志云司空公一人本注云掌水土事凡
營城起邑浚溝洫修渠防之事則議其利建其功凡四方水
土功課當居則農其殿最而行賞罰世祖即位為大司空建

武二十七年去大注引應劭漢官儀綏和四年罷御史大夫
官法周制初置司空議者又以縣道獄官司空故復加大為
大司空亦所以別大小之文也考前漢止丞相御史大夫哀帝
元壽二年更丞相為大司徒綏和二年更御史大夫為
大司空哀帝建平二年復舊名元壽二年又為大司空官名
頗有更替終漢之世不廢太尉而常置武帝建元二年省之
將四年置大司馬冠將軍之號宣帝地節三年置大司馬不
冠將軍亦無印綬官屬成帝綏和元年賜大司
馬印綬置官屬以丞相去將建平二年復去印綬官屬冠將軍
如故元壽二年復賜大司馬印綬置官屬去將軍
位在司徒上後漢因之終漢世三公常設不省也考文云屬
長史一人千石掾屬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屬四十二人說文
手部掾緣也緣此為額稱之稱引申為凡緣由之稱此
掾為三公等補官之佐有緣義也本作緣左傳注蓄解
之貴贊解漢之府司徒所設即再遷諫議大夫李奇為司
徒掾漢時也任城樊某續漢書郡國志兗州刺史部任城國
有桃聚元又樊續漢書本傳任城樊某故城在今兗州瑕丘
縣界本是也按樊某嘗屬漢屬東平國為今兗州府滋陽縣地
何休生後漢書儒林傳本傳云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也父
豹少府休為人質朴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

其以列卿子詔拜郎中非其好也辭病而去不仕州郡進退
必以禮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休坐廢錮迺作春秋
公羊解詁覃思不窺門十有七年又注訓孝經論語風角七
分皆經緯典謨不與守文說又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
條妙得公羊本意休善曆算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
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黨禁解又辟
司徒辟公表休道術深明宜侍帷幄倖臣不說之迺拜議郎
屢陳忠言再遷諫議大夫年五十四光和五年卒按遠記之
何休不論多智三墳五典陰陽算術河洛讖緯及遠年古諺
歷代國籍莫不成誦門徒有問者則為注記而口不能說作
左氏膏肓公羊墨守穀梁廢疾謂之三闕言理出殺非知
爭議往不可通京師謂之學海序者釋名釋言語云敘杼
也杼洩其實宣見之也爾雅釋詁云敘緒也說文支部敘次
弟也書不宜作序有所由緒使其意指杼發
故謂之敘也敘正字序假借也孔子為易序卦傳又作書序
子夏作詩序序之始也舊疏二十八卷又轉通考作三十卷
卷　四庫全書總目云或是來以經文併為二卷別題於前
後人不敢入經中故少此二卷亦未可知也舊疏唐志不載
崇文總目始著錄不著撰人名氏或云徐彥著道廣川書
藏書志亦稱世傳徐彥不知時代竟其出身元慶之後按

相傳為徐彥作

勘記序云從前疏序意不載崇文總目然舊錄亦無撰人名
氏宋室直云世傳隋唐所作其時代里居不可得而詳矣惟
禎者邢王鳴盛云即北史之徐遵明也不爲無見也蓋其文
章似亦邢人所爲然邢疏續書志等錄解題並作
三十卷世所傳本乃止廿八卷其卷首之內亦無由考也
據舊疏爲底本而迄今定據底所引但據舊疏也

昔者孔子有云（疏）舊疏云孝經云昔者明王鄭注昔古也禮記
檀弓云予疇昔之夜注昔猶前也故氏何言
昔者孔子有此言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生魯昌平陬邑
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孔子之時周
室微禮崇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古者詩三千餘
篇孔子去其重複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孔子自此可述
以備王道成六藝晚而好易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
十二人去魯復歸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
四年據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亂臣
賊子懼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
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罪丘者亦以春秋孔子年七十
二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葬魯城北泗上

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疏）禮記中庸注引鉤命決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彼疏引鉤命決文云丘
人不空生必有所制以顯天心丘為木鐸制萬世法旧疏引
鉤命決云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
經是也緯文數騐引鉤命決文云以春秋屬商以孝經屬
參而六藝經叙引孝經緯云孔子曰欲觀我褒貶諸侯之志
在春秋崇人倫之行在孝經自序通五經之已作春秋復作
孝經欲書制正罰志春秋傳安國曰孔子既作春秋大平居
正復制孝經序陳德行杜漸防微節類有所抑是春秋孝經
相輔而行也故禮記中庸云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
之大本鄭注大經春秋也大本孝經也語譯曰孔子為君子務
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劉氏逢祿語譯述
何云本立道生謂孔元德顯仁道修矣堯舜之道則本乎孝
弟夫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二經相為表裏也孔子世家云
孔子之去魯凡十四年而反乎魯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
亦不求仕乃因史記作春秋繁露俞序云孔子曰吾因其行
事而加乎王心焉以為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史記
自序及趙岐孟子注序亦云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
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並旧疏云所以春秋言志在孝行
言行在其書春秋書貴善罰惡之事見善能貴見惡能罰乃是

王侯之事非孔子所能行故但言志在而已孝經者學祖愛
親勸子事父勸臣事君理閔貴賤臣子所宜行故曰行在孝
經也

此二學者聖人之極致（疏）旧疏云二學者孝經也極者盡
時盡已至誠而作之故曰聖人之極致也和學記云孝經
文備三聖之度北堂書鈔引援神契曰孔子作孝經制孝經
說成使七十二弟子而北辰星磬折而立使弟子抱河洛事
北向孔子齋戒矯繹華衣絳單衣向北辰而拜

治世之要務也（疏）旧疏引說題詞云作孝經以改孔制太極子勝
文云孔子成孝經而孔臣姚子惧衛覽引
說題詞云孝經者所以明君父之學人道大事天地開闢皆
在孝經也是為治世要務也旧疏云凡讖經藏等皆治世所
須但此經或是懲惡勸善或是學祖愛親有國家者最所急
行故云治世之精要急務矣祭統云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
二者三謂王以來也若大道之時禮於忠信為薄正以孔子
修孝經禮述堯舜故言此極勸記云唐石經讖本同疏云考
讖本旧皆作也若作世字俗誤已行按也作世則屬下讀
曰世傳孝經者非一俗本是

傳孝經者非一（疏）旧疏云孔子至聖却觀無窮知秦無道將必
燔書故孝經之說口授子夏度秦至漢乃著
竹帛故說題詞云傳我書者此公羊高也按廣韻一東公複姓
子夏門人齊人公羊高作孝經傳和學記引演孔圖云公羊
全孔經宋均注公羊公羊高也經指謂孝經是也旧疏引戴
宏序云子夏傳與公羊高二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
二傳與其子敢二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其弟子齊人
胡母子都著於竹帛與董仲舒皆見於圖讖又引六藝論云
治公羊者胡母生董仲舒董仲舒弟子嬴公嬴公弟子眛丞
眛丞弟子莊彭祖顏安樂安樂弟子陰雲劉向王彥故曰傳
孝經者此非一後按漢書鍾離意傳注引意別傳云意於孔子
教授堂下得書素云後世修吾書董仲舒史記儒林
傳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
傳以名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公孫宏治春秋不如董仲舒
而宏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居家陰至卒終不治產業
以修學著書為事故漢世至於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為明
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又平津侯列傳丞相公相宏者齊帶
以國藩輔人也年四十餘乃學春秋案說建元元年天子初
即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宏年六十徵以賢良為博士儒
林列傳又云胡母生齊人也孝景時為博士以老歸教授齊

云言公羊出多受胡母生公孫宏亦頗受焉漢書儒林傳云
董生自有傳弟子遂之者蘭陵褚大東平嬴公廣川段仲溫
呂步舒唯嬴公守學不失師法授東海孟卿魯眭孟又嚴彭
祖東海下邳人也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孟弟子百餘人唯彭
祖安樂為明質問疑義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
孟死彭祖安樂各顓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嚴顏之學彭
祖授琅邪王中中授同郡公孫文東門雲顏安樂魯國薛
人授淮陽泠豐次君淄川任公由是顏家有泠任之學始貢
禹事嬴公成於眭孟疏廣事孟卿廣授琅邪筦路禹授潁川
堂谿惠惠授泰山冥都都為又事顏安樂故顏氏復有筦冥之
學路授孫寶豐授馬宮琅邪左咸咸徒眾尤盛後漢書儒林
傳引前書以嬴公遠師眭孟以下皆為胡母子都弟子據六
藝論則皆董仲舒弟子范氏誤以前書弟子遂之此獨於胡
母子都下誤因為胡母弟子其實彼亦自存董生為江都王
相自有傳連綴之字據胡母子都弟子不見諸史傳何氏之
學出於李育之多據胡母生條例故與董生殊異說經亦不
同何氏下御注疏考證云盧書皆作泠豐前書儒林傳顏安
樂授淮陽泠豐及淄川任公由是顏家有泠任之學是也又
按劉向始學公羊後授穀梁又按前書有王亥與王彥卿
與尹更始劉向周慶丁姓同以穀梁議石渠此後漢賈逵傳

兼通穀梁五家之說注云五家尹更始等又作王彥未知孰
是惠氏棟九經古義云劉子政治穀梁受公羊春秋未傳其
不載其封事多用公羊說又按漢書藝文志有公羊外傳五
十篇公羊章句三十八篇公羊雜記八十三篇公羊顏氏記
十一篇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皆當時傳公羊者之所撰
述而編者述所受故何氏云然一如舊疏又引舊云傳春秋
者非一此謂未出孔子而傳五家故曰非一據漢書藝文志
有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鄒氏傳夾氏傳公羊穀梁立於
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故云然一說此下何氏書誥公羊
家字未必章句條例家也
奉掃敘子作疏史記太史公自序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
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微
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
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
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又曰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
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
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弒君子
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趙紹書敘於傳記夫子
作經撰史記懷漢不泄兼道事後　至傳記廣言以為周道
不敬春秋不作舊疏云孔子未獲麟之後得端門之命乃作

其中多有非常異義可怪之論（疏）舊疏云由孔世之末收有非
孔益孫又
其中多有非常異義可怪之論（疏）舊疏云由孔世之末收有非
蒙也即前年事也即是九世之孫名忠字子家也此常是常事可怪之事也非常異
者謂此書之作非出於孔世之孫故謂之非常也又言異於九世之孫者以其
義如此信不誣擅減此信之孔安國之孫名卬字子慎亦九世之孫也而減元年實
怪之論也即昭三十四一年事是也包氏慎言等傳釋之意然於此文義又不
行權而寡尤故云寡尤也紀而以漸遠祖之孔安國家藏古文尚書孔傳者是
要所有同而於此文字有異故謂之古文尚書孔傳者是也其於宋初始
於列國之守廟而就之者於宋初始有之世異辭之事故云
以等王而是數也皆所謂異義又可怪之論也為業者見此所
以云否
說此疑或（疏）舊疏云案序云說此疑或（疏）舊疏云由孔世之末收有非
常異義可怪之論（疏）舊疏云案序云說此疑或（疏）舊疏云由孔世之末收有非
莊都經注多本之於此文而所以為異義可怪之事也非常異
義可怪之論也即昭三十四一年事是也包氏慎言等傳釋之意然於此文義又不
行權而寡尤故云寡尤也紀而以漸遠祖之孔安國家藏古文尚書孔傳者是
要所有同而於此文字有異故謂之古文尚書孔傳者是也其於宋初始
於列國之守廟而就之者於宋初始有之世異辭之事故云
以等王而是數也皆所謂異義又可怪之論也為業者見此所
以云否
說此疑或（疏）舊疏云案序云說此疑或（疏）舊疏云由孔世之末收有非
莊都經注多本之於此文而所以為異義可怪之事也非常異

至有信經任意及修造廟壁（疏）舊疏云此信讀為否皆之皆謂
解經之理而有所於經即廟壁
於不非而說此非是皆經之
言說而崇以為洪範二十
世是任意任意此凡言見
故演孔圖之文宣成篇而引
孫房是其任意也及修造廟壁
之故隱三年傳云某月某
日或有日此或云而或
日乃有云而朝於前是
也謂臨日有云而朝於後是
前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
時朝日二日即宣十七年言日不言朝此言朝是二日即矣而
既以為十四日日有食之及修造廟壁也

至有信經任意及修造廟壁（疏）舊疏云此信讀為否皆之皆謂
解經之理而有所於經即廟壁
於不非而說此非是皆經之
言說而崇以為洪範二十
世是任意任意此凡言見
故演孔圖之文宣成篇而引
孫房是其任意也及修造廟壁
之故隱三年傳云某月某
日或有日此或云而或
日乃有云而朝於前是
也謂臨日有云而朝於後是
前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
時朝日二日即宣十七年言日不言朝此言朝是二日即矣而
既以為十四日日有食之及修造廟壁也

其孰能閔不濟不廣（疏）按勤記之廣石經說未同疏云一說其
能年按維當作惟言其形勢雖通畏人間然故曰維閔維誤為
說也按下云講論師言亦謂師記之言說也疑

春作公取十二則天之數是以不得取周王周公之史而取
隱公以下故曰據亂而作謂據亂世之史而為春秋也按據
亂蓋並取之

其中多有非常異義可怪之論（疏）舊疏云由亂世之史故有非
常異義可怪之事也非常異
義者即莊四年齊襄復九世之仇而滅紀僖元年實與齊桓
專封是也此即是非常之異義言異於文武時何者若其常
義則諸侯不得擅滅諸侯不得專封故曰非常異義也其可
怪之論者即昭三十一年邾婁叔術妻嫂而春秋善之是
也包氏慎言公羊釋云春秋嫉纖著之惡邾件士君而許以
行權者寡欽之行無善可紀而以復遠祖之仇見褒宋襄
貴將厚國而稱為文王叔術義傷通嫂而以讓國通其子孫
於列國周王宮府而新之等於宋稱為二王後衛輒拒父而
以為王父是敬此皆所謂異義可怪之論也為叢於民者所
以書

說此疑惑（疏）案舊疏云史記十二公之間皆衰世之事故門
人惑舊疏云此說者謂胡母子都董仲舒之後
莊彭祖顏安樂之徒見經傳與奪異於常理故致疑惑

至有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疏）舊疏云此倍讀如反背之背
解經之理而反背於經即成二年逢丑父當左以免其主春
秋不非而說者非之是背經也任意者春秋有三世異辭之
言顏安樂以為從襄二十一年之後孔子生訖即為所見之
世是任意任意者凡言見者目覩其事心識其理乃可為見
故演孔圖云文宣成襄所聞之世也而顏氏分張一公而使
兩屬是其任意也反傳違戾者宣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
之按隱三年傳云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
日或不日者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謂二
日乃食失正朔於前是以但書其日而已失之後者朔在後
也謂晦日食失正朔於後是以又不書日但書其月而已即
莊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是也以此言之則日食之道不過
晦朔與二日即宣十七年言日不言朔者是二日明矣而顏
氏以為十四日日食是反傳違戾也

其勢雖問不得不廣（疏）按勢記云廣者經讖未同疏云之說其
勢雖勢適畏人問難故曰雖問雖誤為
雖耳按雖當作惟言其形勢惟問難者多是不（以）得不廣為
說也故下云講誦師言至於百萬云云按舊疏之言說此疑

戴義雖不足但其人形勢已然故曰其勢雖復致問不得不廣
引經文以證成其說故曰不得不廣也一說謂顏莊之徒以
說義辭義未能定其是非歸便倍經任意反傳違戾是以何
氏欲其形勢故曰其勢雖適吾人問難故曰雖問遂其說
家經不得不廣引經文證成己說故曰不得不廣也按作雖
字亦通言雖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至於家相問詰不得不
廣引以證成己說也按校勘記云雖疑唯字之誤尹誤從
解為唯字之誤誤矣亦不如改雖（讀）字古人文義不如此後
世之乖傾也

是以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猶有不解（疏）旧疏云此師謂胡董之
前公羊氏之家之言也
莊顏之徒講義不足雖似問難遂爾謬說至於百萬言其言
雖多猶有合解而不解此按此蓋謂何氏自謂講誦師言至
於百萬猶有未解此也按繁露俞序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
加吾王心焉以為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故子貢閔
子公肩子言其切而為國家資也又衛子夏言有國家者不
可不學春秋不學春秋則無以見前後旁側之危則不知國
之大柄君之重任也故曾子子石盛美齊侯安諸侯尊天子
又故子夏言春秋重人故子池言魯莊築台丹楹刻桷晉厲

刻意(之刑)此皆不得以壽終者七十子言人人殊故漢書藝
文志云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者

時加釀嘲辭（疏）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缺按釋文作讓嘲讓
柯壹譏也嘲之笑也言時加譏嘲笑之辭作
釀誤當據正按業敘本釋文本釀作讓如作釀陸當有
音無今本釋文亦作釀矣旧疏云顏安樂等解此公羊苟取
頑曹之語不顧理之是非若世人云雨雷其雲且助君虐之
類是也

援引他經失其句讀（疏）旧疏云三傳之理不同多矣君經之義
隨經自合而顏氏之徒既解公羊乃取
他經為義猶賊黨入門主人錯亂故曰失其句讀

以無為有（疏）旧疏云公羊經傳本無以周王為天囚之義而
公羊說及莊顏之徒以周王為天囚故曰以無為
有也

甚可閔笑者（疏）旧疏云欲存公羊者閔其愚闇欲毀公羊者笑
其謬也校勘記唐石經同閩監毛本作笑非
不可勝記也（疏）旧疏云言其可閔可笑者多不可勝負不可具
記也按不可勝記此言其事多記不勝記也言其多

也。滕氏狀言遠數之意數之也。

●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疏）舊疏云左氏先著竹帛，故漢時謂之古學；公羊漢世乃興，故謂之今學。是以許慎作五經異義云古春秋左氏說、今春秋公羊說也。按易書詩禮春秋群經皆有今文古文，今文立於學官者，當時所習；古文或出孔壁，或出民間，往往之徹好文字，故並師傳授，國皆目為古文也。後漢書范升傳：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為左氏春秋立博士，升對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丘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乃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時難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違戾五經，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錄三十一事。按春秋當漢代公羊為今文，左氏為古文。劉歆欲建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列於學官，諸博士不肯置對，故劉歆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中有抑此三學，以尚書為不備，謂左氏為不傳春秋之語，明當時治古學貴文章為證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太史公曰：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歷人取其年月，數家隆於神運，譜諜獨記世謚，其詞略，欲一觀諸要難。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于篇，為成學治古文者要刪焉。按史記所謂儒者斷其義，謂公羊先師胡毋生、董仲舒能得春秋之義；馳說者騁其詞，即謂賈文章左氏春秋但務事實也。舊疏云謂之俗儒者，此乃賈逵云能通一經曰儒生，博覽古今曰洪儒，則言專典籍，辭理失所，名之為俗，教授於世謂之儒，故賈之徒謂公羊雖多教授於世，而辭理失所矣。按鄭衆、賈逵皆治古文者也。

●是後賈逵緣隙奮筆，以為公羊可奪，左氏可興（疏）後漢書賈逵傳：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具條奏之曰：臣謹擿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餘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簡小異，無害大體。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其相殊絕，固以甚遠，而冤抑積久，莫肯分明。文之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強幹弱枝，勸善戒惡，至明至切，至直至順。且三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觀異家，各有所採。易有施孟，復立梁丘；尚書歐陽，復有大小夏侯，今三傳之異亦猶是也。又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為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黃帝，而堯不得為火德；左氏以為少昊代黃帝，即圖讖所謂帝宣也。如令堯不得為火

則漢不得為赤其所蒙明誦莫甚多陛下發復留意廣學以
廣聖見庶幾無所遺失矣若夫帝嚴之令達自選公羊賈賴
訓生高才比之十人教以左氏與簡紙經傳無一通旧疏云
賈逵曰此即漢章帝時鄭士令也言緣隙奮筆此莊顏之徒
說義不足故使賈逵得緣其隙漏奮筆而奪之遂作長義四
十二條云公羊理短左氏理長言望奪去公羊而興左氏矣
鄭衆亦作長義十九條十七事專論公羊之短左氏之長
在賈逵之前何氏所以不言之此正以鄭衆雖挾左氏而頗
公羊但不與識合帝王不信頗公羊處少興左氏不慎故不
言之定如賈逵作長義四十二條奏御于帝帝用嚴之乃
知古之為真也賜布衣及將欲存立但未及而崩耳然則賈
逵箴廢公羊故特言之按春秋序正義云賈逵上春秋大義
四十以抵公羊後漢書本傳則云上左氏傳大義長此摘三
十餘事以上玉海引疏亦作四十一條是宋世本作一不作
二也

恨先師觀聖不決多陋二創（疏）旧疏云此先師哉宏等也哉宏
作解疑論難左氏不得左氏之
理不能以正義決之故云歎聖不決按哉宏不知何時人休
未傳云休善麻算與其師博故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義以

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又李育傳云李育
挾風濤人也少習公羊春秋沈思書精詩覽書傳知名古學
深明為國郡班固所重嘗讀左氏傳雖宗文宗然謂不得聖
人深意以為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圖讖
不據理体於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建初四年詔與諸儒
論五經於白虎角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証最
為通儒然則先師或亦指李育之難左氏義有未盡何氏如
然云與多陋二創此旧疏云上文云至有皆經任意反傳違
處此與公羊為一創又云援引他經失其句讀此又與公羊
為一創今哉宏作解疑論多陋此二事故曰多陋二創也而
旧云公羊先師說公羊義不著反與公羊為一創賈逵緣隙
奮筆奪之與公羊為二創也此也援鶉堂筆記云二創疑亦
上文誠為俗儒及公羊可奪左氏可異為二創疏解此也

此世之餘事（疏）旧疏云何氏言先師解義雖曰不是但有已在
公羊為存故曰此世之餘事餘末也言哉氏書
處公羊未申此正是世之末事狀天下間事也旧云何氏云
前世之師說此公羊不得聖人之本旨而狀其世之末說故
曰世之餘事也援鶉堂筆記云餘事疑同多事言其議論紛
紜滋多而未已也當時三家互相排擠定云（得）間事也疏解

非是

斯豈非守文持論敗績失據之過哉（疏）舊疏云守文者守公羊之文持論者持公羊之文以論左氏即戴宏解疑論之流是敗績也爭義似戰陳故以敗績言之失據者凡戰陳之法必須據其險勢以自固若失所據即不免敗績若似先師欲持公羊以論左氏不閑公羊左氏之義反為所窮已業被敵是失所依據故以喻之

余竊悲之久矣（疏）舊疏云何邵公精學十五年專以公羊為己業見公羊先師失據敗績為他者所窮但其宗悲之而已故謂之竊悲非一朝一夕故謂之久後拜為議郎一本無起陵屠傳之上已業得申乃得其然歎息

往者略依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疏）漢書儒林傳胡毋生字子都齊人治公羊春秋為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宏亦頗受焉舊疏云胡毋生本雖以公羊經傳傳授董氏猶自別作條例故何氏取之以通公羊也雖取以通傳意猶謂未能盡己得胡毋之旨故言略依而已何氏本著作墨守以距敵長義為廢疾以難穀梁為造膏肓以短左氏蓋在注傳之前猶鄭君先作六藝論訖然後注書故云往者也何氏謂不言盡得其正故言多得惠氏棟九經古義云公羊有嚴顏二家蔡邕石經所定者嚴氏春秋也何邵公所注者顏氏春秋也何以知之以石經知之石經載公羊云桓公二年顏氏有所見異辭所聞異辭云云是嚴氏春秋無見於隱元年於此不復出傳也今何本有之又云卅年顏氏言君出則己入此傳三十年傳也又云顏氏無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今何氏公羊以此知何國所注者蓋顏氏春秋矣鄭康成注三禮引隱五年傳云登來為之又引桓十一年遂鄭子而鄭留又引隱二年傳放於此乎與石經同與何氏異蓋所據者嚴氏本也按臧氏志云公羊顏氏記十一篇後漢書儒林傳云減宜為二十萬言顏氏說經以襄公二十一年之後孔子生訖即為所見之世又以為十四月日食周王為天囚之數信經讖異皆何氏所不取明何氏亦不以為顏氏學也大率後儒與石經所記顏氏謹合耳

故逆隱括使就繩墨焉（疏）以疏云隱謂隱審括謂檢括繩墨狀
就繩墨規矩也而何云善射者隱括今審射必能中何氏自
言已隱括公羊能中其義也上羊問答云故逆隱括此何義
也曰說文檃栝也栝檃也尚子大山之木示諸檃栝又拘木
必待檃栝亟矯然後直淮南子其曲中規檃栝之方檃段借
隱漢書刑法志隱之以勢臣瓚注隱括其民栝段借作括經
傳中多作括邪曲之器操曲者曰檃正方者曰栝用云隱括
今審射必能中逆遠不可從說按段注說文云檃檃與栝互
訓亦段借作隱括者其大傳檃檃栝之言多曲木良醫五門
多病人尚子大略示諸檃栝者矯制衰曲之器也方言
所以隱櫂隱謂之檃郭云搖櫓小橛也按櫂以索繫於檃而
後可行是檃者所以檃其栝櫂也如許云矢檃弦處謂之矢
括矢括所以捨弦也般庚尚皆隱哉某氏注云相隱栝其為
善政公羊序隱括使就繩墨焉何獨出劫之以勢隱之以阨
皆讀為檃漢志注臣瓚曰秦政急於峻隱括其民於隱狹之
法是也凡古云安隱者皆謂檃栝之所安也俗作安穩形聲
皆變也按段說是也韓詩解傳二解實而內固直自設於隱
括之中直已不直人善處而不悒蘧伯玉之行也亦即矯直
之義也凡木多衰曲臃腫不中繩墨故須隱括之而後就繩

墨之所直何氏自謂矯正信經任景反傳違處者一規矩之
於正也

漢藝文志公羊傳十一卷先君子作義疏依据志文分為
十一卷每卷更細分子卷凡七十六其中如四之十起三
望者何望祭也六之五起將軍子重諫曰九之六起走之
齊齊侯唁公于野井之類皆於前事未終又另分卷汝恭生
也晚蓄疑於此匪伊朝夕未獲面叩其說曾舉以質之薛
先生壽劉先生恭冕戴先生望咸謂古人分卷但取卷頁
數均并非義例所在且此等皆在子卷子卷統於總卷中
固自分而不分故不嫌也若總卷之首從無牽連前事者
此正尊先大人義例寬嚴之所在不可誣也日後授梓時仍

從其總卷子卷之目幸勿擅自分併以亂真也　汝荼曰抱遺書恕焉如擣謹誌諸先生之訓於此以足知前哲分卷之義法凡但有卷一卷二大名者不可前事未訖輒又起卷至大卷中又有子卷者但取卷頁數勻似無牽連前事之嫌以統於總卷故也　孤汝荼謹識

第二十冊

卓人先生自題寫校年月日

其子汝恭復校戳記附原本每冊有戳記存於一

此冊據粵係原本所錄

上海圖書館藏書

汝慕謹校

五

丙寅九月二十九日再訂

莊元年至十年

已巳五月十六日校畢

六

丙寅十月廿四日再校

莊十年至二十七年

己巳五月二十七日校畢

丙寅十一月二十日再稿

莊二十七年至

僖二年

乙巳六月三日校畢

七

兩寅十二月二十五日再稿

己巳六月初九日斠畢

僖二年至十六年

八

丁卯三月廿三日再稿

己巳六月二十二日斠

僖十七年至三十一年

九

丁卯四月二十四日再稿　己巳六月廿九日校畢

僖三十一年至文九年

十

十一

丁丑五月十九日 再稿

文九年至
宣三年

十二

丁卯六月初八日再稿

宣三年至十五年

十三

丁卯六月二十八日再稿

宣十五年至
成八年

丁卯七月十九日再稿

咸八年至
寰光年

十四

丁卯八月拾五日再稿

寰七年至三十一年

十五

丁卯九月十二日再稿

昭元年至二十三年

十六

丁卯十月初三日再稿

昭二年三年至

定元年

十七

十八

丁卯十月二十五日再稿

定元年至十五年

十九

丁卯十一月十五日再稿

序

嘉元年至十四年